

下
會
子
三
冊

社會可情
長篇小說

京塵影三編目錄

- 第十三回 渺渺蘭因香閨甘缺席
昭昭絮果女學贊培貞
- 第十四回 官輿欄跚脫離試驗人
情天蹉跌甘作負心人
- 第十五回 請願有團聯歡柳樹井
媚媚無品始笑桐花莊
- 第十六回 肄業女師巧姑聯舊侶
變更婚禮淑妹代新郎
- 第十七回 諧吉期笑語領生春
輸誠悃懣情雙寄柬
- 第十八回 憲會競幽都空言愛國
詞壇排絳帳小隱論文
- 第十九回 賴婚資永恨坐屏離魂
說項補餘情爲人作嫁
- 第二十回 芳魂譜託歸結五棵松
香夢沉酣誓將一瓣碾

京塵影 (下集三編目錄)

社會情 京塵影 下集三編

李嘯天

第十三回 渺渺蘭因香闈甘缺席 昭昭絮果女學贊培貞

話表香韻初自顧心力不及 對於辭讓繼室推舉賢媛的計畫 在給金浣塵措辦殯殮以後 二太太籌辦慶壽以前 早自具有決心 只以浣塵謝世而去 一切全都瞞着文龍 要幫物色一位繼續浣塵資格 讓文龍不能不降心相從的人 情知不非容易 日往月來 他那心頭婉轉品量 幾次想到明敏活潑的何雲英身上 曉得二太太素極待承他 文龍對他也有相當情感 私向巧姑娘一問 趕則二太太已有此意 忙先背着家人稟承計議 巧姑娘從旁慫恿 恨不能立成事實 後來韻初想耗舜英常被巧姑娘挽留 一住多日 慮到文龍有個拘滯避嫌 不肯照辦 因推想到何雲英的小姑子淑娟 覺得他那秀婉神情幽嫻態度 比起蓉三奶奶浣塵小姐 好像具體而微 向二太太一提說 二太太曉得這是對文龍的一種體慰 極爲獎許 但以自己心上着實喜愛舜英 娘兒倆計議結果 借着幾家姑娘小姐 爭送玩藝慶祝的機會 由韵初約集那次會議 藉以察看文龍的傾向所在 不過二太太的本意 只仿照鳳蓉前例 不許韵初辭卸正責 他娘兒倆 當日這番用意 除是不避巧姑娘 所有家人一概不知 就那關係局中樞紐的何雲英 韻初防他嘴裏藏不住話 事先也一字沒露 不想防到這層

肚 會 言 情

沒慮到那節 因而中間生出玉蟾女士的小紛擾 更沒想到郭九太太 到來拜壽的
 那天晚晌 在看戲論人中間 臨時發生戲觸 要給文龍二次提親 當場指出一家姑
 娘 先自說出一番意向 二太太怕碍及初的地位 很透為難 低言商洽多時 只
 定過了壽辰再作回覆 看官 你道郭九太太當場指出要給提說的 果是那家姑娘呢
 一語道破 便是先經二太太煩演進宮 後經郭九太太煩演彩樓的昭姑娘 當晚非
 要昭姑娘表演彩樓不可 表面上似是根據那齣進宮而來 實際卻由那兒發生了的誤
 會 原來韻初繼續鳳三奶奶代管家務 李宅上下內外人等 雖已大多數明言默認
 文元夫婦的心裏 卻極不以為然 仗有二太太一必倚貴 又承親友們到處捧場 文
 龍更絕口不提續娶二字 文元多少還肯原諒乃弟 他又在家的日子少 對家務素不
 關心 也知大奶奶的能力和人緣兒 全都有限 沒法爭衡 慢慢也就置之不問了
 惟有元大奶奶 他是郭九太太家嫡姪孫女 在婆家話不值重 每一回到娘家 口
 口聲聲 不能和收房的丫頭作妯娌 又說憑我三兄弟 會說不到合式的三妹妹 我
 就不信 這本是我死鬼三妹妹的臨終糊塗話 我三兄弟是愛瞎作情 我奶奶也因沒
 人提說 暫且糊塗廟糊塗神兒 這們對付着 要有真正相當的人兒 也怕親親友友
 見笑哩 他這種種話頭 灌滿了郭九太太的耳朵 這位太太 素頗看得文龍值重
 心無鳳三奶奶 就是自己保的媒 若出頭給提說續娶 當然可得文龍母子的歡迎

社 會 言 情

以心目中還沒準人 總也沒得提到 當日到季宅拜壽 聽說昭姑娘彩唱進宮的事 認爲一邊特煩 一邊肯唱 昭姑娘那面先不說 季太太這一面兒 當然是月用意 因而藉此爲由 特意指煩彩樓一戲 及見季二太太極力湊趣 昭姑娘也肯於表演 認是天作之合的預兆 遂當場指說 低言接洽 恰巧文龍趕來 冒然說了句 出這题目的太惡作劇 韻初趕將文龍支走 卻和昭姑娘說笑無間 臨走時節 特意當着文龍 向二太太誇贊這位姨奶奶 很是明白大體 文龍沒理會這弦外餘音 韻初暗自有些心領神會 太太想到這事無論成否 不忍瞞他 次日得便 把韻初叫到跟前 告知郭九太太的話 說這事我不能不告訴你 可是你回到屋去 不必提說一字 過幾天我去道乏 當面作個回覆 就可揭過去了 你可仍照原定辦法 向你們爺試着步兒商量 韻初也會竭着誠懇 勸太太不必爲難 表示自己極願安分守己 辭卸正責 經二太太一再撫慰 末後說了句 難道你還和我存心眼兒嗎 韻初不敢再說 領命以後 忙着結束慶壽各事 帶手回覆了那沒心快嘴的何雲英 容着文龍把積壓的公事清了手 狠了又狠 本打算豁出讓他一總兒傷感悲苦 重新局面 及至剛把金浣塵小姐 追隨着鳳三奶奶 已於兩月前謝世話語 試着說出 文龍就幾乎一慟而絕 把所有沒能說出的話 全給嚇回去了 書說至此 正好把浣塵病中身後各情 補叙出來 以醒眉目 原來金浣塵傷心知己 過了繡鳳發殯 自在他那兩小

社 會 言 情

院兒一忍 諸事不聞不問 雖有他那老母終日撫慰 韻初雲英常去勸解 一時強作
歡笑 一時難禁悲啼 據他自己表說 也很想長齋繡佛 延此殘喘 上慰老母心懷
下與知心諸姊妹得閒清談 聽候生命上的自然結束 但是咬定牙根 把秀豪文龍
四個字絕口不提 又將屋內舊有盆蘭 一律剪除淨盡 用以表示本身的一種情懺
其時韻初隔日必去 去必長談 總想見面的日子一長 總可換轉他的心情 及見這
種表示 說不能說 勸不敢勸 依舊耐着性氣前去盤桓 得便把堆放外間 存留根
性的蘭花盆兒 隨手加以澆灌 這天韻初特意指點着力 晚新芽 諷勸幾句 院塵當
只付之一笑 過日再去 以為新芽將成嫩葉 轉瞬不難綻素心 結新蕊 有詞可措
博得牛趣燦然了 誰知盆土俱空 所有創出根株 也全被院塵親手用火燒成灰炭
再看臥榻對面 懸有新寫就的小直幅 上書兩首七言絕句 原詩是
前因渺渺說微蘭 藥刈嵐來翠袖寒 再惹人間烟火氣 靈根遙託鳳池難
掩映黃花擁碧鬢 夢回怕聽五更殘 素心自挽香塵劫 燕盡清閨九畹蘭
反覆念了兩遍 珠淚隨着墜下 尋思黃花碧鬢那句 知是指着（身殉義婢菊言）說的
暗歎口氣 細加玩索 覺得託情奇恨 全在兩首的第二句上 又見兩旁配柱定的
自書長聯 竟是原先哭輓鳳三奶奶那份聯語 看這種堅決明瞭的表示 情知自己的
一向痴心 全算白用 不禁失聲哭了出來 院塵自在臥榻上一坐 不動聲色 不來

攔勸 等劉韵初止住哭聲 轉勸來慰 卻又微笑 伸手拍着肩頭 叫道韵妹 你勸我 我勸誰 誰又勸你呢 與其痴來痴去 沒個了手 不如撒開手 各自去了 各自的公案 到韵初臨走 囑告無事不必常來 有事必請你去 韵初只得口稱尊命 扶令靜臥養神 來見金太太 這位太太從女兒足跡不出閨門 每遇韵初或雲英到來 就令婆子照直讓到南小院去 任他們說笑竟日 不去參加 現因女兒蕪蘭明志 也知再沒好希望了 一見韵初淚痕滿面 告辭比往日較早 揮着老淚執手言道 難得姨奶奶你這片心啊 韵初哽咽着道 眼見得心力俱窮了 雖說一半日不至就撒手 可不能沒個虛論 現來請示賞個預備法兒 回去好稟承我們太太 金太太哭着接言道 事到如今 我還能再奪他的志向嗎 轉請我們親家太太 想怎麼疼他 就怎們預備 我是一無挑剔 也沒要求 咳 我真悔不當初啊 韵初歎息告別 進城回家 背着文龍 稟承二太太 查照銀姑娘舊案 先給預備 還得趁着文龍不在家時抓撓着辦 過日約上何雲英同去看望 浣塵的神志仍極清明 氣體可極萎弱 眼見不能自由起坐 也沒多少話語了 彼此一酌核 首由雲英從說 韵初稟承着那邊親家母 所給預備的辦法 浣塵笑了笑 道 軀壳本非自己所能主張 既承韵妹這們見愛 現有兩事奉懇 一是不必叫龍郎知曉 二是在未厝埋以前 須得接近風姊姊的靈帳 此外一切惟命 韻初和淚問道 小姐別無囑諭麼 浣塵咳了聲道 韵妹

怎竟一痴至此 少時笑指道 我這兒存有白題一聯 姑且用作臨時點綴 寄語不拘是誰 千萬別貽一字 雲英忙着取出 却是素絹書成十八字 伸展同觀 聯語是色相幻曇花 誰無一死 追陪餘倩影 我遲此行

韵初看這餘倩影三字 怔怔如有所思 經雲英一說 他纔神魂返舍 轉眼問道 小 姐已是大解脫了 浣塵枕上点着頭道 韵妹可先回去 後天請你午餐後早些來 韵初見說 忙將携來的飾終禮服 與褻衣飾物等項 連同盒匣包袱 交由雲英代呈 金老太太收存 說是小姐這般解脫 不敢濫請過目了 浣塵含笑點頭 不再表說 韵初依戀一刻 回來趕給舜英通電話 請在學校先告三天假 前去伴同乃姊 他自 在家裏 有巧姑娘燕六奶奶幫同着 忙碌應辦各事 到第三天上 向文龍說明去看 浣塵 午前便自赶到金家 正值雲英帶同婆子 將浣塵前時剪存盆蘭的梗葉花朵 熬成香湯 金太太跟同張羅 預備給沐浴更衣 浣塵見韵初提前來到伺候殷勤 咳 歎一聲 也自流下幾点情淚 到得沐浴齊畢 穿換一新 金太太止不住挽手失聲 哭說作母親的耽誤了你 浣塵也落着淚道 女兒不能侍奉老母 罪無可道 但也是 沒法子的事 緩緩 分向韵初雲英舜英握手 握手 開顏一笑 咳 這自號浣塵的 金晚蘭女士 就仕這一笑中歸真返璞 完成最後的本願 與塵世情場 溘然長辭了 可歎那昏聩懦弱的金老太太 前於明老破後 私心信任娘家姪子 把明老生前的

社 會 言 情

老親舊友 門生故吏 給得罪的多數斷了來往 結果 沒奪成女兒志向 白給親友
落個話柄兒 他那娘家姪子 也攔把着捆載而去 不照一面 夫家雖還有個同樣老
悖的小叔子 自從反對季金兩家重續姻親 把浣塵擠兌得一病幾死 早就不上門兒
了 這二次向季宅受聘 還沒能通知現有親友 女兒一死 只有托靠季宅 拱手聽
命 好在殯殮諸事 韵初都給備辦周妥 在韻初以外 就仗着素和浣塵投緣對勁的
幾家姊妹 陪伴維持 當晚入殮完事 韵初託付何家姊妹 留派帶來的男女僕人
聽候指揮 匆匆折回家來 未從進得西院 先自照着掛鏡兒 勻了勻粉面 到得上
屋 果見文龍在此侍談 體機應付着把文龍敷衍歸屋 纔敢稟明那邊諸事 二太太
勉慰着道 難得你這們苦在心里 笑在面上 家人們 我都再三囑咐過了 你顛配
好了工夫 放心去那邊經營 別叫他死後還受委屈 韵初涕泣受命 把當年育坤學
校的學生家裏 選擇着給了通知 聲明金家受弔不受禮 有這一場 金家白棚裏
還算不大冷落 前後辦事七天 巧姑娘燕六奶奶 當天趕往探喪外 接三件宿 分
去整日帮忙 平日和韵初掉換前去 所為免令文龍有個覺查 發引那天 依照浣塵
遺囑 送往增壽寺一處別院停靈 恰與繡鳳那邊 隔着一段屏門粉牆 這棚事體辦
完 把韻初累苦得病了一大場 病體剛得蘇息 又到了鳳三奶奶的六十天 這一天
饒着告祭傷神 還得隨處隨時的追陪維護 後經文龍強迫着釋了服 那近在咫尺

一牆之隔的靈帷 幸得沒被查覺 可一想到這院致祭殷勤 那院靈前冷靜 自覺對生死兩面兒 備極問心不安 何況像這樣屈心瞞哄 到幾時是個了 回到家後 向二太太明稟己意 認定浣塵這層終須說破 在未說破以前 須給浣塵物色替人 讓文龍得到幾分安慰 纔有辦壽以前會議的計畫 及至辦壽期間 湊成郭九太太那項提議 一想昭姑娘的家世人品 也正好繼續鳳三奶奶 自己落得脫卸重任 避免元大奶奶的嫌疑 又知文龍在情場裏傷心太過 對自己期望太深 三言兩語 輕描淡寫 決難轉轉他的心情 遂打定破釜沉舟的主意 勻着工夫在燈下情談時刻 免莊容正色 忍淚含情 表示這一向屈心瞞哄的罪過 然後一鼓作氣 把浣塵謝世的前後情事和淚說出 眼見文龍一慟幾絕 並不聲張 扶持勸告了多半夜 文龍幸還了解他的一切用意 忍到次早 催同稟知母親 備具清酌果蔬 出城去到浣塵靈前 由韻初陪伴着懺情告祭 和淚讀到自輓聯語 與那蕪蘭二絕 哭道 如此清才 如此結局 在他本人呢 固屬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但是……哭說到這裏 暈了過去 韵初容他緩醒明白 架令活動一刻 特叫杏兒搬個凳子 放在靈柩左首 按令坐下 挨身招呼着 讓令哭了個够 聽他長哭失了音 見他飲泣沒了淚 始行開言勸道 這不是當着小姐的靈麼 請看自輓的何等解脫 你若悲苦過了情 恐怕來歎來嘆的靈爽 也不以為然哩 文龍向他点点头 望着靈柩長吁了口氣 起立問道 那位

孤苦失靠的老太太呢 韻初歎道 他老人家 自想對不過女兒 發殯的第三天上 來此哭了一場 即行拚擋回南 前天聽門大小姐說 已於月前去世了 文龍又歎了口氣 和韻初相攙挽着出屋下階 由門開放的屏門穿過 回頭看道 難得你這個佈置 既可了他的心 又瞞住了我的耳目 來到繡鳳靈前 見已擺齊與那院同樣的供品 放下奠過酒 欲哭無淚 淮前扶棺木 痴立呆望 忽見韻初跪在靈前 哀哀啜泣 杏兒挽之不起 勸之不住 急得直扇喊叫 忙移步挽着道 替他來攙韻妹吧 這會兒卻流出幾行淚來 韻初據地不起 半抬着頭兒問道 我有好些個話 容我說 我纔來 文龍道有話回去再說 我必聽從 韻初不肯就起 文龍哭道 就廢了一個你 我還忍心讓你為難麼 回去你怎們說我怎們辦 還不感嗎 遂與杏兒兩邊一齊勸說 不容他小站也 隨後化紙撤供 淮城回家 誰也沒吃下飯 文龍懊睡半日 晚飯也只略為占綴 韻初見他這種痴恨傷情 因又冷淡 兩天 這天趁着文駕把大家約到西小院來 文龍恰給提話頭 纔得把所有辦法盡情說出 說明自己私心上 也認 聘娶這位大姑娘 繼續我們奶奶 為極恰合的正當辦法 要請二總歸一 鑒諒苦衷 依照以前成例 當衆作個正式決定 文龍對這前半段提議 本已略作表示 聽到二總歸一的要求 突然起立 苦着臉叫道 韻初 我沒不體諒你 你也得體諒我 今天話就說到這裏 我勉強依允一項辦法 任你稟承堂上去辦

決不挑剔 二總歸一的話 無論如何 萬辦不到 再說今天這場聚議 原是六爺主動 他所提議的事 還沒決定 別緊自喧賓奪主 燕六奶奶見韵初也離坐起立 忙攔道 好姊姊你不用說了 我姊夫這就很爲難了 他不擠兌你 你也別擠兌他 由今兒起 我必帮你摘這魚頭 因向文鴛叫道爺 咱們那個小小問題 無須乎再費話 我學着轉句文是(水到渠成) 隨笑問道 這話都明白吧 於是左挽巧姑娘 右挽韵初 笑說同到上屋瞧瞧去 老太太橫叉不放心的厲害了 韵初向文龍似笑似恨的道 這個問題 我還得聲明保留 始行一同走去 弟兄隨到上屋 略作時候 各自出門去料理公事 文龍這天晚間 特意遲遲回家 歸屋以後 任便韵初怎生勸說 再也不肯依照往例 作那二總歸一的三全辦法 一連糾纏了好幾天 他們屋裏沒個決定 郭九太太二次親來催問 因沒見着文龍 另留下片話 請二太太督促進行 一面囑告韵初 叫他替向文龍致意 韵初曉得這囑告含有意味 陪着笑兒回道 分同婢僕 對這樁大事 本不敢越分攬言 既蒙賞臉吩咐 自當遵命從旁從補看 不過我們爺這次斷絃 傷感的太過分了 我們太太因也沒肯加以責備 意思是想着事緩則圓 這層得請老太太格外察諒 郭九太太聽這語意針鋒相對 却又婉叫圓和 笑說這位姨奶奶 果真明白諳練 無怪鳳三奶奶當初那們倚重 龍三爺現在這們鍾情 我先是不知道曉 這樣看來 好像多此一舉了 說着向韵初笑道 這話你可別過意

又喚聲親家太太 接言道 只是我已向你兩家都提在開處 理難合混過去 好在昭姑娘與鳳三奶奶 係屬兩姨姊妹 又和我們小姑奶奶 是姑表姊妹 前晚辦理學務 這回頗奪壽戲 和這位姨奶奶 彼此很說得來 如果實行聘定 預料過門以後 婆媳夫妻妯娌嫡庶中間 一定能增進情感 有好沒有不好 這盤冬瓜湯 我是喝定了 親家太太帶同這位姨奶奶 多為些難吧 二太太答道 九姨請放心 話既兩頭說通 決不讓您從中受熱 就龍鳳那孩子太已執拗 因向韻初指道 他這些日子 沒短為這事受話呢 郭九太太補向韻初笑言撫慰 臨走只靜靜佳音 二太太扶定韻初 送過回屋 衆人來迎住問答計議 文龍忽從外院走入 元大奶奶勸了聲道 真沒這們巧的 韻初趁勢當衆勸告 回屋更一述說討論 要請諒解決定 特意深深請了個安 文龍也起立還了個安 纔待回言 帘兒啓處 巧姑娘走入 笑道無歷 二位請公公拜姐姐起來了 他兩人不禁齊聲一笑 燕六奶奶跟踪而入 進前挽住韻初 笑容可掬的道 我們聽着多時了 就將纔這一手兒 足見我姊夫是以敵體相待 好姊姊也得容我姊夫 在你身上多盡點兒情 文龍接言道 這可有明白人 替說句明白話了 巧姑娘笑道 話雖如此 也得讓我這嫂子 出得來氣兒 就說九太太先那碴兒 真够個人兒受的 要不是說話行事 自己站得住腳步兒 真得跟着您受窩心氣 又叫道韻嫂 好在後來爭過這口氣兒來 說句笑話 你也別緊

自打坐坡 隨同燕六奶奶指道 剛纔我們很替斟酌會子 現來當面調和 文龍笑道 那們 二位妹妹都請坐 韵初忙道 是呀 我淨願聽話兒了 杏兒見都落坐纔敢 獻茶 燕六奶奶接前言道 我也沒新鮮的 就請姊夫和那三位中間 明白擇定一位 經打佛口出 有您本人兒的話 誰也不能按頭保媒 香姊姊只須在名義上讓一讓 事權上分減點兒責任 也不必一定甘居側室 巧姑娘搭言道 就這門辦吧 二位 誰也不必固執己見 這事一定規 我嫂子也就肯於走了 文龍道 我原想這們纔承 不過讓他替我擇定 因轉面言道 這煩你替酌核下子 總該行了 韵初道 不用又 繞脖子 又味的笑道 要說也不是不行 我這就夫稟請太太 分出提說 尅期納聘 文龍急道 你行我規行 少時踩着脚道 狠吧 遂說咱們一同走 請太太請那 位九太太 正式也行 儘來聘毛就定 那姑娘隨同站起 怔着沒有邁步 韵初站任 歎道 我知道這們一擠 自然歸結到這一邊 告訴姑娘先曾提到這位大姑娘 因為 那邊祖老太太 總說姑娘歲數不大 一時不肯出聘 其實這位大姑娘 比我們爺纔 小着兩歲 燕六奶奶攪問道 比我姊姊還大着四歲哪 文龍歎了口氣 韵初也微歎 道 可是我們爺 還另有一番用意 文龍催道 那就走哇 韻初擺手道 不論聘定 那一位 都得爺自己去回說 我已聽候吩咐預備 文龍回手指道 你呀你呀 咳嗽 着轉身自去 燕六奶奶挽住韻初 問道 二位不都意在淑娟麼 纔把片話 我聽着不

關緊要 您們真意說一說 叫我也明白明白 韻初道 這有甚麼難明白的 他也知道我不禁勞累」 這位大姑娘 旁的好處不說 就那善能持家 嫻熟禮路兩層 過門以後 我交出家務來 他既放心 我也得些養濟 還有一層 轉句文說 二者既不可得兼 自不肯拋卻太太最喜愛的二小姐 去聘定侍妾 推荐兩淑娟小姐」 落得藉着郭九太太硬給保媒那一場 作這糾纏多日的相富結果 再說那二位 都比我還小着一兩歲 續娶雖 拘定這一節 但我既不能勉副他的期望 他自不肯娶比我歲數小的奶奶 一來防着本屋裏有個不便 二則還痴心給我留着地位 請想 我再沒個領情的表示 不更讓他失望嗎 巧姑娘点着頭道 那們：韻初忙道 人往高處走 我本心那裏能下願意啊 因為自知不是個長壽的 何苦讓他多一回斷送 傷感莫若守着木分 脫去了繁難 他這片話 說得姑嫂倆嘖嘖稱歎 一同來到前院 進得房堂屋 老李媽向東間兒一努嘴 巧姑娘會意領頭就走 韻初半攙着燕二奶奶 先後跟進 只見姑娘倆低聲談話 巧姑娘尊尊奶奶 笑說我們都來了 二太太笑道 來吧沒有背你們的話 巧姑娘走過去挨身而坐 燕二奶奶和韻初分上下手兒一旁侍立 二太太眼望着韻初 說甚麼了歸期 他也攔過你呀 韻初趕着陪笑請安 請太太鑒諒下情 二太太微歎道 你的難處 我都聽你們爺說了 暫且這們辦 等把這位大姑娘娶過門來 再看勢作事 那時你可不許再犯執拗 叫我對不起死鬼

社 會 官 情

三奶奶轉問道六奶奶：「這事一定規，你們也該走了。」文龍趁勢回道：「話都回說明白，兒子就準備照例的兩份小帖兒，今兒天晚了，明兒請奶奶出這跨門兒，應交代的話，就發愛親作親，這邊並不找入合婚，專候那邊小帖兒過來，擇日放小定兒，至於放大定連同過禮通信，全得遲到明年的後半年裏，所為挨過您已放兒婦的一週年。」二太太道：「就是吧。」對這位大媒，總算滿盤子滿盈了，說着抬眼一望，韵初轉下言道：「不過，後兒了何家姊妹，未免怪難為情的。」韵初眼望文龍，向二太太陪了一笑，經過這次商決，由次日，順利進行，女家關宅隨着小帖兒，由大媒帶進回話，也是愛親作親，並不關那合婚俗例，就擇定吉日，由郭九太太陪同季二太太，各帶全一僕婦，到關宅去放小定，定禮照例是黃綠戒指各一對，紅緞繡花手帕，荷苞一對，內中分放着金銀小如意，全用紅珠線活扣兒，綉綉雙喜字，鑲錦邊，玻璃匣子，兩托兒上，外用紅綢子包袱包好，臨時由全一僕婦，一一打開，將蓋作底，連同包袱放在桌上，二太太親手取下黃綠兩個戒指，給昭姑娘套在右手第四指上，再將荷苞帶什衣襟紐扣上，當日成禮回來，大家自有一番補賀，二太太單對燕六奶奶與香姨奶奶，表示着優異感想，而催文駕擇定出行吉日，燕六奶奶不再作難，只說還有件事沒辦，韻初問何事，他道：「晚飯後再說。」二太太笑道：「午飯還沒吃呢，轉問喜趁早經備齊，四韻初傳話就開，大家陪侍着喝過喜酒，吃過喜麵，弟兄們各去奔走。」

公私事項 姊妹們也各忙碌家務和本屋瑣事 文龍在這後半天裏 出去查視學務 補道「幾處乏 在外邊吃的飯 自知回來顯着晚了 及至來見母親 所有女眷們 全在燈下陪侍說笑 小呈秀坐在祖母右膝上 雙祥雙慶圍住祖母左邊膝前 有董嫂 和老劉媽分着哄逗招呼 燕六奶奶初也在下首陪坐 和巧姑娘姨太太低聲講話 就只沒有大嫂子的影子 影兒 笑問有何事故 太太還歇息 韻初立答道 六爺剛回 西小院去 太太定規明天午飯 給六爺六奶奶乾親家奶奶送行 二太太笑說「你倆 都打過了 我今兒不用誰來伺候 你們都回屋去吧 燕六奶奶聽聲起立 韻初補着 聲說接到培貞女學籌備處一封公函 燕六奶奶催道 我已奉命相送 遂挽回韻初 讓着文龍 出得上屋 順着鑽山穿廊 繞轉到穿堂兒 越過西小院 同到後院 照 直於雙雙送入臥室 先向牀上看了一眼 然後說道 從我姊姊故後 我曉得直到現 在 你二位還是同牀各夢呢 將纔唱個奶奶 很分派了片話 香姊姊已然泣涕交命 了 這還甚麼說呢 文龍停了停道 我以為甚麼大事呢 燕六奶奶忙道 姊夫 倒別這們說 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 我香姊姊雖然不肯正位 這攝行相學的光陰 也 很可寶貴 再說一索得女 焉知不再索得男 怎算是小事呢 文龍失笑道 二妹 妹居然出口成章 吐屬文雅 得了 話已說過 您就不用管了 燕六奶奶道 不行 我今兒得實作一回送親太太 遂叫杏兒給換來長枕大被 催令韻初摘卸了簪環 叫

戲

會

音

情

博姊夫 笑說還有件事 便是纔在上屋說的那封信 我聽會姊姊說 他曾強迫他去到培貞女校充當教員 文龍道 現在我已知道他累了 燕六奶奶笑道 這話是了 可是明八那邊不開籌備會 果給人家約妥教員了嗎 燕六奶奶一聽 叫道香姊姊 許想到一塊兒了 韵初點頭一笑 偏面問明 附說 辦法 文龍笑着道好 燕六奶奶笑道 好不是 二嫂子來够多時 韻初走了 韵初送他表姑嫂後 和文龍自有一番情話 次日早起 文龍稟商母親 把發行宴改到晚間 先去就近辦公 午後到皇城內 列席培貞女校的籌備會議 這培貞女校 經皇城內勸學區董丞教友們 二次商辦 理由明君廉止胞妹淑英女士 担任校長 明廉止向在天津辦報 資格極深 他所辦的報銷行甚廣 素有北方申報的稱謂 淑英女士 號叫蘊貞 其時年已四十左右 自苦容貌太醜 矢志守貞 曾在教會學堂肄業 又得乃兄的名譽贊助 衆教友們一致推崇 他本極著熱心 前後開過三兩次校董會議 基本款項業已籌妥 暫將所辦旁院外院的房屋 開闢兩班 定名培貞 尅期招生開辦 教員人選 除本人以校長兼任教習外 有教會中女志士張亞雄 王淑文 願盡義務幫忙 尚須另約二三人 文龍兼領着該區勸學職權 一經推由代為約請 自屬責無旁貸 但因宗教問題 普通女界多所顧忌 有些愛出風頭的女士 雖不拘忌這層 文龍因注重品格 不肯冒昧推荐 幾次想到何家闖家四姊妹 卻以本身續婚的糾葛

肚 會 言 情

沒得提出。盼到親事定規。何家姊妹。暗含着給得罪了。關家姊妹一時不便去約。又知他姊妹。正在西北城一處女校充任教習。也難於強令捨彼就此。到得頭天晚間。那場談話。文龍經的初一言提醒。想到在沒結親以前。爺兒倆。很連手辦過幾項公益事。此刻面談自多不便。不妨就以子婚名義。向老岳徵求同意。遂於次早赴就近學區辦公時節。儘先寫了封極懇切的長信。派差役專送。並不守候回信。差役回來工夫不大。居然就有承允的覆函到來。文龍遂於當日下午。很高興的到培貞女校列席會議。當衆提出推荐關家姊妹已得同意的話。淑英校長極表歡迎。斟問稱呼。就要專請列席當日會議。文龍告以姊妹號叫景班。妹妹號叫景蘇。聲明季關兩家新親。請改日另約會議。本人爲避嫌計。將來內外區分權限。彼此暫且避面。好便他姊妹切實贊助。也可防止外人口舌。又申說着道。不是本人固執。因爲女界風氣初開。我們教育界的男女青年。首當其衝。似乎應該這們本身作則。給後進樹立風聲。別給頑固人留個話柄。是。大家聽了。一致鼓掌贊成照辦。這培貞女校的校址。與學區辦公處緊相毗連。文龍於會議散後。趕過辦公處來。料理應辦公事。連日天氣漸冷。宣講改在白。天。晚間已無公事可辦。趕於黃昏時分折轉回家。一見六弟早經回來。秉女眷都陪侍母親說樂。遂在上屋侍談。二太太問明昭姑娘姊妹肯去擔任教員。培貞校董一體歡迎。聽着很是高興。談問些個話。叫韻初傳話開宴。文龍囑囑

問道不等我哥哥嗎 元大奶奶搶着言道 哥哥又叫野娘兒們給絆住腳了 等他那得等到幾時呀 文龍皺了皺眉 轉向六弟問話 少時酒筵開上 仍是圓桌圍坐 太太頭頭喝了杯酒 囑令文龍文鴛弟兄不妨盡量 女眷們也隨意飲酒 不加限制 這場饒行家宴 除是文元始終缺席 大家都吃喝得極爲盡興 飯後 女眷們仍在上房陪侍 文龍挽回六弟 折到西小院來 藉着酒興痛談 末後告以在官場中不可久戀 趁這年青刀壯 如能在國計民生上 確實有些成績 不妨挂冠歸來 同享天倫樂趣 又說回京愛作事時 可置身教育界或新聞界 作個顯視清高氣深穩的人 豈不比在愈趨愈下的官場裏強得多嗎 文鴛笑言受教 談到二更向盡 文龍覺得困倦不支 囑令六弟早爲安歇 奔轉回屋 隔窗聽得臥室裏 說笑的十分情濃 接聲一笑 韵初迎問道 酒力發作了吧 他回了聲沒有 撞進屋去 想起代約關家姊妹一舉 很是痛快 一時忘其所以 舉手回韵初的肩頭一拍 笑說果不出你所料 韵初紅着臉道 也不瞧瞧都誰在座呢 文龍仍自笑道 他這總是對我肯用情了 那們 將來對你必不會錯 韵初咳了聲道 你真怎們好 伸手扶令坐下 轉身再看座諸人 早已陸續出去 追送不及 若問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交代

第十四回 官興瀾跚脫離試驗場 情天蹉跎甘作負心人

話說自韵初力辭扶正 文龍聘定繼室以後 所有季宅上下人等 以及得知此事原委

的親親友友 對韻初都有一番敬重獎許 就是向來心存歧視的元大奶奶 也因他娘家祖母郭九太太 一再稱道和勸諭 逐漸消解成見 不再小看掣肘 有時犯起瘋來 卻又把香姨奶奶的妹妹 連片的叫得震心 韻初曉得他素日有嘴無心 一面聲稱受命暫行代理家務 一面隨事自加小心 只求引起這位長房大奶奶的好感 化除家務上的難苦 得以勻出心力 對文龍盡情體貼 遇事贊襄 作他這過渡期間的意中內助 文龍得到這種安慰 在大面兒上 隱然敵體相待 回到本屋裏 妝前燈下時而看作鳳夫人小影 時而認爲銀姑娘替身 時而檢取蓉夫人的衣物 親爲粧扮或假肩密語 或對坐清談 更把鳳夫人所說 那句(他不堪擠兌)的話 時時記在心頭 一見韻初顯着勞累 隨時另尋方法 共遣心懷 就說他們這兩相體慰的情趣真不止於張京兆的畫眉 趙學士的閨房樂哩 那天後半晌兒 文龍從培貞女校回家 滿心愉快 陪侍家宴 奉命多喝了幾杯 飲後與六弟文鷲暢談 發抒了無限牢騷 折回後院 在那薄醉中間 把全付心神 凝聚到韻初一人身上 因而得意忘神 當衆發出那似莊似諧且欣且慰的言動 後兒座上一空 自己也覺好笑 順口解着嘲道 這素無避忌 司空見慣了的人 都能心疼你 體諒我 誰還挑咱們的禮麼 韻初似笑不笑的道 要就只姑娘 六奶奶 董二奶奶 原也沒有甚麼 須知那位有嘴無心的大奶奶 也經隨喜在坐 隨衆一走兒 文龍接言道 他近來對你很有個不錯 已

肚 會 言 情

就已就了 坐下 待我把那封回信和會議情事 詳細說給你聽 韵初道 得便再說罷 請先安歇 我這就去幫六奶奶打点東西呢 文龍點頭道好 看他走去 自行收拾 就寢 這一夜睡得很實着 天明醒得也不晚 睜眼不見韻初形影 穿衣起牀 喚來 杏兒一問 纔知在西小院忙碌完了 回屋照看一次 由後半夜直到天明 陪侍太太 姑娘六奶奶們 在前院盡情說笑 暗有歎息着漱了漱口 奔到前院 進得上屋 連 說我起得太遲了 再眼一看韵初 巧姑娘忙道 您可別錯怪了人 這是咱們奶奶與我 哥哥的主意 不叫驚動您 二太太接言道 就爲省得你們分手傷心 說着語聲便自酸 澀 燕六奶奶半跪着依戀在二太太身邊 勸道一說 倒入懷內 嗚咽連聲 二太太 雙手抱住 流着老淚 不住嘴的問着好孩子 文龍張眼再看六弟 文鴛咳嗽着道 都是作兄弟的當初失了算 不該求官外省 此去但分有点兒建樹 必遵照三哥昨日 所論 挂冠回京 巧姑娘接聲哽咽着道 這一說 一半年足可照常團聚了 好嫂子 你別緊自想不開 韵初幫着抹淚婉勸 忽聽院外喊報軍裝齊了 燕六奶奶一醒奶 奶沒叫出口 竟自失聲啼哭起來 二太太向韻初要過手絹 替他擦着眼淚 歎說我 知你這一哭 原是好幾面兒的難受 韵初一聽這話 也自泣涕漣漣 文龍揮過臉去 和六弟執手而泣 這工夫董嫂領着兩個孩子跑來 小孩子不懂事 一見他母親那 個樣子 怔着四隻小眼睛兒 齊聲哇哇不止 巧姑娘急嚷道 難受自管難受 也得

耐

會

言

情

有個忌諱呀 燕六奶奶嗚嗚着強自起立 向文龍拜聲姊夫 身形一愧 韵初進前扶住 他一張淚眼 反手抱持着掙出兩句話道 二嫂子還是你多累吧 我找不走了 董嫂沒敢搭言 文龍歎道 誰叫六兄弟官星正旺呢 二妹妹你不說是懂得出嫁從夫麼 二太太道 是「就是」 瞧孩子吧 把小星秀都招得哭了 大家七嘴八舌來勸 他忽放了韵初 轉向二太太撲地就拜 拜罷努力站起 眼望文龍發誓恨道 爺還不辭行麼 於是請安的回 拉手的 歛衽的 打橫兒的 勸慰囑咐着的 亂過這一陣 他向小星秀親了幾個吻 和淚問道 你是誰的尖子來香 手攢韻初嗚咽道 姊夫 就小用多疼我這姊姊 隨後自言自語道 爲作個沒要緊的官星 叫小全願不來 那是二嫂子瞎避嫌疑 一邊叨念着 一邊踩着小木底兒 邁步就走 眼來隨侍的婆子 一溜站得腿都酸了 這叫纔取上兩幾扶 大空房到垂花門外 眼見他們坐入車內 文龍隨車走出大門 經文龍說了又說 他二次請安登車 文龍望着 一行車馬走遠 由玉翠跟扶入內 偕同韻初在母親時旁 候得二太太有 警察兒 傳開午飯 飯後想要到教育局去辭職 到屋裏裏時分露出語意 韻初勸 只管去作職績 不用犯那牢騷 文龍歎息道 我還不至於少不更事 官場裏總是信假不信真 我正因爲有些人指鹿爲馬 粉飾成績 差與爲伍哩 韵初接言勸道 暫且自己作自己的 十分處不下去呢 不妨等到培貞女學正式開辦 對您用情的得以安心作事 您再

社

會

言

情

竟薦安人 繼續後任 到那公私兩盡時候 我便不敢多勸了 文龍想了想道 這話確可補我的不足 好在旂籍留學生 新到京的很有幾位 不愁沒人可薦 培貞女校也開辦在即 姑且依你吧 訥初笑道 可也爲預籌退步 另找事作 家裏雖不等您這筆進項 自己可別落個遊手好閒 文龍笑道 你今早前後兩段話語 既綿密又真柔婉 說能一笑出門 自去照常辦公 過了幾天 培貞女校正式開了學 規模雖小 一切教職員格外精神 地方教育局視察專員 回局頗有很好的報告 文龍見昭姑娘偕同乃妹 果也認真助理教務 與明校長各同事頗相處得來 自己也頗喜高興 就近這一區裏 恰又勸辦成立了兩處小學 自願所有成績 問心足可交代得過去 就只關於改良私塾辦法的建議和施行上 與局員們意見不大適合 先還由職責所在 在會議中認真爭議 反被笑爲拘板 那形式上粉飾辦法 同人們又大多數樂於奉行 逐漸著爲功令 一時內外城各地段內 雲湧林立 顯現不少的私立小學 門外都挂着第幾十幾數十幾 大書特書的墨字粉牌 表面看着 未嘗不壯觀生色 內容只是橫排桌凳 牆上多粘一張功課表程 實際依然故套相習舊教法 能够桌上擺幾本教科書 院中開個遊戲操場 就列爲優等的改良私塾 文龍不肯奉行這般故事 把局中所頒發私校粉牌 盡數存在兩邊辦公處裏 具報地方教育局 聲請留作後任成績品 堅決辭職 擬具保薦後任人選名單 並籌辦一種新聞紙 預作退步 不想

延到所經營的新聞報社 都正式開了辦 始終沒奉到接替明文 文龍既已意興闌珊 還須兼營並顧 這事沒得正式解決 那調京散置陶陶四大人 內定外放專使 派他那盼雲姨太太 前奈徵求無意 擬付以文書專責 聲明將來尚有重大保案 累得文龍連往京城跑了三四趟 始允所辭 但因曉得文龍將跳出教育界 認新聞事業不至於佔住身子 改以農試驗場幫辦一席 強行委兼任 說甚麼不許再辭 文龍想測藉這題目 對地方教育局作最後辭職 應承謝委 聲明容俟勸學職務完全交卸 就職視事 四大人只道他是誠切知己 肯於就範 手拈頰下長髯 含笑說道 這農事試驗場 乍一開辦 本名萬牲園 是我根據燬的百鳥堂 仿照泰西博物院 就西郊三貝子花園舊址 奏請創辦 內中動植各物 搜羅廣博 動物尤且多為都人士所不經見 足資博覽 所以原名萬牲園 後以植物較能生利 農事更為國人所當講求 加聘專門技師 凡屬園藝耕種 無不研究改善 以備取法於遊覽中間 因而更名為農事試驗場 成立纔在經年 規模已自太備 極得中外人士的欣賞 萬字樓內設有兩宮臨幸的寶座 齋風堂觀稼軒別饒清趣 現在的總辦甄式如 曾任中學會辦 你們都是世兄弟 同在教育界多年 今後同手辦事 必可相得益彰 不怕你一時不能接事 我知會式如一聲兒 你帶手先到那裏走走 遇有應行興革事宜 臨時通知再去 也沒要緊的 總而言之 我極盼望老賢任 將久實作我個膀臂 文龍

社

會

言

情

不暇多言 諾諾告辭 回頭路上 繞到培貞女校查視功課 和明校長聯姑娘接洽近日公務 昭姑娘下榻堂談 自在職員室內休息 不來會談 明校長問明勸學員辭職問題和繼任人選 文龍會以辭職掛在必行 這邊相當人選 雖經替存兩人 卻側重在新從 洋河國強張柱副 他很信仰貴教 教育局裏他頗有意願 不過他好發表 我這等種力罷 因為業務繁雜 實難兼顧 求 明校長這同有聯姑娘 本區原 亦勸他挽留 聽這語氣開談 相顧作罷 文龍近地辦公處 查有幾項照例公事 隨後 轉到本區辦公處 問明局中沒有公文 走筆緘教長函 催請照准提前發代 趕回南城 這等新開辦的時報社 已是日近黃昏了 問題各事 自辦辦公室內小坐 取 桌上電話耳機 叫通家中號碼 和初說明在東城出一醉一觀 囑替稟報堂上 放下耳機 吸了支烟捲兒 揮筆撰述演說時評有刊 纔得吃用晚飯 飯後和同人們說笑會子 看過版樣 眼兒交過子初 夜氣已深 急轉入城 到家走進西院 曉得母親早經安睡 壓着脚步兒轉奔後院 見屋內燈光發淡 料想初也已經睡下 慢慢踱入臥室 纔知他已燈下支頤假寐 微吁了口氣 沒得出言 初初已自醒來 笑問今兒忙碌得可以 文龍沒答所問 告以今後回來總不能早 不必這們熬着等候 當指到臉上說道 你看你 近來很顯着消受了 再這們打熬着 怎生叫我放心啊 初初笑道 明晚不再坐候就是 隨說我接過電話 去替回說 太太很喜歡 也說可以不必

再辭 我是要問個明白 究竟肯就這個幫辦不肯 文龍笑了笑 不與絳灌爲伍 卻與烏獸同羣 難乎其爲我了 聽這一問 你已先得我心了麼 韵初擺手道 我不會這們想來 只勸你處世不可太傲 這世誼和情面所在 還應勉就的爲是 再說一個濟閒職分 沒甚麼兼顧不兼 纔憤憤世得罪人的話語 於人無損 與己無益 更盼多加檢點 少犯牢騷 文龍笑說是是 鐘都打一點了 我能夠多睡些時 你不得一亮就起麼 遂挽令就寢 夜景易過 文龍在那睡夢中間 被一聲啓固齋來拜候見喚得醒來 一路忙合 趕到外書房 和固齋寒暄致意 聲說手續完備 靜候交代 今承枉駕 不知有何見教 固齋道 既說靜候 何以昨又催請批文 一面勸懇言道 若論所有成績 除去私塾不計外 屬你這本兼兩區最爲優良 就那私塾改良法 近經局長親自查視幾處 也認辦法近於粉飾 訂規依照老弟的建議 分的籌設簡易班師範學校 務從改良塾師入手 特派我來面達 勸你打銷辭意 共襄此舉 但有一事相難 請把新聞事業 推交同人代辦 老弟不必自己出名 所爲防着部裏發生疑問 文龍等他住了口 笑說何地無才 局長若真爲事擇人 便在小弟所推薦的以外 另行選派 一樣足以服人 何必定要我始終其事呢 再說士各有志 開辦中的新聞事業 原係本人自關的退步略遲 我再說句笑話 這也叫作覆水難收 還請上覆局長 迅予批准 今請與老兄約 七日爲期 過期再不批准 小弟便自動的

社 會 實 情

退卻 不負交代責任了 啓固齋翻着大眼睛 吃吃勸說半天 快快告辭 文龍送他走後 轉進來見母親 把昨在東城接洽細情 補稟稟告清楚 忽聽王羣在廊下問道 姨奶奶 三爺在這兒沒有 韻初隔着玻璃問有何事 王羣王舉大紅名片 回道 現有萬牲園的總辦甄大人 執意拜會 韵初吻了聲道 好大的面子呀 別是受「囑託」防釐不就 先來勸駕吧 二太太笑道 這一猜 果然有些意思 文龍接言道 按照官場通例 自應擋駕 這倒不能不見 不好不見呢 因問大客廳裏的洋火升上了麼 王羣回道 已升好了 文龍點頭叫請 二太太道 你不洗洗臉整整衣履麼 文龍笑道 那卻不必 倒是得湖好茶 拿出上品烟捲兒去 因為雖是世兄弟 卻覺閻人兒 並不是恭維他 別讓他瞧不起 韻初笑應道 是了 您請吧 文龍隨手扣着紐絆 走出西月亮門兒 恰值甄式如 翎頂輝煌走了進來 兩下一照面兒 他笑笑道 老弟居然起牀了 我還怕打攪香夢哩 文龍迎住見禮 笑說只是居家太簡慢些 甄式如道 這樣世誼 老弟還鬧客氣麼 我是由這兒纔下衙門 晚了 怕見不着 一路說笑着 進客廳分賓主落坐 一提來意 果是奉命先來拜晤 文龍笑道 四叔大人這樣栽培 總辦大人這們賞臉 明後天即當到場接事 式如道 也不必急們忙 只要老弟肯於屈就 讓小兒上覆四叔的命 幾時接事 儘可隨意 當下說笑了足有一個小時 式如喝了兩三盞茶 吸了三四支香烟 很滿意的含笑告辭 搖擺

走出 文龍見他乘坐很講究的馬車 隨帶很漂亮的僕役 頂馬跟騾 前呼後擁 不知道的 誰不疑是各部堂官 送令走後 港內稟過母親 回到自己屋來 找補着盥漱更衣 一見酌初跟踪到來 究問真意 不禁發着感慨道 憑他那種矯揉態度 奢華氣習 彼此焉能共事得來 不過因敷衍着多步幾蹄 又笑道 不爲別的 那塊地方 頗可以舒暢心懷 又可以多識夫鳥獸草木之名 酌初笑指道 人家太愛鬧闊氣 你是太愛鬧跌氣 文龍道 我自知跌氣太重 所以不愛往官場裏巴結 不親又得往試驗場裏去跑 說罷一笑出門 午後趁着甄式如沒在家 到東城花園甄宅留片拜會 次日姑踐所言 赴試驗場接手視事 雖親與木石居 與鹿豕逐 還幸園內空氣比局所裏分外潔淨 多少增進些個興趣 可是進城出城 出城進城 不是一星期 大覺疲於奔命 幸而兼管那一區 經教育局照派張桂圃繼任 隨就召開交替會議 給桂圃與該區衆紳董正式介紹 總算減輕了一份責任 再去催將本區繼任撥案發表 局裏仍沒照准 又派朱總董將局長挽留暫代一兩個月 聲說部裏另有借重 文龍也聲說當真忙累不了 把已就試驗場幫辦一席 隨帶聲明 笑說萬一試驗着够了 資格 早晚還來錄用呢 張固齋哈哈大笑道 老弟不要罵人 我曉得 這不定敷衍誰的面子 朱總董接言道 一樣是敷衍面子 仍希代理一兩個月 文龍暫允先代一個月 匆匆趕出南城 當夜回家 聽酌初提說 陶四大人已定期出京 今午專人去送

計 會 言 情

餞行酒席 帶回話來 請於次早前去 另有要言面談 文龍長吁口氣道 時下的官兒 實在不是人幹的 經前初極口相勸 次晨強自提着精神前去 不想又引出久未解決的糾葛 鬧得滿心氣苦 說不出來種種悲感 糾纏半日 總沒得解決的好法子 只聲明回家稟請慈命 再作答覆 暫且作個段落 忍饑耐苦的告辭出來 一逕折回西城 到本區辦公處門前 跳下車來 未能進門 從門內走出兩個人兒 迎面齊說巧極了 却是新膺保薦接任的張桂圃 和多日沒見的岑慕新 匆匆相見 岑慕新搶着笑道 我們正想到府上去奉訪 文龍告以纔從東城回來 不瞞二位兄弟說 還沒得午飯呢 慕新笑說好極了 我們正來邀同便飯 桂圃接言問道 秀豪你說那兒吃去好 慕新一手挽任一人 連說就近找個小館吧 我真餓不起了 說着挽令就走 文龍料他必有事相商 望着送出員役 問知沒要緊事 告以由那兒就出城了 點手叫車跟隨 同他二人走進一家小飯館子 在小樓兒上 隨意吃了些許 小坐談話 纔知桂圃近和門內教友們 極其聯絡接近 已定移居門內 并有入教領洗的意思 慕新很是不以為然 文龍卻說信教自由 不信的也不必加以非議 慕新接言道 請猜怎麼着 他還卻來勸我入教呢 桂圃撇着薄片嘴道 你別瞎鋪陳了 就沒那們八宗半 轉告文龍 我是勸他幫我宣講的忙兒 不用信他這順口瞎扯 慕新嚷道 你不還主張以宗教治國嗎 桂圃道 這話卻有 文龍笑道 人家泰西各國 好不容

易纒作到政教分立 改神道爲法治 老弟卻要以宗教治國 那不是自求退化 自找搗亂嗎 桂圃忙道 那不過是聯絡感情的說法 我現有幾句話 便走過附耳一說 文龍點着頭道 我早有此意 卻沒想到這個人 慕新從旁搭言道 那想是冷想起 分明瞧不起他 文龍連說沒有的話 搶着要會賬 跑堂的一替聲說 纒知張桂圃早都開發過了一聲稱謝 問明沒有別話 聲說須得趕往報社 慕新忽笑道 鈞衡甫也要辦報哩 身份文言報 業已呈廳備案 不久還辦一份白話報 預計約桂圃和我還，衡甫他們老弟 一同合作 與你老哥 鶴守梅 溫士衡 三處 切實聯絡 期望喚醒賢達 援助同胞 作個對外的實力奮鬥 文龍道 這可算最好不過求之不得的 謹祝尅日觀成 并請轉語留學回國諸君子 若肯作個大團結 在社會上培植一種潛勢力 爲吾族同胞佔個地步 作個指南與援應 且比蠅營狗苟的官生活 勝過百倍不止 這一談洽 文龍居然展放愁眉 把午前的悲感消失大半 已離飯館 張岑自往北去 文龍往南出城 本意只到報社照看一下 偏是報界的新舊友 走了一起 又來一起 還算極力擺脫閒遊 纒待於二更初頭 匆匆進城 到家以後 沒肯就向母親提到難心情事 回屋也想法晨再說 偏是概不由己的凝眉吁氣 韵初說湊猜詳 指事慰問 見他總是搖頭不語 一時情急 兩眼紅紅兒的直 你不說不再擠兌人嗎 這又怎們了 再不言語 我就給回太太去 文龍忍不住一聲長歎 緩

社 會 言 情

「緩道 我是受了擠兌 豈不會有意擠兌誰 等到天明早晨 同去稟請太太 娘兒三個 從長計議下子就是 韵初尋思道 如果新發牛甚麼官場事兒呢 我便不敢過問 若是舊事重提的情場糾葛啊 文龍接聲嘆道 到底被你猜着 不錯 正是舊事重提的情場糾葛 韵初遂又問道 那們 自是漱芳姑娘的事了 不知是盼雲姨太太催問辦法 還是搬出四大人來強迫要辦呢 文龍駭歎着道 可了不得 這竟純粹是你們奶奶的心情語氣了 因又咳了一聲 韵初忙道 我自己並不覺得 其實甚麼話都有因由 那位姨太太前幾天來的時候 聽說爺已聘定繼室 來到這屋 和我很談了會子心 末後說到我這一層 自己既不肯繼承正室 就該趁此勸着爺 把漱芳姑娘那一場 設法圓全上 我不便多說 認承自己疏神 敷衍過去 不用說 他見我沒很然那磕兒 特又搬出大帽子來 要往爺的頭上扣哩 文龍歎道 任憑怎樣 這回我已打算 甘心作個負心人了 說與不說 全都無關緊要 韻初想了想道 還待請你細說一說 我先參個末議 省得明早 您娘兒倆相向着爲難 文龍搖着頭道 我想不去稟告了 太太疼兒子的心勝 重提此事 只是多爲些難 依然沒得辦法 反正我對他 不能不說負心了 我想在明後天內 你借着去給那位姨太太送行 把我這苦處提說一番 求他不用管 攔住他這一層 我再揮着殘淚 掬着誠心 給漱芳去封長信 切實懺悔 他原諒我呢 彼此毀約 他趁着尙在中年 還可酌量着

肚 會 言 情

向別家訂婚 多少去享些閨中情趣 若始終不原諒啊 只有等他大解脫時 痛哭一場 一總還他這幾年的苦淚吧 說着已自凄然淚下 韻初怔了怔道 不是我來添煩 要說這位姑娘對您真情分 似乎比我們那位姑娘 有過之無不及呢 文龍點頭道 這話也是 俗說殉節易守節難 銀姑娘的殉情謝世 自然是一了百了 似他這痴情忍守 正應了那句(自家難苦自家知)就他所單獨鍾情的我 也未必完全揣想得到 我現在只有自認負心 盡情懺悔 此外別無良法 韻初沉吟着道 爲了這事 爺還和我存心眼兒嗎 文龍忙道沒有哇 他接言道 那們 先別這們團團說法 請把漱芳姑娘的沂狀 和爺在東城 受了何等擠兌 揀要緊的明白說出 容我替籌劃一下 文龍道 他除是生活凄苦 病體支離 還能有善狀嗎 他所托靠的如意夫人 近纔聽說你們奶奶謝了世 給盼雲姨太來信 很身惱着你我 不該連他一齊瞞 堵前次申約責任 完全推卸盼雲姨太身上 要他在此次出京以前 把這事給辦出氣 把個真章兒來 原信我瞧了 據他說 漱芳得知你們奶奶謝了世 哭了聲他這一撒了手 誰還管我 立就暈死過去 綏醒以後 難得他又想到你的身上 韻初接言道 咳 我在我們奶奶臨危時候 竟忘了請示這節 實對不住這位姑娘 但不知現在要我怎樣 文龍道 他託囑如意夫人 但能得你一信 肯於完全你們奶奶的約定 他仍甘心耐候 你聽這話可憐不可憐 我早知他能痴情到這個地步 真不如當初允

婚完娶 別的不說 總可到現在不至斷弦啊 韵初曉得這是傷情極了的話 順口安
 慰着 斟問那位姨太太 要想怎個管法 文龍嘆道 他搬出他們四大人來 要我隨
 同出京 一路送到安慶 暫行完成那父女的希望 然後再議名分 你想這我如何隨
 辦得到呢 韵初想了想道 那們 應着漱芳姑娘現在的希望 我大胆替說句話 去
 封信……文龍嘆道 若沒聘定關家大姑娘 那不實行把漱芳迎娶到京 你們姊妹相
 稱 他決不至於不肯 我也可以向他多少酬些情誼 現在明是辦不到了 若讓他再
 四失望 說句迷信話 這段苦姻緣 到了來生 我怎生答報啊 算了 得了 我認
 定負心二字 誰也不用再往裏踏 由我自行斬斷這團情絲吧 說罷走向寫字台前
 便要取紙寫那長信 韵初趕前挽住 嘆息着道 就便別無良法 也不忙在這一時
 今兒你的傷感勞累 已竟够受的了 姑且安歇一宵 等我見着那位姨太太 萬一他
 有個說法呢 好爺的話 就憑這種痴心耐力 我情甘二位成全一下 文龍只說沒辦
 法 不容易 咳嘆連聲 自去就寢 韵初料到這一夜休想睡好 當在一旁和衣而臥
 隱忍着暗替搜索主意 耗到朦朧睡去 忽被一片連呼負負驚得醒來 伸手推了推
 知具昏睡未醒 將纔所說的原是謬語 心說這個情字 真正害人不淺 轉念想道
 既是具有性靈的人類 那能無情呢 不過情宜專 不可多 多情纔致多累哩 又
 想人的用情法子 不得一樣 蓉三奶痴而嬌 浣塵小姐痴而清 二位幸遇着知心

情 當 會 狂

的風姊姊 纔得多少有個結果 像淑芳姑娘這份痴而苦 當初也曾得到鳳三奶奶的諒解 現在已經苦得可憐 假如那風燭殘年的二老 有個願他不來 那時他算誰家的誰呢 不怪這位爺大受感動 自家既這們見聞真切 若沒個成全法子 實心問心不過 他這一反悔 籌想 眼兒得窗紙發了青色 輕輕坐起 向昏沉中的文龍 看了看臉色 聽了聽鼻息 暗道 看這樣子 不大病一場 就算好事 順手盪了盪掖了掖 自行悄悄下地 開了房門 叫起杏兒 帶着燈忙碌梳洗 耗到天光大亮 日影東升 見文龍還在昏睡沒醒 囑咐杏兒在屋聽候 自去向二太太大略稟告過 打算搶早去上東城 好便早去早回 省得這位爺延沉致病 二太太點頭道 杏兒既須留在家裏 你選帶個婆子去 我這就叫人給你齊車 酌初答應着 回屋略作收拾 向牀帳內看了看 再三囑告着杏兒 匆匆走去 杏兒應着這份困苦差使 坐倒一旁 呆呆犯困 瞥見巧姑娘 跟着二太太 到來看視 忙着起立回話 娘兒倆見說這半天始終沒醒一醒 不免瞧着發急 沒得坐下 相顧着嘆息走去 中間接酌初打回電話 娘兒倆二次來看 卻值文龍已醒 杏兒站牀邊回話 就聽咳嗽着道 我自找的魔難 又叫你們奶奶去苦累奔馳 巧姑娘接言道 我纔接得電話 香嫂一時難得回家 奶奶現也是二次來看呢 文龍呵呵兩聲 請先陪在外屋坐 伺候着 打精神 收拾下地 請進母親妹妹 笑說並沒不舒服 不過心上煩悶 身上倦懶

肚 會 賞 情

丁二太太見兒子有說有笑，放下心懷，瞧着盟漱完事，起身喚令隨往前院。文龍順便往南城通過電話，轉來侍飯閒談，忽報辦公處送到局長公事，小丫頭出屋接遞送上。文龍拆閱一過，見已允准辭職，但因原保繼任人選，會議中未能通過，理由局長酌定總董面荐的一員，來函徵求同意，希望覆函補荐。剛正看着一笑，婆子來報姨奶奶又來電話，聽說三爺出了屋子，叫替回話，事已辦妥，沒了麻煩，爺能出門。請先辦公事去。文龍點頭嘆道：巧妹妹，你們倆最投緣，得便請替我勸一勸，他已經是病身子了，再這樣的愛操心，早晚又是一個糟。巧姑娘道：誰不勸勸，奶奶還不時的囑咐呢，無奈他太顆心啊，不是我說，從我三嫂子去了世，好像十成倒有九成，傾注在您的身上。我看，只有您多加心疼，比誰勸都有實效驗。娘兒三個隨意談話，又有姨太太老李媽一旁湊着趣兒，不顯時候，忽聽院中木底聲響，小丫頭一推門笑嚷道：姨奶奶回來了。韵初急轉進屋，望了文龍一眼，趕向二太太請安回話。文龍聽他所说，係經商科那位姨太太的同意，按照漱芳原信中所期望的，由他繕具回信，簽名蓋章，另給如意夫人夫信陪罪，說明暫定辦法，請他得便來京一行。容着回說清楚，將要答言，韵初回手取出原信底稿，遞過請看。文龍見底稿名下，也蓋着香韵初的小章，苦笑着道：難得你用意這們周到，但是我那能不相信呢。又見給漱芳信中，有（心隨日永，星逐月明，此志不渝，天寶照鑒）四語，不覺

揮淚點頭道：「語出至誠，不會不能感動人的。」二太太無話可說，拉着韻初的手，把好孩子叫個不住。巧姑娘補着告以早間情事，極口勸說。韻初望望文龍，轉面尊聲太太，回說這是一時應變的法子，看那兩次來信，這位姑娘，確實痴吉的可憐可敬。太太還得另給籌個圓全辦法纔好。二太太連連點頭，囑令回屋歇息。文龍跟追到來，揮退婆子，幫同杏兒，拿取這個張羅那個。這時纔得看明，韻初原只穿着一身羊皮便服，打扮雅潔，曉得這也有用意在內。一邊張羅着，一邊極口慰勞。韻初望看杏兒笑道：「這一早晨，你中間苦得可以的了。」韻這時有了精神，你去歇會子再來。一見杏兒退出，挽住文龍，笑說我也生受够了。請歌手談一談。文龍笑了笑，告以教育局已准辭職，又卸了一項苦人職責。韻初接言道：「這到巧了，我因你總不愛在官場混，這多日子，試驗場只去過兩三回，帶手極替力辭，大約也照准了。」文龍笑道：「這更是我的知心情侶，從此我便實行脫離官中的試驗場了。」又歎道：「人家走姨太太的門子，所為求官，我卻藉以辭退官職，也算得別開生面了。不過對於淑芳這事，結局怕仍只負心二字，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請願有團聯歡柳樹井 媚媚無品貽笑桐花莊

卻說文龍與淑芳的情場糾葛，雖經韻初奔走籌策，又給敷衍過去，想着多一分曲折，必然多一層情障，多一分情障，便加重一層負心，韻初多少了解這層難苦，聽他

社 會 言 情

說出結局仍只負心的話 把這項責任極力往身上兜攬着 催令去辦經手各事 文龍不忍過於讓他看招急 只可慰勞一番 收拾出門 趕到辦公處備辦補荐公舉 預備交代 一面給甄式如去封長函 聲述勢難兼顧 尸位不安 况並尸位而未能 請他轉陳代辭 附說請辭已得上峯諒解 此係交代官樣文章 這兩項公函發出 過不兩日 居然一齊擺脫下來 這天交代完竣 回家稟過了母親 侍坐閒談 隨時察言觀色 曉得母親不大高興 臨出上屋 授意韻初 邀請姑娘後院談話 巧姑娘將一落座 首先問道 三哥 您又有甚麼難言之隱麼 文龍道 卻還沒有 只以擺脫官場還我自由 巧姑娘接言問道 咱們雖不至於以官為業 卻也算是世祿之家 真個的 怎單獨您哪 這們反對官場呢 文龍嘆了聲道 彼一時 此一時 請看現在呀 既后專政 奸相當朝 經過庚子那樣大變故 始終不知應着時勢要求 尊重民意 先不必往深處說 就說那一味因循故轍 粉飾成風 為兄的賦性慳且 如何跟他們處得來呢 如今幸而還我自由 專想在新聞界裏作事 帶手兒向社會上奔奔走走 喚醒民衆 發抒憤懷 盡我個人的職責 好在家裏有您香嫂支持着 得妹妹從旁協助 沒有我所不放心的 因而打算着 平日暫住南城 過個三五天五六天 回家一踏 第一怕咱們的奶奶不放心我 第二防着您這香嫂 或是家務上操勞過度 或是平白為我担心 特意託囑妹妹 善為說詞 替我安慰老親 常勸着您這香嫂 因指道

妹妹請看 他近來越發瘦弱的顯神兒了 隨叫道韵初 我這不爲別的 所爲你減些勞累 心身上多得點養濟 你可別想不開 我在外邊 必然努力自愛 有得找我的事 或是你消閒和悶苦 不妨通電談話 我那公事桌兒上 有個撥開電話機 沒別人動 甚麼話都可以說 回頭我先坐車出城 辦完稿子 就帶出去奔走 因爲這兩天兒 有各省催請頒布立憲期限的請願代表團 齊集都門 與各界極力聯絡 報界與論代表 請團體最爲注意 我們很得一起忙碌些日子 回頭叫士羣送去應用各物 他與車輛 全都留在那邊 有他跟着我 你還不放心麼 韵初先只默坐聽話兒 這時咳了聲道 都快交十歲的人了 既經擺脫官場 自須到社會上去作事 就便蓉三奶奶在着 也不能強按着頭 讓他在家里悶膩 這又不是出遠門兒走長路 我有甚麼不放心的 我們奶奶有話 罷在家與不在家 俱都一樣 反正我盡我的心力 說罷 起去給打衣包 另外取出一件銀灰色素緞面兒皮襖 二藍素緞面兒琵琶襟肥袖馬褂 一條淺月白素綢搭包 催令穿換 巧姑娘吻了聲道 大冷的天兒 怎都是羊皮的呀 韻初接言道 這已覺是格外通融了 當初銀姑娘後 除去奉命出官門兒 總縫布衣服 因指道 現在身穿這藍布面兒皮袄 就是當年尋常出門兒穿的 您說那直毛細毛衣服啊 得到明年這時候 纔肯穿用哩 巧姑娘道 不怪我三哥說 就這小節 足見您愛操心了 韵初道 不是我愛操心 拿錯了 就許不樂

社 會 言 情

意 見文龍像要開話 忙迎預催道 天不早了 車也齊了 穿換上就走吧 就別緊
自磕牙兒了 巧姑娘笑說我先替去回話 一路走去 文龍少不得乘便溫存 韻初也
自款款說道 這一城之隔 你既不斷山往各處去 得便回來照上一面兒 換換衣服
再走 我心上自也多踏實一下 文龍答應着 聽侍子羣來取衣包 到上屋見過母親
有巧姑娘先給墊過話兒 無須乎多說多道 在膝前依戀一刻 逗逗小呈秀 隨
代王羣 出南城趕到報社 纔由鈞衡甫偕同新到京的楊叔度陸用儀 代表 已來過
二次 書中暗表 自從五大臣考察憲政回國 立憲二字始終沒見個真章兒 個中蹊
結所在 便是（母后專政奸相當權）的八個大字 彼時朝中雖也有些達官新貴 趨重
俯從民意的憲政設施 但那專政的母后 只懸着這個日標 用以籠縻朝野 傾動中
外 至多設立幾個新機關 網羅幾個新名流 塗飾一般人的耳目罷了 權權的好相
向只逢君之惡 便己之私 甚麼叫民情 那又叫國勢 根本上就無暇顧及 抑或
有人從旁提醒 偶然打動了良心 一轉念間 總覺得俯順民情 便要卜觸母后疑忌
立刻把據情陳奏的勇氣 都丟入瓜窪國裏去了 那們要叫其次秉承樞機的王公大
員 認立憲途徑 實施憲政功能 合力同心 去挽救已頹的國勢 就使有那思想
私自難得實現 再一提到民意怎樣迫切 民氣如何激昂 可憐袞袞常朝 連（假
借民意 利用民氣）的小小手段 都不曾想到 不會使用 一個勁兒往背宮裏想

沿用敷衍政策 遇有請願人們 不知開誠佈公見上一面 任他一再的大舉請謁 結果落個派員接見 請願的既不得要領而退 接見的也不見得真能上達 不過既經懸着這個目標 經過一兩次請願 多少總有個進一步的表示 於是立憲二字上 又冠以預備二字 表面上很似有了進步 實際仍是一年一年的挨一下來 所預備的好像沒了止境 這一次所說的請願代表團 便是各省推舉代表 來京齊集 請求縮短預備的年限 此項代表人選 大半多是留學回國 著有學識資望的人 看官 既說新經留學回國 怎會就能著有聲望呢 難道從外洋來的那張文憑 當真的價值連城 洛陽紙貴 那博得文憑回國的人 當真造成了奇材異等 傾動鄉國歷 編書的為存忠厚起見 口抽象的表上一表 原來當那時代 號稱變法先進國的我們東隣日本 應着同文同種的時勢要求 特創設師範速成法政速成等學校 專代我們貴國改造人才 說到我們貴國裏 應着時勢要求 奔赴此項速成學校留學的 無論官費私費 大多數總總成年和中年的人 未從留學以前 在本鄉本國 多是科舉選才 精神資格 稍年輕點兒 必有父兄的庇蔭 當道的照應 去上半年一年兩年 至多不過三年 好的在東肄業餘暇 積有著作成了名 不肖的耗到畢業 將文憑買到手 趕又應着時勢要求 束裝歸來 果然朝中有人 運動得路 自去一帆風順直上青雲 作他那得步進步的新官僚 其次便去憑着舊鄉望 豎起新招牌 有的熱心地方

領袖鄉董 有的奔走國事 號召一時 就外表看着 誰不推爲先覺名流 救時俊傑 其實多是以退爲進 借那慷慨陳詞 作個終南捷徑 一登龍門 幡然改變 依然去擺官場架子 作官僚生活 再其次 明着在報界弄活動 暗中專與官僚通聲氣 作變相的政治家 近代相沿益盛 機關報 就萌芽於那個時代 綜觀他們的行動和成績 於國計民生前途 不但絲毫沒得裨益補助 遇着機會 反倒替一般權貴去張羽翼 作手脚 看官請想 名爲熱勢需要的人才 不過如此如此 國事焉能有好希望呢 就說這次大舉請願 陸續來京的各省代表 爲數約在四五十名 題目不能說不宏大 那真正受地方推舉 熱心國事的志士 也不難說沒有其人 可是隨聲附和 拿發現成單旅費公款 抱定觀光上國思想 趁勢大出風頭 自造名譽 作價人前途上 活動營謀 要算佔得十之六七 他們到京以後 先從公共聯絡入手 所聯絡的步驟 第一還是政界 其次便是學報兩界 再其次要算商會 至於聯絡方法 無非拉攏熟人 展轉介紹 再大舉請宴聯歡 當衆演說 或者要求合作 或請與以聲援 實則但能這般開會歡迎 那裏歡迎開會 替他們對政界作足聲勢 打個短照 便滿 他們的希望初步 仗着那時的北京社會 歷經演說學報各界的奔走倡導 風氣已是大見開通 所有各界人士 具奇此項傻熱心 警着冒冒真熱氣的 所在多有 官廳方面 也往開明專制的路上走去 對於人民的結社集會 雖非絕對任

其自由 並沒無理性的蠻強干涉 不過箠轂之下 官府中層層節制 除去地方官廳以外 絕少與商民團體的接近機會 就有時作形式上接近 也是缺少誠意 諸事難得進行 所以民氣日管蓬蓬勃勃 仍在抑鬱本伸 得着這個機會 自是極表同情 說不盡的歡迎開會 開會歡迎了 其時他們業已組合成「請願團」 各代表中最能活動 到處備受歡迎的 第一是兩湖代表 一名常幻榮 一是盧用儀 還有北直代表方立儕 伊同蔭 因是地靈人熟 語言上沒有隔膜 到處又愛表示政見 比較看更多受人歡迎 文龍失意情場 擺脫官場 置身報界 重向社會奔走 正是溫士衡鈞衡甫一般人 與這請願團互相聯絡時候 衡甫所經營的那份報 恰也迎着時機出了版 一時又有幾家文言白話各報 先後出現 對請願團的事一致鼓吹 各代表得到學報兩界的切實聲援 還怕聲勢不壯 想到商會方面 定由他們約集學報商三界名流 開個聯歡大會 這次鈞衡甫偕同盧楊二人 順道來訪文龍 便是商洽此事 至於楊叔度的爲人 原是留東君憲派健將 他在留學期內 專作長篇論文 與民黨的中堅人物 往復駁論 遂由三湘名士 進而爲一國名流 此番新由東瀛來京 恰逢其會 並非充任該省代表 但是他在政界裏 早有相當聯絡行勢大用 代表團極願請他幫忙 他極願與代表團互相運用 當日偕同他們本省盧代表 請由衡甫介紹來訪 不遇而去 文龍曉得這大名鼎鼎的楊叔度 言論丰采 雖能傾動一時 卻是

社 會 實 情

己顯形的熱中新官僚 本心上不樂和他接近 次日他又邀同衡甫來訪 會談之下 換了一副論調 發言本人對接近社會的白話報紙 較比文言報尤為重視 日內將有種種貢獻 其實他所說的貢獻 一些實際沒有 不過（見甚麼人說甚麼話）一種滑頭口吻 文龍因更鄙薄他的人品 敷衍走後 聯帶推想到這一般代表身上 不禁發着才難感慨 覺得政局上既沒有敢担当的人物 社會上也很少能担当的人才 恐怕這國事前途 比起本人情場的經過 大致也強不了多少 不見得準能有何等好處 正在感喟不禁 瞥見差役送進一份全單 正是請願團聯歡請宴的通知 接過展看 所請學報商紳各界 總數約在五六十八 另有十幾個新官僚 和界外官紳中間 新出風頭的小政客 順口笑道 這也算得時賢畢集的盛會 倒不能不去參觀一下子 想罷看了日時 再看地點 自言自語道 據衡甫說 不是湖廣會館 便是總商會 怎忽改爲假座柳樹井這家別墅裏呢 又自笑道 好在離着花園遠些 遂濡筆打知 發付來人走去 一時得閒 取下電話耳機 將要叫接號頭 卻聽有人向這邊喊喊喊叫 接聲一問 換了女子搭話 問他那裏 答曰桐花莊 文龍啊了一聲 認是錯誤 一語沒答 將耳機放在架上 偏那電鈴兒接連着響成一片 二次拿起問時 仍是先那女子語聲 堵氣問了聲你是誰 那邊呦了聲道 幹麻這大氣呀 我找季三爺 勞駕了 文龍哼了聲道 你倒是誰 可知這是甚麼地方 那邊呦呦兩聲道 我不知道

還不叫呢 得了 勢怨駕 文龍有心再給個放下不理 又覺着十分怪異 聽那語
聲兒 也像有些耳熟 心想或者一年來沒見的那個可憐蟲 又升班了 還叮問着道
你究竟是誰呀 那邊笑嘻嘻的道 您不用問我 費心把他請過來 就得了 我這
裏給您拜拜啦 文龍聽說話這份媚氣 料不是他 遂說沒在這兒 放下耳機 叫人
搬過開去 自忙碌手下筆墨 晚間進城回家看視 恰好如意夫人來了回信 對韵初
不但很能諒解 而且極口推崇 應允得便來京一行 点点頭道 到底明白人好打交
道 韵初笑道 就是對您哪 很有兩句不怨的話 文龍歎道 再多些 再狠些 我
也不能嗔怪 隨向韵初張看着道 怎麼 你更顯着消瘦了 不怪纔住上屋巧妹妹直
向我叨念 韵初忙道 你是冷眼瞧看 我自己並不覺得 大姑娘是真替你惦记着我
從你不常家來 整晚晌來在這屋說樂 往往清早就來伴同梳洗 有時候還叫把他
當作你 湊着趣兒 催令稱呼幾聲爺呢 文龍笑道 按說真是難得 要不然 依着
他 夜晚也來給你作伴啵 韻初忙道 那可使不得 你還不知道嗎 那姑姑姪女小
娘兒倆 是太太的兩個心尖兒 難說你竟願了我 不怕太太睡不安枕麼 文龍一時
無話 少時笑道 不搬來也好 假的究竟不能作真的看 韻初聽了 逗着俏眼 嘆
哂笑道 你真怎麼好 要是不出城 就先睡吧 文龍笑給取過梳頭匣子 瞧他卸去
簪環 從杏兒手裏 接過新倒來的茶 送令試着喝了兩三口兒 催着先睡養神 韵

肚 會 賞 情

初微歎道：我沒侍候你，反累你張羅我，不由着你吧？反倒惹得作爺的不高興。隨示意杏兒叫他退去。微微伸了個懶腰，文龍趁勢扶令就寢，笑說：直裏你讓我心裏踏實，比甚麼都強。見他擁被一笑，去關好房門，收拾就寢。兩人也不知有多少話。嗚嗚切切，在枕上說了個前半夜。次早起牀未免稍晚，文龍到午後纔得出城，偏巧這一早晨，就有幾起朋友，先後到報社訪問。晚半天自去各處奔走拜望，忙了個手脚沒拾閒兒。堂燈以後，有些人閑着治遊，文龍極力擺脫，沒敢轉回報館，就近訪一家朋友閒談，打了四圈牌，意欲告辭進踰城，偏那三家兒不肯罷手，沒法脫身。又續四圈，又續四圈，十二圈打完，已是後半夜的兩點鐘了。外面天氣真冷，屋裏熱局難散，遂又續行鏖戰。左一個四圈，右一個四圈，直打到天明九點，盼着手下的四圈終結，文龍笑說：我可真陪不起了。輸贏小事，若不休養些時，那能有精神去作文章。告辭叫館隨進辦公室，盪衣被忍睡片時，起來吃飯。飯後忙過應預備的稿件，通電和韻初談了談，已到請願團開會時刻，坐車趕奔中間，路上遇有多日沒見的勝子華，衣袍襪縷，垢面蓬頭，站在東珠市口路旁，攔住一個華服少年，擰眉皺眼，作那訓誨式的談話。那少年側身笑臉，只是有答沒有問。喝住車夫，一步跳下，進前看那少年，認得是新入報界的王鶴侶，忙喚三哥五弟，插言問話。子華哈哈笑道：巧極了，三弟想是赴那聯歡公宴去，正好一同走。王鶴侶接言道：兄弟將纔

聽說 請兩位三哥 携帶前去參觀吧 文龍笑道 不怪都說五弟的嘴兒甜甘 鶴侶笑指道 饒這們着 勝三哥還吹鬍子瞪眼 叫人怪怕得慌哪 勝子華忙道 愚兄就這們個說話法兒 老弟休要過意 說着舉手作勢 要去拍他的肩頭 鶴侶急轉身閃躲 口中說道 小弟是泥兒捏的 禁不住您這一掌 文龍忙叫車夫喊來一輛人力車 讓子華乘上 與王鶴侶各上所乘車輛 笑說我雖不是泥兒捏的 也攔不住他一掌 回面到了會場 你我真得多担分心呢 說着三輛車足一賽跑 轉眼到了東柳樹井 來到路北那座別墅門前 只見國旗飄揚 與彈壓軍警的整齊制服 兩相輝映着很是壯觀 先後到來 爭着入門的來賓 精神煥發 陸續不斷 文龍同定子華鶴侶向內就走 站叫巡警向子華看了兩眼 沒敢攔問 他三人各自簽一名 照直奔向會場 遠遠已聽得鼓掌如雷 進得會場 台上正是湖北代表常幻榮 說着半口兒官話 卻能激昂慷慨 演說的十分動聽 再看靠着講台上下左右 所分排着 代表團體 與被請各界的席次 纔知係臨時改爲公開演說 歡迎來賓自由參觀 此刻全場席上 已有千人上下 雖沒起滿坐滿 已然備極踴躍濟濟的大觀了 當由招待員指導着 在來賓席上覓定坐位 囑告二位千萬別離席亂走 勝三哥千萬別鬧肝氣 轉去代表團席前 另行報到接談 當有許多熟人 正在預備演說 一見文龍到來 也沒徵求同意 就把名字加入表冊 文龍本警着一肚子的牢騷 想在聯歡席上發表 但在

社 會 言 情

這公開的會場上 演說着不大相宜 又不肯屈着良心 作那恭維式的演說 極力推讓 笑說自知沒有傾動聽聞的議論 徒作敷衍 實在無謂 不如自安緘默的好 其時台上換了一位不認識的少年 演說激烈 痛詆時政 雖因觀察滯於色相 議論有時出乎範圍 惹起一部分來賓不滿意 文龍卻是暗表同情 斟問這少年姓字里居 還問得清楚 就聽來賓席上 有人大喝狂徒胡說 接着一陣擾亂 文龍聽那嗚叱聲音 看那擾亂地位 趕着奔轉前來 又聽多人大嚷着那裏來的這個瘋漢 擁擠擠擠 推推搡搡 塞亂着往外就走 急待前進搭話 偏被擠到二門裏邊 好容易擠出二門 猛聽人聲喝道 爺若不看着 這學正式會場 大家多是會員 就這一掌打發你們上姓姓家去 現在便宜了你們 爺去也 接着幾聲屢吻中間 又有人嚷說不必追了 這人也瘋得很有意思哩 文龍知是子華無疑 拚命追出 找着車夫一問 誰說不是他呢 問到王五爺原已先期出來 走够多時 再找子華 早是沒了踪影 嗟歎兩聲 回到裏面 那演說的少年 也不知於何時走得無踪 會場秩序幸已恢復 另由名流時賢 繼續演說 曉得離着散會開宴 還很有些工夫 因不放心子華 向一般熟朋友 約定少時再來 二次抽身走出 坐車沿路留神 先找到王鶴侶他們館裏 後到他所常去的報館 找了幾家 都說沒見 回到本館一問 也沒見到歇了歇 往家裏通過一次電話 復返趕往柳樹井 經過前門大街 一眼看見子華

紅頭障臉 步履歪斜 剛從一家酒鋪撞將出來 忙着喊住 下車問話 他模糊醉眼 只喚聲三弟 問那個狂徒 叫甚麼 底下的話 便絡索着囁說不清 其時舖家街上的電燈和普通電燈光 已自照耀得輝煌奪目 文龍和他糾纏了半天 叫過自用車夫 幫同架台坐好 吩咐送回館去安歇 轉告旁人 誰也不許非笑驚動 眼看車夫繞轉西去 雇車轉奔別墅 遠遠見那門前的車馬零落 人影依稀 略一游移 對面幾輛人力車上 有人揮手招呼着道 這裏散夠多時了 文龍見是鈞衡甫盧大鬍子諸人 一行四五輛車 當叫車夫折回偕行 他們都說沒有吃好 穿走煤市街中間 揀一家館子 找補得酒足飯飽 盧大鬍子邀同衆人逛班子 插麻雀 說道一天裏 悶苦得要死 非此不足以活動腦筋 恰值走了兩人 文龍再也走脫不得 偕同來到胭脂胡同富興兩班 盧大鬍子一進院子 就嚷叫預備牌桌 偏他所結識的妓女倩雲 出局未回 及至進屋落坐 不知何時 把個姓唐的乘隙走脫了 盧大鬍子咕咕着道 牌又打不成了 衡甫笑道 甲民沒有別的地方兒 趁着倩雲沒在家 咱們且到金蘭那裏去找 文龍順口問是那個金蘭 衡甫笑道 翠芬班的小清信兒 容貌不怎樣 應酬卻周到 也不是拿老甲當老趕啊 可也不是兩人真有個好兒 竟撲着奔着 要讓老甲給他成人兒呢 說着帘兒啓處 一聲巧笑道 對不起 讓衆位爺受等了 文龍不曉得這倩雲是怎個丰姿 迎頭一看 脫口笑道 我以為是位真正的南邊姑娘兒

肚 會 言 情

呢 原來是你呀 倩雲吻了聲道 三爺啊 真少見了 衡甫笑問道 會上靴子丁麼 倩雲忙擺手道 二爺別起鬧 我從先和玉琴姊同院兒 後來又和月紅姊處在一起 這位三爺 不是和那兩家姊姊 都很要好麼 衡甫點頭道 不錯 你與花月紅 都是北人南派 倩雲笑道 二爺這話沒說着 月紅姊原是南邊人 不像我這冒充的 衡甫聽了 伸手一拍倩雲的肩膀兒 笑着說道 大鬍子是把南邊人兒玩膩了 又不慣往北班子的跑 恰巧有你這頂瓜瓜的北妓 搭入南班子裏來 無怪也得工夫就來找你 他跟我說了 早晚要接你從良呢 倩雲斜睨 盧大鬍子一眼 見他正在攪着長鬚 定睛傻笑 順勢還他一笑 彌嬉着媚眼道 那還得求二爺作大媒 這位三爺 也得打個幫架兒 不然 他就許說說算了 盧大鬍子忙道 吾向來 不拿你們姊妹開心的 倩雲笑說好好 我們淨等着了 忽叫聲三爺 問說真個的 沒到北隔壁去麼 月紅姊現就在桐花莊哩 衡甫接言笑道 對對 前兩天我們見着 他還直打聽李三爺 非讓給同去不可 膩得我沒了法子 把秀豪館裏的電話號碼說了 誰知他早聽你一個靴子脚兒說過 據說幾次通電 你都沒有接談 文龍哦哦着道 原來是他呀 不見快一年了 因問可知所稱我那靴友是誰嗎 衡甫笑道 誰呀 就是咱們同業裏 最得意 又最下三 外號人稱烏兒架子的那一位 盧大鬍子所聯絡交結的人 高下不等 對烏兒架子這句話 也頗懂得 用手指在桌上畫了幾畫 笑着

問道：此人敢是個了爺麼？衡甫笑答道：是一家白話報的大了，雖不是個了爺，可要論起品格來，真連個了爺都比不上。是凡知道他這人的，沒有一個拿正眼看他，因而都不稱姓道號，只叫他作烏舅架子。盧大鬍子問道：這一說，具象形兼着會意了，既是無品不通，怎會充任報館的大了呢？衡甫道：豈但人不通，就看他那報頭，先不通的可笑，很好一個報名子，上面橫着甚麼宗兩個字，你說成個甚麼東西。至於報的內容，除去我們貴華宗文老先生的演說以外，淨是湖說海說，俗鄙不堪，偏屬他的銷路最寬。有人說他富於經濟能力，善能掏壞裏骨頭，專迎合下等社會眼光兒，把普通商民都給朦背了。那們社會的程度幻稚，可以揣測而知，他的思想卑鄙，也便可以考證而得。就說他們館董連子那一案，鬧得滿城風雨，他只作踐些個錢兒，絲毫不自省悟改悔。至於他在家人親戚中間，那些個慚德穢行，更不值得一說。他還說呢：反正造孽來的錢，還得用在造孽地方兒去。甚麼下處茶室老媽兒作坊，全都有他的下三臭史。你說憑他那種不顧面皮，不知人問有羞恥學，也要在班子裏打情罵俏，不給姑娘兒們多留些話柄兒，還能買得出甚麼去呢？月紅看在錢鈔分兒上，應着他的心理，罵上幾句，打上幾頓，讓他賺個心身舒泰，餘外別無甚麼好處給他。他曉得月紅對秀豪有個不錯，又抱着同行是冤家的心理，總想着他們個笑話，所以他把秀豪館裏的電碼告知月紅，教唆些個興風作浪話頭，情裏抬着笑。

見道 你們說的這個了爺……大鬍子突然問道 他招呼過你呀 倩雲一撇嘴道 他呀 也曾親口向我叫過好聽的 我就是瞧他不上 衡甫插言問道 既沒招呼過 怎能叫你好聽的呢 倩雲道 那兒呀 我媽家裏的東隣二大媽 向在二等裏櫃上作 隨活 他跟我媽見着 常拿鳥兒架子當作笑話兒說 我有時候赶上聽見 真能樂的 肚腸子疼 他說人的脾性兒 真是不得一樣 竟有花着錢 到處認媽叫姨兒 外帶 着當丑婆子 找打找罵 非那們不舒服的 有一回在夏景天兒 他光着脊梁 挽着 小警兒 警上插着朵紅石榴花兒 兩孤拐抹着花露粉 被一個二等的姑娘兒 一手 揪着耳朵 一手拿攔把子轟着 在天棚底下 衆目昭彰的 叫他管我這二大媽叫姨 姨 你猜怎麼着 他不是不肯叫 卻故意擺逗着 專等着攔把子打到身上 然後一 迭連聲 叫得山響 各屋的姑娘兒出來一記閃 他索興姑姑姨兒的叫得更歡 並且 這天越鬧的笑話兒多 臨走時纔越發的痛快多開錢呢 大鬍子聽了 直樂得拍腿打 掌 文龍忽笑道 這話又差磕兒了 纔不說是親口叫過你嗎 倩雲吻了聲道 您在 這兒等着哪 回頭問我月紅姊去就知道了 大鬍子跳起來道 牌是打不成了 咱們 先上桐花莊 後去瞧衡甫他們紅寶 末後再警老甲去 衡甫笑道 等到警着老甲 你也該回……窩 倩雲伸手指道 這個二爺 又向大鬍子使個眼色 始行放令出走 出北口兒一撥頭 就是桐花莊 文龍隨他二人走入 跑廳的喊聲過處 花月紅迎面

財

會

言

情

一聲嘯 趕向衡甫笑道 這可真勞二爺的累了 隨向大鬍子問過貴姓 打過招呼 轉望着文龍 似嗔似笑的道 我怎麼把三爺給得罪了 而兒不照 電話也不肯接 文龍略作敷衍 偏他一個勁兒掛問 衡甫從旁一湊趣兒逗悶子 月紅哼了聲道 二爺您是不曉得 人家有得是玉也似的人兒 我們往那兒擺 又說 我絕不屈人的心 他曾親口跟我說過……文龍攔道 兩年多的陳事 提他作甚麼 電話在那兒 我先：月紅道 您先慢打法器 也不用往從前舉支 剛纔還有人遇見你 在玉字那兒 大作場面呢 我那兒對不住你 不怕有得罪地方 今兒當着他們二位 總得把話分說明白 不啊 來不來由您 放不放可得由我 衡甫向大鬍子指着他們笑道 瞧這 個勁兒 秀豪光景走不脫了 走 讓他們慢慢往一塊兒談 咱們整老甲去 文龍搶步 截住 說身誰也別走 請幫我問明從旁挑撥的 究竟是甚麼人 衡甫腦筋敏捷 應聲笑道 還有誰啊 一定是那個烏兒架子 大鬍子拍手道 對對 月紅怔怔兒道 你們怎都曉得了 文龍回身指道 可惜你這們個人兒 怎會讓他結識上 又這們傻受 他的挑撥 要知他和我來 我從沒同他一處走過 緩了緩 歎口氣道 實告訴你 說 我從今夏斷了弦 本來拿定主意 一年裏不在外頭治遊 要不是關着這二位的面子 纔又聽說烏兒架子 極力來給我挑撥 想着證明一下子 說甚麼今兒也不能來 至於你說的玉字那一處 絕不屈心 一樣的一年來的沒見面了 不信 你找

社

真正朋友打聽去 如果我這話不實在 情願罰酒一席 在你這兒請客帶陪情 花月紅聽這一說 味的笑道 別起急 我也是惦記着你 那能信那下三濫的話 受他的挑撥 瞧瞧 他們乘勢跑了 你不是要打電話麼 這屋挂上號沒得安呢 我陪你到櫃房打去 回頭咱們還有細話商量 那知文龍這一去打電話 月紅費盡千方百計 結果仍須放令一走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交代

第十六回 肄業女師巧姑聯舊侶 變更婚禮淑妹代新郎

話表花月紅打破了滿懷醋素的悶葫蘆 又見鈞衡甫挽同六鬚子脫身而去 認爲有意作成好事 趕着轉換面目 輸送心情 儘先陪同去打電話 聽文龍得到回電 急須進城 回到屋來 變着方法 撒嬌耍膩 文龍沒心和他糾纏 拿門面話極力敷衍着 強拗出門 回館看了看 即行進城 到家已是二更將盡 見母親還沒安寢 韻初還在上屋侍談 不曉得有何要事 請問安好已畢 向母親陪笑問有何事 二太太指道 是你巧妹妹……文龍接言笑道 趕是有人給提婆婆家麼 巧姑娘忸怩着道 我是替有婆婆的主兒 向您提補兩句話 您倒湊我的趣來 二太太忙伸手拉住巧姑娘 向文龍攔道 不要惱吓妹妹 卻自笑道 我們姑娘 就是離不開我和他小嫂子 容過兩三年有合式的 招贅他養老女婿 巧姑娘說聲您瞧 一扭臉兒 見姨太太領着小呈秀 從套間兒走出 口中說道 小姑娘找娘哩 韻初趕着進步探身 文龍拍

會 言 情

社

會

言

情

着手兒道 找我不來 別累娘了 巧姑娘早脫手回身 硬給攬入懷裏 假着臉兒問道 不用說 必是被你阿瑪給吵醒了 可也別想起來就膩你娘 跟姑姑這兒坐一坐 等着太太 也就睡覺了 隨就低着眼兒措辭哄逗 二太太笑了笑 向文龍問道 這南邊兒不遠 有座新成立的女子師範中學啊 何二小姐今午前去報名 順便來瞧看我 你巧妹妹聽他一說 也願意去報名投考 因為後兒就截止報名了 所以找你回來商量一下 文龍道 妹妹這倒有志氣 那時就煩舜英替報名不好麼 巧姑娘應聲轉面 笑了聲道 老哥哥居然沒給駁回 還是香嫂知道三哥的心意 奶奶和我總防着您有個不樂意 文龍笑道 現在新創設的官立學堂 規矩很好 課程也多注重漢文 預料開學以後 教員必多認真教授 學生不至於空講及毛 這正是有点根底的女子 自求增長學識的好機會 妹妹有志上進 我怎能不樂意啊 巧姑娘問道 那們 讓我香嫂也去報考 好不好呢 文龍道 好是好 就是他真累不了 巧姑娘道 可也是的 那們 我就去繕寫履歷 遂把小呈秀送入二太太懷裏 望的初一 笑 說聲三哥請這邊來 文龍隨到寫字台前 半伏身替打開墨盒兒 瞧他裁紙潤筆 一氣寫了(季織雲年十七歲)註明京旂籍貫 笑着道 總沒得瞧妹妹寫的字了 真工整 又秀潤 往後該開具三代了 巧姑娘低聲問了句話 申說着道 所為討咱們奶奶的喜歡 文龍告以這卻不必 二太太向這邊望着問道 有甚麼為難的啊 文龍

社

回道 巧妹妹打算開具這邊的三代 二太太忙道 娘兒倆好 不在這一層 還是寫那邊的是 不然 六爺六奶奶知道了 雖不至於不樂意 可是你那早故的奶奶 有靈有知 不得怨我這作嫂子的 佔奪他的女兒嗎 巧姑娘一聽這話 不禁眼紅欲淚 答應一聲 依言寫好 文龍取到手中 轉向母親回道 明早就去替爲報名 不過

兒子還想着 讓您沒過門的媳婦 也去報考 巧姑娘道 那更好了 二太太點頭道

那就回屋給你丈人寫信 因吩咐韻初不必在此守候 韻初陪笑答應 隨同文龍回

屋 看他寫過了信 說笑些時 問明前院上屋關了房門 他們也便關門歇覺 次早

言

文龍起牀 韻初已從前院問安轉來 迎頭告以關宅那封信 已差王鞏騎馬送去 帶

回話來 本且就去照辦 說過這話 笑了笑道 要不然 也替我報個名兒 幸得考

取了呢 能去不能去 臨時再定 文龍搖着頭道 我恨不能讓你靜養個一兩年 你

再多添一項事 我便多擔一分心 算了吧 你直當心疼我 別貪功好學了 韻初聽

了 陪着笑兒挨身坐下 告以近來心氣是壯多了 沒見我肌膚氣色 都顯着滋潤了

嗎 還瞎擔的甚麼心 文龍挽住手兒 輕輕揉搓着道 話雖如此 還是省点心兒的好

又察視着道 再能豐潤個五六分 便和他差不多了 韻初微笑着 我真不忍得

和你再使性子 可是你呀！文龍忙道 我知道話又說得簡單了 你怨我！韻初味的

笑道 一個作爺的 總沒個振作氣兒 趕明兒新奶奶過了門 這毛病可得多扳一扳

情

文龍道：「拔甚麼呀？我忍心拿你立臉麼？再說他對你早有個不錯，也不是器量窄小。拿你立臉的人，若不因為這層，我還捨不得撇卻你說的那一位呢。」韵初咳了聲道：「你只顧惜着我，卻難爲了那一位。」據何二小姐說，他新病剛好，昨兒一併報了名，要與姑娘一同考中，將來總不斷重往咱們這兒來。那時你們見了面，怕要難以爲情呢。」文龍道：「事過情遷，那容滯於色相，他不說，就說我呀。」新奶奶怎麼好，都不能移轉我對你……韵初趕着攔道：「別信着意見說了，再不聽勸，可別怪我又使性子。」隨笑着奪出手去，告以車早齊了，催同出屋，到上屋回過話。文龍出門先到女師報了名，一路出城，到館後往家通電知照，一連在南城忙碌兩天，這天接得家中電話，巧姑娘考試很得意，關家並有信來，報告出榜很快，因而連日晚間進城，早間出城，順便就到女師門前，替着觀望打聽，盼得女師張了榜，巧姑娘名居前列，其次如何舜英、吳淑娟、關家的聯姑娘，俱已得中，單單不見昭姑娘的名次。二次從頭按名數下，連稱怪事，心想許是得失念重，矜持太過，不然何至於考不過乃妹呢？當在榜下怔了會子，那身失望神情，真比自己當年錯過鄉試機會，還透着懊惱難過。轉念萬一關四老爺來替女兒觀榜，翁婿相對，必更兩難爲情，遂急轉回家，選着個勁兒，迎面便給巧姑娘道賀，說明名次高列第二，韵初正隨着元大奶奶，站在二太太身邊，和巧姑娘提說看榜的話，見文龍這一稱賀，趕着笑道：「不怪都

說姑娘一定高中 說着往文龍望了望 微歛笑容 巧姑娘一見 忙問熟人裏都還有誰 文龍一口氣兒 說出舜英淑娟聯姑娘 底下便改轉話頭 巧姑娘沒敢往下斟酌 轉尊一聲奶奶 笑說先讓我三哥回屋歇息 少時再開午飯吧 二太太點頭發話

文龍答應着折轉回屋 一片木底響響緊湊 巧姑娘挽回初聯步追進西裏間兒

見文龍像要寫信 初初喊杏兒看茶 巧姑娘叫道三哥 我猜着您要給誰寫信 文龍欠身讓坐 笑說那姊妹倆 是被我慫恿報考的 自然得給乃妹報個信 再藉着乃妹

安慰乃姊 初初接言道 可是說話得有分寸 別只顧你一面兒的責望 請想那位大

姑娘 比外還要多着一分失望 正是嗚吧吃黃連 有苦沒法子訴說呢 文龍微歎道

今幸而沒去考 若與巧妹妹同列榜首 更讓他難以爲情哩 初初問道 怎見得

我不追隨着 同落孫山之外呢 快寫信安慰那老爺兒倆吧 文龍提筆蘸墨 匆匆

寫完 冷得覆着 靜聽院中報道 姑娘姨奶奶 現有兩家小姐到了 接着 一人笑噴

道 我們拜望新同學 便便來看韻嫂 巧姑娘忙着出迎 初初隔着玻璃紗擋兒一望

向文龍說了聲 那位大半是吳小姐 忙也迎出屋去 文龍趕着封上信函 意欲躲

向東間 避匿不面 那知剛剛跑到堂屋 恰恰打個照面 舜英又推讓淑娟走到頭裏

文龍只得進前見禮 淑娟吻了聲道 敢則秀豪先生在家哪 舜英也嘆了聲道 好

難見的龍哥 我來了好幾回 總是不照面兒 噫這還往那裏躲 隨着鞠躬笑道 那

位玉蟾女士還說同來 是我沒有拾確兒 早知龍哥在家 悔不讓你二位見上一面
 文龍見淑娟那分楚楚可憐的神情 心中很不自在 聽舜英這片話 嘆了聲道 多日
 不見 舜妹妹這是何苦哇 隨讓道 娟妹請裏屋坐 淑娟手扶門框 微笑道 我們
 來得冒昧 攪了情談 文龍忙道 請裏屋坐談 別聽舜妹妹的 我巧妹妹 正來商
 量着 定規宴請舊相好的新同學哩 他們進屋落坐後 丫環婆子分獻烟茶 巧姑娘
 問道 那位玉蟾姊姊 也作了我們新同學 三哥纔怎麼沒提到哇 文龍笑道 說也
 真怪 我站在榜下 從頭至尾 看了兩三遍 並沒見有他的名 舜英接言笑道
 就瞧見 您也不理會 不是另有懸盼的人嗎 文龍被這話戳住心病 不禁面現微紅
 忙分辨着道 真沒瞧見 淑娟搭言道 他與巧妹妹 首尾遙相照應 名在倒第二
 酌初笑道 我纔說幸而沒去應考 得免落在孫山之外 這位卻將列在孫山之內
 倒也是件趣事 文龍一笑起立 舜英一見 指着問道 龍哥要遁啊 是本道 是士
 道 快說 文龍強笑道 有點兒特辦的舉 失陪失陪 舜英嘆道 算我嘴欠 娟姊
 姊沒得罪您啊 若是討我們的嫌 說着一挽淑娟道 走 找我乾娘去 酌初趕給陪
 笑攔住 轉面說道 吳小姐輕易不來 何二小姐這們說着 爺伴同姑娘 在此多陪
 一陪 我叫人去發信 就手到廚房看一看 文龍遞過那封信 回身坐下 笑說二位
 妹妹 敢是有話見教麼 舜英囑告韻嫂別很費事 轉向淑娟笑道 姊姊是不知道

這位龍三爺 總得和他使性子 隨指着韵初後影兒道 他就是降龍木 只可惜沒有到完全用武之地啊 巧姑娘忙着說笑岔話 文龍沒好意思回答爭辨 想說話兒 略同談了些時 老李媽來報開飯 韵初隨來催請 同到前院 二太太帶着姨太太鹽滙堂屋 在那讓座中間 何舜英忽張目望道 龍哥呢 當真乘間脫逃了嗎 二太太忙道 不能啊 他也沒吃飯呢 屋裏正在磨煩着 院裏趕向上屋走着的元大奶奶 嘯嘯兩聲 忙不迭的轉身請安 同時有人回叫着小姊妹 韵初回身探首只一看 忙接聲替通報道 趕則關宅二姑娘到了 大家都是熟人 離位迎賀致問 聯姑娘進得屋來 伸手扶住鼻梁架着的眼鏡兒 回賀見禮 舜英首先讓道 聯姊妹來得好極了 這是我們新同學第一次賀宴 正愁奉請來不及哩 快請入座 巧姑娘接言笑讓 聯姑娘讓讓就座 一面怪問道 既是剛吃飯 怎們我在街上遇着……舜英接言道 是遇着龍哥了 聯姑娘笑說不錯 只和我說了句有封信……韵初一聽 趕叫着二姑娘遞着眼色 怎奈聯姑娘一雙大近視眼 并没理會 仍自接下說道……機專人送去問我見着沒有 可又沒待回言 匆匆催車走了 舜英哦一聲道 您沒見着不是 我卻明白了 韵初趕又向巧姑娘遞過眼色 巧姑娘揶着笑道 既承三位姊妹賞臉 多少全得飲上三杯 舜英嚷道 一說就是三杯 我倒能勉強應命 這新病之餘的恐怕陪飲不了 淑娟忙道 誰病來着 二太太這時不免透着感觸 卻幸元大奶奶回聯

姑娘聞長道短 亂過一陣 始行上菜添飯 飯後散座 舜英從議 繼續分期請客

巧姑娘道 今兒這是趕上得的家常便飯 要說宴請賀喜 舜英接言道 咱們還是

後院商議去 聯姑娘忙道 幾位姊姊先請 我同我乾奶奶另有幾句話說 二太太

點頭道 正好兩便 韵初遂請姑娘陪同舜英淑娟往後院去 他先在這邊張羅伺候 聯

姑娘轉進上屋裏間 提到乃姊還回落了榜 未免有負我姊夫的期望 我怕我姊姊得

到信息 必致抑鬱悶苦 沒敢照直回家 本意上我九娃姊那裏去 順便先到這兒看

看乾奶奶 探聽我姊夫的感想如何 韻初從旁搭言道 誰說不是呢 我們爺着榜回

來 就忙着給親家老爺寫信 那意思 就是請您老爺兒倆 着實的勸慰着大姑娘

別往心裏去 聯姑娘縱鼻笑道 是了 怪不得在路上一相遇 和我說那半語子話呢

二太太道 說也難怪 幾家親友裏的姑娘小姐 單他沒得考上 聯姑娘道還有一節

纔打聽得 我們新考入的師範學校 春末夏初 就要開學上課 平常我姊妹同出

同歸 那時我一隨衆到這邊上學 剩我姊姊單身去到那兩處小學授課 真怕有些兒

難以爲情呢 說着頓了一頓 二次言道 本該去請我九娃姊過來說話 現在話既提

到這兒 這不是也過了年啦嗎 我想請您姐兒幾個切實商量下子 提前辦事 可不

可呢 二太太發着感慨道 今年這個年 也不知怎的 糊裡糊塗就過去了 說到這

場喜事 我沒一天不惦记着 隨向韵初指道 他更急盼着新奶奶早日過門 就是你

情 營 青 魁

那個拘執成性的姊夫 非待到秋去冬來 決意不肯從權 他這意思 早向九姨媽說到頭裏 姑娘你也不能沒個耳聞 聯姑娘道 話雖如此 我姊夫素最仰體親心 乾奶奶若剴切曉諭着 替作主張 也不見得一定沒個轉變 韻初聽這說法 無從攙言 元大奶奶又跑來從旁亂說 更不便在此聽話兒 當下獻了一遍烟茶 抽身來張羅舜英淑娟 不想將一轉到上房廊下 正遇巧姑娘伴送他們要走 舜英問知聯姑娘還在屋內 笑着約嫂 我們纔已商定輪值賀宴的辦法 這位聯姊姊 能隨喜不能隨喜 聽他自便 說罷進屋作別 齊車走了 聯姑娘向巧姑娘絮問些話 也便告辭而去 韻初沒能聽得那番談話的結果 二太太當下又沒提說 料是沒得辦法 抽身給文龍打電話 請他得便回家 文龍只說近幾天來 出城進城的 很耽誤了不少事 若沒緊要問題 過幾日再行進城 韻初料是藉着題目 規避巧姑娘一般新同學的紛擾 電話不便深談 約略告以聯姑娘勸告事項 探得口氣 放下電話 自向二太太來作報告 纔知又到了一位乾姑奶奶 曉得這位淑卿乾姑奶奶 是過了她婆母的生日 特來道乏 上前見禮 淑卿表過謝意 笑問聯姑娘剛走的話 二太太順口說出他的來意 並說他去搬請那位九老太太 出頭來替備宴 只是你三哥那份執拗 姑奶奶你總知道 淑卿道 按說總算隔了年啦 是了就是了 韻初搭言道 纔說電話我怕我們太太着急 特意催請回來作個商量 偏我們這位爺只說公事太忙 一兩

天不得進城 淑卿笑道 這叫作成心推託啊 二太太道 是呀 你們兄妹素最說得來 他從大年初三去拜壽後 大半還沒再去一闖哪 這們辦 回頭再打去電話 就提乾姑奶奶找他有事商量 叫他一半天到那邊去 累姑奶奶你給切切實實勸上一勸 淑卿笑道 行也 不過聽不聽 也沒拿手 娘兒幾個說笑些時 擺了一回點心 淑卿因是鑽乏忙碌 匆匆告辭 他走的工夫不大 接續又來了兩起堂客 一位也是道乏 一位是來請份資 前後走去 喜姑娘又從他婆家跑上來 巧姑娘笑道 今兒犯家女客 韵初道 好在喜姊姊許不走了 還不至於累人迎送的頭腦發昏 喜姑娘一一見了禮 笑說姑娘姨奶奶都不曉得 新年一過 我一個人兒 看着那份破家 實在的悶苦得難受 二太太笑道 怪不得這次沒等接呢 韵初笑道 好在姐夫回了心 喜姐姐不再受夾磨 不至又硬往回接 老李媽也說讓人省心了 姑奶奶你在這兒多替一替我吧 喜姑娘道 媽呀 你老人家 是在宅裏養老的人了 太太輕易都不肯指使 姑娘奶奶更不願恤這老面子的 要替替甚麼呀 比如我要不回來呢 老李媽轉面笑道 太太應應喊 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 與往年情景不同了 二太太笑道 姑奶奶歇一歇 咱們娘兒幾個闖小牌兒 當下歡歡喜喜 岔開不少煩悶 次日吃過午飯 娘兒幾個又商量解悶的法子 文龍自館中來了電話 韻初挽同巧姑娘去電談好久 仍舊挽手回轉 見已安排好了牌桌牌墊 走進二太太跟前 笑

說道：「怎又闖紙牌啊？」二太太忙道：「姑娘你說甚麼好？要不，你擲一擲狀元籌。」因向韻初笑道：「正好試試女榜眼的手法兒。」衆人轟然道好。忽聽一聲通報道：「郭九老太太到了。」二太太首先笑道：「真給搬請來了。」率衆迎入。郭九太太一進堂屋，笑說我這一來，把娘兒幾個的牌給吵了。」二太太道：「他們都不好逛，閒着沒事兒，我們姑娘打算放一放堂。」大家因有改擲狀元籌，家數兒多，所以設在這堂屋裏。其實我們都想到您必光降，卻沒想到今兒就來了。」郭九太太道：「對了，我還沒給姑娘賀呢。」差一差兒就是女狀元，巧姑娘忙說不敢當。隨道：「我三哥說得最好，這風箏寸尋的考試，誰都有個幸與不幸，就拿我昭姊姊說吧，執了兩三年的教鞭，別人不說，真會考不過我，再說這次榜上有名，就我們所知道，遠不如我昭姊姊的，很有得是。」您說不是有幸有不幸嗎？」九太太點頭微笑，轉問韻三爺：「想必沒在家吧？」韻初明白這是衝着自己問的，只自不肯搶話，元大奶奶半天沒得強嘴，忙插言道：「九太太猜着了，多一半兒許沒在家。」郭九太太睨了他一眼道：「呦，我忘了一動問小姑爺了。」元大奶奶不明白這個說法，拱肩一笑，還待搭話，郭九太太喚着親家太太，笑說三爺屋裏這位姨奶奶，心眼兒太多，我們小姑奶奶又真沒心。」二太太還了一笑，向韻初道：「既問你們爺，你就進前回話。」郭九太太接言再問，韻初陪笑回道：「昨天二姑娘由這兒走後，就趕給我們爺通電，謂於今明日回一闖家，將總我們姑娘還和三爺電談來。」

着 巧姑娘一聽遞過話，應聲笑道：「九太太是不知道曉，我三哥向愛在心裏作孽，纔我問到這節，也只說業已去信安慰，別的話都沒得提。」郭九太太笑道：「他那裏了板的說話法兒，我何嘗不知曉啊，因是聯姑娘心上，確有說不出的苦處，我特來替提說一下。」當向二太太問道：「你兩家又親又友，結了這層新親，除去放定那天，請問另見過我們續姑奶奶，你們親家太太了麼？」沒等答話，又自接下說道：「他家現在令人爲難的，就是這一個人，既不着調，又不通情理，作足了鴉片烟，甚麼事都要管，又真不懂得怎們個管法兒，外號兒就叫作攪屎棍子，平日裏他父女三個相敬爲命，姊妹倆難得單身在家，雖說那們大的姑娘，不怕繼母娘深分虐待，可就那鼻子臉子的，整天際兩不交談，趕上點兒，就給小鞋兒穿，真得說是够人受的。我們四姑爺慈慈厚厚，自在外邊一躲清淨，姊妹倆先總同出同歸，兩相厮守，趕明兒各上各的學，回家早晚，在家時候的多少，彼此一參錯，日子多了，犯起警拗兒來，沒個人兒互相勸慰，請想這有了婆家的姑娘，還聽得了那份嫌話，受得了那份悶氣麼，這便是我替着催婆的臨時理由。」娘兒幾個，切實商量一下，「半天天給我個回話兒就是了。」略坐了坐起身告辭，二太太送令走後，帶領衆人，哄着巧姑娘，擲了半日的狀元籌，吃過晚飯，改闢紙牌，約在二更向盡，四班兒牌將到末尾，二太太一手全索兒尋和，隔着一家兒正是前初，忽的闖出一張大索子，二太太偏沒瞧見，忒

手去叫自掏兒 忽聽耳邊一聲笑道：「那張九索就和了，並替報着賀兒道：『全索兒九蓮燈，這一牌可贏不少。』」二太太轉臉笑道：「呦，你是甚麼時候回來的？」一面伸手攪和着道：「我還贏你們嗎？」收上去，談正事吧。便向兒子說道：「那位大媒，白天已然來過了。文龍找補着請過了安，陪笑回道：『兒子就爲這事進的城，午間經我巧妹妹從電話裏再三囑告，趕就勻着工夫，到籌備開辦中的西安市場去，找我這位岳父暢談。他姊妹的難處，當時也聽說了。兒子的苦心，我岳父也很諒解。』」已而訂冬臘月裏再定吉期。巧姑娘一看前初，齊聲問道：「怎支的，那們遠啊？」文龍道：「這是我們歸兒倆合意酌定的。」由那兒散後，沒顧回家，出城去趕辦公事。日落時分，進城去，看乾姑奶奶。二太太道：「是呀，他提這事沒有？」文龍道：「很勸說了，不少話。一經提到我們翁婿面洽的事，他就算白熱心了。」二太太眼望韻初言道：「那們話都不用說了。明兒可叫誰去回覆大媒呢？」韻初沒敢回言。一面一遞眼色。文龍忙道：「奶奶不用爲難。」明天兒子去當面聲說，豈不較爲圓全麼？」二太太点点头道：「這還像句話。」文龍得到母親笑言許可，次早去到郭宅面致了回話。折轉出城，過了幾日，這天接到家中電話。巧姑娘應着新同學的邀請，請二太太帶同韻初前去。韻初力辭不脫，催令回家坐鐵。忙過應預備的稿件，趕回家來，不想他們等候過久，先自奉着母親，帶着小呈秀，和隨行人等走了。元大奶奶膩着幾個孩子，在院中鬧得反了天。一面兒

閒話嘮叨的說得起勁兒，留守的老李媽低頭忍事，一見三爺回來，那母子們頓然雲消霧散，相率着跑進南屋，又覺好笑，文龍皺了皺眉，問了遍話，自任上屋看書坐鎮，耗到掌燈大後，二太太率同衆人回來，很高興的有說有樂，跟去的婆子們，都說這東安市場，纔開辦一年來的，竟這樣熱鬧，比那個落到開彩拍賣的福壽全，所改的大觀樓，又繁華，又寬綽，真得說是北京第一，文龍在母親跟前侍談片刻，回屋歇息，次日清晨，先自起牀忙碌，臨走推醒了韻初，一笑出屋，到前院稟過母親，自去安心經理職務，展轉過了新春，又是首夏清和的天氣，女師專校也早開學，每到星期這天，必有幾個新舊同學，就近來找巧姑娘談話，後來學校爲外省來京肄業，和住家相離較遠的女生們，添備宿舍，那住校的女同學裏，有和巧姑娘聯姑娘何舜英吳淑娟投緣對勁兒的，星期六下課無事，也就近聯踪，也袂來到季宅，大家聚首談心，隨時遊戲，日子一長，就有向韻初補習算學，進而希望向文龍請教文學的，本來那時代的女學生們，家教良好，校風純潔，社會上的風化，還在趨重道德，一般都是衣飾樸素，舉止安詳，在研求學業以外，只是本校同學裏互相聯歡結識，決少在外面閑遊濫交，作那不名譽不道德的嗜好與行動，也搭着那時可遊逛的地方不多，即如宜南的香廠兒，還是麝皮局彙存穢水的臭水坑子，中央公園還是社稷壇，圓丘先農兩壇全沒開放，就有不重道德不顧名譽的男女青年，也沒地方去縱情遊樂。

社 會 官 情

傷風敗俗 甘心作那羣中的害馬 這般女生既沒染受外界惡化 有時展轉熟識 幾個不同性的朋友 也多比較有學識 互敦品節 文龍另有感慨 始而略作周旋 繼而避免嫌疑紛擾。但分家裏沒有需要事情 便去經營筆政 奔走為益 加以同業同志裏的酬酢往來 常常延期多日 始行回家看上一看 到學堂暑假期內 尤且不輕易回家 流戀 中間經過繡鳳的週年 也是城裏城外兩奔馳着 幸陰容易 暑往寒來 忽忽光緒帝病勢漸消消息 傳得滿城風雨 在帝朝時代 遇有帝后大喪 三年期內 所有官紳商民間的嫁娶慶賀宴會等事 照例一律禁止 市面上的飯館飯莊喜轎舖 實際上等於停止營業 其名叫做斷國孝 論起這能制度源流 當然根據春書經上所說的 (三年四海遇密八音) 不過堯舜時 或真由於人民自動 近代多由官強制 可因王道本乎人情 往往由百日往後 戲園飯莊以營業關係 一則許令說白清唱 一則準其變通小賣 嫁娶一項 官紳儘管禁止 商民略可通融 又在未經小歛 未從宣布國喪 儘看前三日的限期 無論城鄉市鎮 聽由急切操辦 官家暫不干涉 所以習慣下來 一經傳有斷國孝的風聲 街市里巷中間 第一樣最忙碌的 就是喜轎舖 記得前人的詠雪竹枝詞中 有兩句最恰當的是 (未聽內府傳黃檳 先看沿街跑彩輿) 可以想見當年相沿慣例的一斑了 清季這位光緒帝 上受母后壓制 下受羣小欺侮 久病綿延 早成不治 所謂龍馭上賓 早

社 會 言 情

在一般商民意料以內，病勢大漸的消息，纔經洩漏於外，轉瞬就傳遍九城。只訂婚的忙着迎娶，未許婚的，只要姑娘到了年歲，今天訂婚，等不到後天，男家即便娶不起。女家真能連聘帶娶的送令過門，甚麼叫爭聘禮，賠妝奩，又甚麼叫講排場，辦喜事，時常一頂轎子，立刻搭人，喜轎鋪忙得送了花轎，借用棧房的引魂轎，單上個鈔舊紅圍子，饒着價錢託人，誰都能够認頭將就，說到熱心促成季關兩家新親的郭九太太，他們老爺身為二品大員，自更得信較早，在他得信的那天兒工大，一面派人分給兩家發信，敦促急辦，一面由電話裏親問文龍催問，文龍想這應變從權的嫁娶，既學習慣通例，若再執拗着，一關就得三年，不且爲大媒所不許，母親也必不答應，當就提出馬車親迎，免去花轎鑼鼓，遵禮拜堂，成禮暫不成親的變通條件，由電話裏，請向女家商酌，隨後趕回家來，母子們談說會子，文龍從到如能得了女家同意，自須讓這三天內舉行婚禮，倉猝中間，也只能通知遠家至近親友，略作場面的初奉命跟回回屋，先開言道：按說也到了應的法定時期，偏是大局上生有變動，新奶奶着實得受屈哩，文龍抬眼看道：你更聯帶着受屈了，韻初忍將臉一整，回問着道：這是甚麼話，難道爲了侍妾……文龍忙往前挽着笑道：你瞧你又犯上小性兒來，要知我的意思，且說又得把你趕羅的忙上加忙，累上加累，韻初嗤然一笑，讓令坐下，款款言道：我這代管家務，本是過渡搭橋，照你纔那說法

社 會 言 情

將來要讓新奶奶有個誤會 我還有地自容嗎 誰往後該檢點的檢點 我也決不再和爺使性子 若不聽勸 鬧得三面兒爲起難來 轉句文說 可別怪我有個拒門不納 不敢當夕 再說我早自入了癆症 沒承望延遲到了今兒 身子倒顯着強壯起來 可也是諸多仗着你的體諒 既已到了今兒 那們 替新奶奶操持預備 當然是我的職責 文龍笑攔道 不必說 你的語意我早明白了 歸期我的語意 你豈沒真明白 咱們不用饒舌 你是對我那成禮不成親的條件 防着正言相勸不生效力 特來這們旁敲側擊 我也實說了吧 先所說的你聯帶着受屈 就指的這一節 我在大禮和閨情上 已想有補偏救弊的法子 隨附着耳道 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 然後放了手 懇切言道 你依着我這話 去替稟請成全 我這兒靜候回音 韻初起立指道 你呀 一笑轉身 登登走去 文龍隔着玻璃遙望他的後影兒 發着感慨 忽一轉眼 走到黃雲女俠那張相片近前 端詳好久 自言自語道 成禮不成親 當初原爲幻形 黃雲女俠的蘭姑而發 現在卻當真用着了 不防耳邊咳了聲道 別發感慨了 九老太太來了回話 說您老爺兒倆倒對了脾胃 文龍見是韻初 還他一聲嘆 轉問此話怎講 韻初失笑道 這你又明白了 我也明說了吧 親家老爺先本不肯回娶 後聽說成禮不成親的三項條件 纔笑說到底是他 這還可以 太太對我替回說的辦法 也含笑點頭 已派老李媽去請乾姑奶奶 叫爺到上屋去呢 文龍笑說有累有累

相偕着轉奔前院 轉過鑽山穿廊 巧姑娘正與何英舜相挽着 走進了月亮門兒 韻初道 小姐姑娘都下學了 搶前迎住 順口告以迎娶新三嫂子的話 巧姑娘笑道 忙起來就這們趕羅人 舜英低頭一笑 附耳說了句話 放手急走 巧姑娘笑道 你真熱 扯我要上那兒呀 舜英低頭一笑 附耳說了句話 放手急走 巧姑娘笑道 你真熱 心 忙叫婆子追逐招扶 轉手挽住韻初 歷借升堂 含笑讓着三哥 先後進入上房 二太太笑問道 舜英呢 巧姑娘先鞠躬 後答道 他聽說忙着娶我新三嫂子 轉去 迎告後面走着的聯姊姊 叫他趕緊去 舜姊姊說了 這就轉來 文龍微笑道 他呀 明兒也不來了 韻初接言道 對了 是我一時忘了神兒 巧姑娘笑道 我們校裏 還沒出示停課呢 明早連同那一位 非挽合同來不可 文龍接言道 那是何苦呢 二太太只說求你雲英姊姊來幫個忙兒得了 文龍搖着頭道 也不必了 說着 老李媽接到了乾姑奶奶 禮畢 文龍把大致辦法一說 笑着道 就求妹妹完成 那齣彩樓配 預兆 替我實作一回臨時新郎 淑卿道 有這樣的便宜事 就怕新嫂子不表歡迎 隨叫聲乾奶奶 笑說主兒總算不錯 好在我額娘給了四天假 這場忙合 我一個人兒包了 但不知洞房安排那屋裏 二太太道 按說是在後院正房 你三哥的意思 要在西小院兒 所爲擇土兒就住 省得現安置 那邊也不備送木器陳設 只由陪房帶過應用必需的衣物 咱們也不多請親友 眼前雜事 有姨奶奶去忙合

社 會 言 情

大面兒上 可就求姑奶奶你了一淑卿笑道 我既來了 決不拿架了 娘兒倆指到那兒 我辦到那兒 何況還有姨奶奶給預備一切 酌初陪了一笑 巧姑娘接言道 還是姊姊真爽快 淑卿笑道 也得分人分事 文龍忙道 就求一切多受累 隨即專誠宴請 席散續議中間 那追送舜英的婆子 轉來回話 原來他婆子回校 又跟送聯姑娘回家 這是纔由內牌樓折回 回完了話 呈交所得賞錢 酌初先向二太太請示 然後發話道 這是你從外邊得來 宅裏同事不能分你的 謝過姑娘太太 拿去吧 那婆子滿臉堆歡 遵命下去 文龍另囑告酌初些話 稟明母親 趕回館去忙碌 次日只由電話裏 和家人往來問訊計較 並沒滿城 專報兩界同人聞知 不免要趁熱鬧 文龍婉言謝卻 告以將久舉行銀婚儀式 再領厚賜 大家一笑而罷 到得第三日 文龍忙完了經手文件 於近午時分趕回家來 一見母親正邀同青淑妹預宴大媒 遂當筵中訂邊禮昏中親迎 略加變通 恭送大媒走後 陸續來了幾家親友 連同本族人等 男女也在三四十位 對這成禮不成親的辦法 多數不以為然 文龍隨口敷衍 並不辨白 迎昏黃昏時分 全份公服 坐入雙馬車內 實行親迎禮 到得女家 大媒引領謝過了親 在內客廳小坐 待到新人悲啼隱約 經衆多親眷 並女生多名 簇擁着轉到廳前 新郎出階階下車旁迎候 容着新人升輿坐穩 執行過御輪儀節 然後登輿並坐 啓行出離女家 迤邐南來西折 進得家門 直到垂花門外

首出淑卿陪同大媒 扶令新人降輿 酌初帶着全口婆子 隨行撻撻 一路引入大禮堂 新夫婦舉行結拜交拜和一切的拜見禮 送入洞房合盃 文龍一見禮式告成 向新人交談 面託淑妹代在洞房作伴 換了常服 別過家人親友 自去出城回館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交代

第十七回 諧吉期笑語頓生春 輸誠惻愍情分寄柬

話表文龍和新人景班昭姑娘 從前雖很厮熟投洽 定親以後 在培貞女校見面 只是兩避嫌疑 不曾互通情曲 當晚從權親迎過門 一路同車 也未交談 合盃禮畢 經文龍邀淑卿姊妹 洞房伴談 昭姑娘對文龍兩款洽談話 仍自矜持着新娘態度 低眉斂笑 約略答了一兩句 轉向侍談的酌初低讓坐 文龍認爲對自己用情上的表示 起立言謝 禮不可廢 情也不可卻 請淑妹多承偏勞 含混着說一句表個明 天見 一笑出離笑開兒 由韻初張羅着 在這外間卸去公服 換穿便衣 先去稟 明母親 後向未散不走的親族友誼酬應一番 自行出城 到館中 將住二更時分 同事夥友一見 滿賀的道賀 笑問的笑問 畢笑村素最嘴尖 又沾些外面習氣 一照面兒就護了聲道 有得 真狠着心奔出城來 這道透着不近人情 有位稱呼 榮允宜的 比文龍大着十歲上下 彼此早就投契 和笑村更有總角之交 原係同文館學生 英文很好 只以性懶好酒 在此住閒 正因笑村忙完稿件 湊在編輯室裏

情 言 會 肚

對坐着滋潤酒兒 當時攔道 笑村先別說醉話 一面哈哈笑道 三弟 我真佩服你了 果然說到那裏 作到那裏 這辦法自是創舉 可稱新聞界中的新聞 只新人一方面兒 有些怪難為情的 文龍歎口氣道 笑村固然語帶醉意 四哥也所說者小 要知兩宮先後崩逝 天明後就正式頒行哀詔了 明知這是國家興衰的大關鍵 那能忍心去享受個人的新婚樂趣呢 榮允宜道 吾儕小人 何足以知國家大事 只知道從權嫁娶 既為何例所許 三弟就無須平矯枉過正 今兒不提了 但問佳期究在何日 說句笑談 難說讓迎娶過門的弟妹 仍自過他那處女生活嗎 笑村接言道 還是的呀 四哥也操心及此了 文龍道 兩兄這們關心 小弟卻不會矯枉過正 也說可笑談 現正靜候着欽天監所擇定的吉期 兩人聽得一怔 齊聲問道 這箇隱謎 早難得猜破 文龍道 不出數日 自有明文替我宣布 少安勿躁 另談他事吧 笑村做出很滑稽的呆恭神氣 是是連聲道 那們我來請問 免傳皇帝病篤 後傳太后薨逝 又有說實際上 太后先逝 皇帝暴崩的 轉繞你只混含着說 兩宮先後崩逝 究竟誰先誰後 個中有沒有別項隱情 我們聽貴价說 今天午後 明貝勒曾請你到府一談 或者就為此事 不可不說給我們聽一聽呢 文龍道 明貝勒約我談話 告以兩宮雖已先後崩逝 外傳各情 萬勿輕信 縱有疑難 務須慎重登載 此外言不及私 因歎道 我輩忝操筆政 生非其時 世無史魚董狐 兼之堂高簾遠

探聽罷，這也只好和那明末的紅丸挺擊等情，傳爲疑案，留作後人探討罷！夜氣已深，二位的酒該盡興了，遂自到辦公室內，預備兩項稿子，即行就寢。次日早起，各處照看了一番，回家見過母親，恰值淑卿巧姑娘都在西小院內，只有韵初現在上屋侍候。文龍笑問昨晚今朝的風景，二太太一指韵初，笑說新三奶奶規矩嫻熟，就是神情上，不像先前那們落落大方的，對他很有情意，可也顯着拘泥些個。纔我把姨奶奶留在身邊，由他姑嫂們隨便去說笑，待一會兒，聯姑娘隨同他九姨媽就來瞧看，又笑道：「今早你乾妹妹已給開過了臉，他總是羞容可掬的，這是咱們娘兒三個說，你不必不放心姨奶奶，他也先不必交出日子來，你回到新房裏去，可以拿出你那婆婆蠻蠻的勁兒，多多的溫存安慰，誰叫他這們百般受屈呢？」又與蓉三奶奶的境遇和性格兒，彼此大有不同，你乾妹妹今晚就得回他的家了，姨奶奶有名分關係，不能在那屋伴寢。隨問道：「我這話你明白不明白？」文龍忙道：「兒子明白。」二太太道：「諒你也不能裝糊塗，去吧。」文龍陪笑答應着，轉向韵初問了聲呈秀呢，韵初告以新奶奶很加疼愛，現跟着姑姑，在那邊說笑呢。文龍點頭一笑，轉奔新房，一進外間兒，陪房伍媽迎頭請着安道：「姑爺回來了，裏間伺候的小丫頭，聞聲一打帘子，文龍進屋看道：「大嫂子也在這兒哪？」不待回言，趕向淑卿道勞，問過巧姊妹好，轉問聲新三奶奶好，昭姑娘隨衆起立，意在讓座。聽這一問，側轉臉去沒肯

社 會 官 情

答言 淑卿湊着趣道 這又沒在操場裏 也沒聽發口令 怎就向左轉啊 文龍接言
 笑道景班 你何苦這們：猛聽院中高聲報道 二姑娘九老太太都到了 太太叫請乾
 姑奶奶姑娘 伴同我們爺奶奶到前院去呢 文龍知道是韵初 容他進屋笑道來得正
 好 你攙一攙新奶奶吧 韵初廳聲進挽 昭姑娘低笑道 韵妹 你忙你的去 巧姑
 娘忙道 真是的 便叫小琴攙着新奶奶 喚着三哥道 這新撥過來的順兒 咱們奶
 奶叫新嫂子另給起個名字 偏是眼前好幾個字都用不得 因新嫂最愛風琴 纔想到
 小琴二字 文龍笑說好好 先自跑回屋來 將到院門 恰恰迎住了聯姑娘 忙退步
 打橫兒 低言道 請給勸一勸您姊妹 聯姑娘失聲問道 怎麼了 文龍笑道 沒怎
 麼 就是太愛害羞 聯姑娘也笑道 這個姊妹……文龍忙道 不都是極熱極要好的
 人麼……這時屋內衆人業已迎面走來 聯姑娘轉身搶步 街口一聲姊妹 透着有些
 酸楚 一面去和衆人厮見 文龍逕先來見郭九太太 這娘兒三個 當然有片計議的
 話 文龍仍自含混回道 吉期正自不遠 一見他們姊妹姑嫂聯翩來見 止住話頭
 就聽僕人一聲報道 親家老爺到了 通禮嫁娶的第二天早晨 本應由新媳婦的娘家
 母親 請出女賓 同到男家 男家預請親族女賓 設筵招待 旂禮名爲吃梳頭酒
 漢禮名爲會親 通俗一律名爲吃酒 季關兩家這場新親 從結親以至迎娶 昭姑娘
 那個不通人情的繼母 這嫁既不着手 吃酒也不出頭 仗着郭九太太 早把這層障

社 會 言 情

碍 預向男家說在頭裏 這場嫁娶 自是一樞變無不樞變 更值哀詔業經頒行 官民全須遵照國喪禁令 不得吉服盛宴 這天女家遂不另請女賓 改由聯姑娘隨同郭九太太來看姊姊 關四老爺極懇慰問從權遣嫁儀的長女 因而隨後到來 季宅也由家廚備辦較為豐盛的家常便飯 約由住下沒走的親族人等 分頭招待 交代場面 大賓郭九太太走後 季宅的親族人等陸續告辭 淑卿乾姑奶奶 問明專候欽天監擇吉的語意 交卸了臨時職務 訂明到日子再來賀 仍由二太太派人齊車 送他回轉了卡家 女賓裏只有聯姑娘 依戀着乃姊囁囁勸慰 外邊由文龍陪着關四老爺先在外書房作了番懇切談話 隨後陪送到新房裏 請他父女三人傾談衷曲 折轉來看母親 和姨太太喜姑娘一同陪侍些時 奉命回至後院房來 巧姑娘正在這屋伴談 一見三哥來到 笑說您二位該親熱會子了 起身走去 文龍笑歎道 情緣二字 真正累人 姑嫂姊妹 全所不免 正不限於男女的閨房問題哩 因提出一項要求 韻初擺手道 這事現在辦不到 我也不能去替說 好在這回是有限期的 待我另給約一位帳 文龍會意一笑 盡情安慰着一同出屋 看他折往前院 自來陪同老岳父女閑談些時 聯姑娘先行告辭 因學校停着課 轉往姥孀家去住着 關四老爺約定改日請酒 也告辭走了 文龍送出轉回 昭姑娘已在上屋侍候 和巧姑娘韻初衆人也都有了說樂 奉命同回新房 雖也有問有答 神情上究竟不大自然 吃過晚飯

社

會

言

情

文龍問明巧姑娘肯去作伴，笑言託囑，仍於二更前後出城回館。次日早起，瞥見公事桌上放着一張畫報，拿起看時，迎面一幅畫着馬車迎娶，題目是文明結婚創始者，不禁暗道：怪呀！這兩天還能嫁麼？再看記述原文，竟是本人親迎關女士事，略並有成禮暫不成親的記載，稱爲一時佳話，又不禁脫口說道：這是甚麼人，特意湊我的趣呀！二次看那題目，哧的笑道：在先不見得沒用馬車迎娶的，同時更該不少，怎硬把創始二字加到自家身上，這未免的太沒學問了。因又歎道：晚近的青年人，不是少見多怪，展轉傳訛，就是好奇亂來，自命創作，那又不止於沒學問，竟是沒智識了。轉念自笑道：別說沒益處，大可以歸遺細君，作個談話資料呢。遂折疊收入裏衣兜內，忙過應辦各事，到外院隨意照看，恰值畢笑村榮允宜諸人聚談噴笑，進屋問有何事，允宜笑道：還樂得大家肚腸子疼呢。文龍向衆人看了看，都在笑容可掬，只有笑村臉上微紅，手拿一張當日的報，低頭瞧着，當哦了聲道：趕是笑村昨晚晌又演醉酒了麼？允宜接言道：那原是他常演的拿手好戲，笑不勝笑了。昨晚是來了個莽和尚，臨時串演醉打山門，你猜怎麼着？沉香亭上的貴妃，也不願要那啣盃拿臥雲兒的把戲，不知甚麼時候來了個溜場兒下，直到此刻纔露，又笑了笑道：想是一邊兒思春去了，不過我所不解的，先他那醉譜兒，究竟是真是假？

文龍道：神鬼都怕惡人，倒是見機而作，不失爲識時的俊傑哩。笑村見說，轉面

笑道：三弟真有你的，這纔是罵人不帶臟字兒。外帶着我還不能挑禮。文龍笑說道：可沒有的話。轉望允宜問道：聽將纔那說法，莫非勝三哥又露了麼？允宜點頭道：笑村現在不挑你的禮。子華昨晚可大問你的罪。鬧着另日喝喜酒呢。文龍說了句：誰叫他行踪無定啊。這工夫，笑村站起身來，搶步一推風門，接進一本黃皮兒報。改良的諭抄彙存，翻開只一看，嘖嘖連聲，回身笑道：剛說喝喜酒，欽天監擇定的御極吉日，就經明文宣布了。允宜道：新皇御極，就便有筵宴可赴。咱們身非權貴，那能喝得着喜酒啊。笑村先說了想頭二字，隨伸手指，文龍點頭笑道：到日子我必請酒，便將報本接過，和那張畫報帶在一起。笑村屈伸着手指笑道：趕則還有一星期呢。允宜笑道：你真愛操心，難說這就饒得順口流涎了麼？大家聽這語意，雙關，不免拾了一笑。笑村恨道：四哥不用嘴欠，到時候反正饒不了你。文龍笑說：不敢。一見天氣近了晌午，向鈞衡甫那邊打過電話，隨後來赴同業會議。其時他們那份白話報，也經出版多日。張桂圃也擺脫了勸學職務，與岑嘉新幫同衡甫的老弟通甫，辦理筆政。文話報那邊同人，衡甫以外，除唐甲民來自京西田間，其餘全是留東同學。另外有個姓關自號希英的，在這羣人裏，要屬他的歲數最大。舊學很好，曾在保定作幕，因為目空一切，被同事的排擠下來，因而抑鬱不平，議論憤激，養成了一種乖僻性質。他和文龍的老岳關四老爺，係屬本家兄弟，大家見面敘談。

社 會 言 情

不免拿文龍這次成禮不成親的事，作個話柄。關希英卻說我那族姪女，素很開通，並沒世家千金的習氣。秀豪何苦這們迂拘？只此一舉，就把你那豪氣，減去了許多成分。文龍只說行其心之所安，並不多辯。改問當日議題，在提倡地方自治和公用電車以外，還有甚麼要事？說着，溫士衡沈衆擎王令漁華翰圍姜紹甫等，陸續來了七八位，共同開議研究，決定儘着預定的兩項議題，合力提倡。會議散後，業已過午多時，文龍在他們館裏一同吃喝，飯後有人提起孟終山徐銘盤兩事，文龍只說他們不知自愛，我私昧於知人，望大家不使提了。隨就起身要走。衡甫攔問道：這是要進城哪？當真的夜晚還出城嗎？文龍道：連日如此，不信可向館裏通電話。話，他又問道：那們幾時纔喝喜酒？他們同人轟然應道：這倒都得問。文龍笑道：快了，快了。明天報上大約就一律替我宣布了。說罷奪路出門，坐車進城。先去看望淑卿，然後轉路回家。王羣迎頭回事，纔知勝子華於午間來過一次，忙問這位三爺可曾着惱？麼？王羣回道：不像着惱的神色，還曾點頭一笑，說三兩天城外頭見呢。文龍明白那是默許上的表示，拿他與關希英一比較，不禁歎道：到底勝三哥的人窮志不窮，於情於禮二字上，認得清楚。進得裏院，邵值韵初隨同着昭姑娘，跟送二太太，自西小院轉來。文龍一見母親走得很輕快，進前問道：奶奶今兒很高興啊？二太太笑道：我纔在你們屋裏坐了一刻，隨問道：上好的黃道吉日，已有明

文頌布了。文龍回笑道：「奶奶趕剛已知道了。二太太回手指道：『早間報一送到，姨奶奶就指給我看。』沒甚麼事，不用到上屋來，都回去說話兒吧。」昭姑娘臉兒微紅着，依舊跟隨進了上屋。文龍暗扯了韻初一下，在穿堂候了候，不見有人到來，一時不覺往那院去好。忽聽一聲笑道：「這是作甚麼呢？」轉眼見是喜姑娘，沖口問道：「可知道我倒受上罪了麼？」喜姑娘進前低低說了句話。文龍點頭道：「我沒怪他，只怪自己。」喜姑娘道：「本來怪您的心志不堅定嗎？現在呀，聽話要緊。」文龍說聲「好」，自行折入花障門兒，順着十字甬路升階進屋，望着案上含苞未吐的盆梅，玩賞幾時。往館裏打了回電話，進得裏間兒，面面相視過來的劍儀攝影，出神遐想。小琴倒茶不喝，獻烟不吃，張着兩眼，陪着怔在一旁。帘子啓處，巧姑娘挽同着昭姑娘，閃身走入，勸了聲道：「我以為屋裏沒個人影兒呢。」小琴連聲「啣着道：『姑娘奶奶都到了。』」文龍驚轉失笑道：「姑嫂們都請坐。若不是小琴這一嚷，巧姑娘接言道：『他呀，也懂得人夢不知。』」我們進了屋子，纔驚得出了聲兒。」昭姑娘微笑道：「這可是定兒，怔着。」奴才不敢不怔了。」文龍發了聲道：「這可是金玉爾音。」小琴快給姑娘奶奶，看過烟茶奉。小琴抿嘴一笑，悄聲問道：「爺面前茶也有烟也有，全都沒動一動，請先轉敬。」不好麼？」巧姑娘道：「這是何苦？」叫小丫頭這們打趣。」隨吩咐小琴道：「你們幫儘管沒脾氣，也不許這們上臉。」然後笑說哥哥嫂子談心吧。」誰也別拘泥看了。」脫手就

走 趁着小琴高挑棉帘 登登出了屋子 昭姑娘剛要追挽 文龍取出畫報在手 笑說請看這個 有人給咱們畫影圖形了 昭姑娘不由止步 文龍伸手相挽 笑說何妨 同坐同觀 他雖沒遽然奪手 卻扭過臉去 吃吃着道 放穩重些 一面叫着小琴 文龍失笑道 他找伍媽說話兒去了 有甚麼事 我自會張羅着新三奶奶 昭姑娘慢轉身形言道 請放手 我陪你談話就是 文龍扶令坐在牀右 放了手坐到對面 指着畫報道 瞧這一欄 昭姑娘覷了一眼 發着恨道 早知這們愛擠兌人 我那時一死兒不點頭 文龍笑問道 果真不知道嗎 可是道並不叫擠兌人 昭姑娘不答這話 卻微笑道 早間有從南省來的兩封信 交由韻妹收着呢 順口叫小琴 這回他笑吟吟的跑了來 文龍叫去取信 昭姑娘道 你請姨奶奶來就得了 一見小琴走去 却又喊伍媽倒兩盃茶來 文龍笑說我喝自己會倒 你們姑奶奶也並不是真渴 伍媽左右望着沒得開言 小琴跑在頭裏一打帘子 韻初閃身走入 陪笑問道 奶奶教是提到那兩封信麼 昭姑娘欠身點頭 韻初回手取出 文龍並不去接 向着右首一示意 韻初也好 笑說爺請奶奶拆看呢 文龍又一指放在炕桌上的畫報 昭姑娘抬眼說道 不用瞧那個 這邊坐 信也不是給咱們來的 又笑着道 你肯不肯坐 咱們就對坐着 文龍笑道 你就坐一坐 不然 新奶奶又該金玉其音了 說着看那兩封信皮 頭一眼 見下款楷書蘇州如意巷孫絨 心內就是一驚 再看那封很厚的 下

款行書夏口字樣。知是如意夫人轉來漱芳的信。順口問道：這兩封信怎會來哩？一起韻初你也不拆看一下。一見誰都沒來搭言。拿起兩封信。悄悄遞入韻初手裏。笑說：頭翅兒快接吻了。韻初哼了聲道：新奶奶不肯說甚麼。爺別儘自慳了。蘭馨看兩封信。這又作甚麼。文龍道：我想喜喜歡歡的。看了這兩封信。未免令人不快。爺先給保存着。臨寫回信。再看不晚。韻初道：這一說。我們娘兒倆。全不用想。瞧一瞧了。文龍說聲：這便……昭姑娘呖了聲道：好妹妹。快別這們稱呼。從先我不還稱呼的嫂嗎……文龍接言笑道：是呀。從先見了面。總是和三哥討論文字。現在處到一處。怎倒不理這三哥了。昭姑娘裝作沒聽見。先那半句話也不說了。想要站起。偏生文龍擋住去路。韻初輕輕推道：何苦來呢。挽挽着昭姑娘奪路就走。文龍哧的笑道：我倒混得沒人理了。說罷跟踪追到前院。等候着吃完了飯。折到後院臥室。叫杏兒去要來那兩封信。坐在燈下。先取蘇州來的那封。自言自歎道：雲姊姊太多情了。忽聽帘外接言道：多情怎麼。也早是人家的人啊。何苦放着自家的人。不去溫存着呢。雲還了句道：累你替我溫存去吧。不想應聲走入的卻是喜姑奶奶。文龍欠身失笑道：呦。我會沒聽清楚語聲兒。喜姑娘笑說：沒要緊的。走進看道：信既沒拆。姨奶奶說了。請帶出城去拆看答覆。文龍將信封放下。微微一歎。喜姑娘道：姨奶奶怕您往左了想。派我趕來傳話。隨說您別怪新奶奶不高興。明兒應接回門。

情 言 會 融

那位不顧情面的親家太太，饒不肯接，還說堵操人的話，他說向例回門接姑奶奶，不是接姑娘，幾時實作了姑奶奶，纔肯出頭來接呢？親家老爺拗不過他，今年二姑娘來看姊姊，背地告知了姨奶奶，您想新奶奶的心裏，怎能好受得了？您要惡作對，犯生分，或是痴心怨望，因笑道：「那可錯怪了多年熟習的昭妹妹了，再說沒結親前，替您那們娛悅老親，沒過門前，幫培貞，老師專，您指到那兒辦到那兒，焉有過了門，倒和您一個勁兒，拿着新娘子身分的，太太白天到那院去，就因新奶奶扯征呵呵，思念生身已故的母親，盡情曉諭了半日呢，文龍起立，歎道：「我竟不知他又，有這份難苦，好在……喜姑娘笑道：「會佳期的好事近，早都曉得了，不然，還不多上一層害羞呢。」隨笑道：「姨奶奶教給我這們說的，可別怪我說話不留分寸。」文龍忙道：「焉能那們想，你也不是那樣人，立起一拱手，明拿着兩封信，轉奔新房，替換韻初，盡情勸慰了一晚晌，到時候依舊出城，前後一連十二天，總是午後進城，夜晚出城，這天到了借吉成親的日子，到了幾家親友，也熱鬧了一天，晚間仍由淑卿乾姑奶奶，有韻初陪着，送他夫婦雙雙歸房，淑卿說笑會子自去，韻初侍候新奶奶先行入寢，見文龍兀坐出神兒，進前附耳說道：「我知道你的舊感新情，聚成一起，可也得擇出頭緒，因時而施，別讓新奶奶有個誤會，沒見我打迭着精神伺候嗎？」隨給扶到牀前，低笑道：「待我再服事一回新姑爺。」文龍失笑道：「你去罷，便自寬。」

社

會

情

情

衣就枕 韵初隨後出屋 託囑伍媽一片話 到上屋侍候曾子 依舊不大放心 奉命退出以後 躡足潛踪 來到西小院兒 見房門業經闔好 先向外間窺探 伍媽已自鼾睡着了 暗道 他倒是心裏沒事兒 將纔那些話就算白託囑了 隨即轉到臥室窗外 驟然向內一聽 彷彿沒何聲息 急找窗隙窺探 偏又沒有稜縫兒 只見那對補着高燒的通宵燭 紅光閃閃 映射到窗上 一樣是洞房花燭情景 暗吁了口氣 側耳細聽 似有啁啾悶聲息 再留神聽去 像幾互相感問 只聽不出甚麼話語 暗道 總可以讓人放心了 退步自回後院 坐在臥室裏微微發了回怔 由杏屏伺候着 忍了兩個小覺兒 收拾出牀 帶燈梳洗齊畢 就聽房門響處帘兒一啓 悄悄走進一人 帶笑變了聲道 你倒成新媳婦了 想必夜裏沒睡好 韵初見是文龍 正色問道 作甚麼掩着懷就奔這兒來 隨道 橫有個魂夢不安的 快請吧 我要去伺候新奶奶了 文龍道 你真不怕累得過了分 要知我是被新奶奶催來安慰你呀 韵初道 不說你心裏擺忙呢 又拿新奶奶支莊 文龍道 不信你去問哪 韵初道 那們 去向太太回過話 再來隨便歇一歇 便自匆匆走去 文龍依言去前院回過話 轉來叫杏兒抱出衾枕 寬衣蓋好忍了一大覺 近午時分被韵初喚醒 催令盥漱 到新房裏同吃圓飯 飯後淑卿先自齊車走去 文龍正在這屋裏談笑風生 聯姑娘到來瞧看姊姊 隨後又有兩起 前來認親看望 文龍招待一番 自去出城回館 這天晚飯 經畢

社 會 言 情

笑村榮允宜等一般同人，挽留痛飲，被大家灌了個六七成醉，回到家來，二太太一見，便叫喜姑奶奶和一個小丫頭，攙架到西小院來。文龍聽是韵初，失驚相問，回說我還沒醉，伸手索要南來的那兩封信。昭景班接言笑道：先別和姨奶奶鬧醉譜兒，沉下心去想一想，倒帶出城去了呢。還是扔在那兒忘了啊？文龍也斜着兩眼笑道：我想着了，三奶奶你給藏起來了。昭景班一笑，攙住韵初，忙架住右臂，換下喜姑奶奶，扶令靠坐前窗。接聲道：這們好幾天了，趕剛沒作回覆，並且自己都不知扔在那裏。我來請問，爺可對得住那三位誰呀？文龍伸手揖道：不用你腹裏陽秋，轉歎道：三奶奶你是不知，道。昭景班道：我早聽韵妹說了，不錯，信是我給收的。可是爺那天晚間，遺落在這寫字桌下，第二天清早，經小琴拾起，交我收好。這話我也曾和姨奶奶說過。韵初自夫提來開水壺，兌上兩罈釀茶。景班道：回手拉開妝台抽屜，拈取兩封信，放罇面前，笑說請把那迷離醉眼，睜大着点儿。這可都是原來的封口。文龍望着韵初，笑道：你聽，新奶奶居然湊起我的趣來。昭景班自覺不好意思，挽令韵初同坐談話。文龍喝了兩罈茶，從小琴手裏，接過熱手巾，把兒，特將大眼角兒，拭了又拭，口中說道：省得醉眼迷離的，放下手巾，一笑取信，又是蘇州來的那一封。順手拆開，抽出信箋，共是四張，箋了一聲，從頭看下一時咳嗽，一時驚喜，咀念了句：這可萬沒想到，隨後又一拍桌道：這種種難題，可叫可怎生答覆。韵初

明在那邊陪坐說笑 暗向這邊窺察體認 偏是撐住了勁兒 沒肯搭言問話 昭景班
矜持不過了 轉面問道 兩封信纔遞了一封 就這樣爲難 依我勸 今兒先答這一
封就得了 文龍道 我也這們想來 景班接言道 我對爺和這位雲姊姊的關係 一
時難得認清頭緒 實在搭不上破兒 有得是高等顧問 何苦自己悶苦爲難呢 說着
叫過小琴 吩咐跟着姨奶奶 送爺到後院屋裏作回信去 一面接去信箋轉交的初
笑說你替我偏偏勞 我不是那鼠肚雞腸子的人 請吧 我到上屋侍候 回頭還去同
看答信底子哩 文龍笑說好好 伸手一扶小琴 愧！愧身形 初說聲少喝点兒不
則 忙伸右手扶住 景班趁勢催同出屋 自行轉奔前院 文龍進得後院臥室 也靠
前窗坐定 獎諭小琴幾句揮令走去 望着韻初笑道 難得他也能這們細意慰貼 韵
初笑問道 你今兒是裏醉 還是成心裝醉 杏兒一旁擻着嘴咀念着道 有了新奶奶
就不知心疼我們奶奶了 韵初忙說傻孩子 你知道甚麼 轉笑道 他雖不如小琴
那們機伶 我可喜歡他這老實勁兒 文龍点点头道 杏姑娘 你以爲我是真醉了麼
我這正是心疼你們奶奶呢 韵初笑道 我早看出你是有意做作 想到這屋膩我來
文龍忙道 膩字提不到 在那屋究還碍着口 真得仗着高等顧問給籌策着 好作
回信 因把原信可喜可驚的難點 一一指說出來 韵初道 果然可喜可驚 不能不
設法周全呢 文龍歎息着挽令並坐 低言道 無心插柳 竟爾成陰 這件巧合的前

社

會

言

情

緣後果 當初只會向你提過 現在只能和你商量 也只有你能信得及我 替我想個周全法子 又懇切言道 你看這封詳明哀感的信 不說後果 只講前緣 我若沒個周全辦法 還談甚麼情 作甚麼人呢 韻初俯首看過這四張花素信箋 低聲歎道 原來是封白話信 語真情切 隨咀念着或達二字 切切言道 假如沒這後果 這位奶奶未必肯提前緣呢 文龍緊握着他的手道 這真是知人之言 可有一節 我現告訴你說 新奶奶也好像當初的你 一索成胎了 他自然還不懂得 我心裏有那個底 不但這話先不能提 就這信也暫不能給他看 幸而他來淡趣 所以我……韻初笑攔道 不用往下說了 你的難苦 我全瞭然 好在我還沒交出家務賬目 又入了年前收款的巧機會 明兒先給勻出一筆款來 隨信匯去 信是怎麼寫法 也請依照我的條陳 等着回信到來 再定善後辦法 隨附耳說了寫信法子和匯款數目 文龍喜得一擁他的纖腰 偎着他的粉頰 連說好好 依你依你 韻初笑着掙脫身形 說聲也不怕杏丫頭笑話 一面給取出信紙筆墨 催令寫就回信 立給加封 笑說明早請自去付郵 我派羣子給辦匯款 新奶奶問時 全有我哪 那封信也請明早帶出城去 自由答覆 夜氣不早了 請回新房去溫存陪伴 再磨煩着 若是叫不開門 我可也是閉門不納 文龍知是無從強迫着他 起座長歎道 你這一舉 竟活脫兒是鳳三奶奶了 韻初嘆了聲道 沒那些說的 請吧 文龍依言轉到新房 纔知昭景班已目關

門就寢 任是叩窗頻喚 總也不見應聲 若問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交代

第十八回 憲會競幽都空談愛國 詞壇排絳帳小隱論文

話表文龍彼初勸慰着奔到西小院來 一見屋中燈光隱隱 人影沉沉 知道新三奶奶這是湊趣推情 令人可感 當下站到臥房廊下 用手叩着玻璃窗戶 頻頻喚問 雖沒得到聲響何話 料他決不能夢穩心安 便自聲說有道 在這新婚期內 我們既經達禮行權 誰也不可徇情害義 韻初素知守分 無論如何 他是不敢當夕的 請你留着推愛情分 俟諸異日 現在寒夜更深 這意外的我 已是肌膚生粟 涕唾成冰 若因此驚動了老人家 那不是愛他 反是害我了 屋裏的昭景班 先只隱忍着不作聲息 聽到末幾句 像是擁破作起 笑了笑道 我已帶着小琴躺好 難不成再折騰人嗎 爺請聳着吟肩傲骨 去向寒香索笑 明晚我必溫枕陪情就是 文龍聽這語意 知他已然心同情動 只難得自行下台 還轉着文道 暗香非不浮動 好景更自宜人 他既不敢爭春 我又何必索笑呢 說罷特意揚聲喊喚琴姑娘 驚醒了外間睡着的伍媽 他忙着下地開門 口中咀念着道 本來是的……文龍向他舉手一謝 含笑進屋 小琴擡亮了燈 低頭一笑 抱起鋪蓋出去 景班登鞋下了地 手理鬢髮 微微而笑 文龍笑道 敢則你主僕和衣聽着呢 我挨這半天的凍 够多冤 景班向跟進來的伍媽指道 那不是他 伍媽笑道 姑奶奶快別說了 若不依着我 這時也

得現起 反手合手的 就許招了涼 說着重給安放衾枕 圓身叨念道 我見姑爺拜
牀的那們虔誠 就知是義重情深 新舊一樣 姨奶奶又真明白……景班笑攔道 算
你有了理 別碎嘴子了 去瞧瞧還有開水沒有 小琴在外間應聲道 來了來了 提
遞開水壺兌茶獻上 笑問茶爐兒還很旺呢 搬來烘一烘 好不好 文龍忙說不用了
你們快去睡吧 小琴放下水壺 請問奶奶沒了差使 跟同伍媽走去 文龍望他後
影笑道 真機伶 就覺得隨手調理着 喝了那盞熱茶 催着景班同到枕上去談 比
頭天夜裏的情話 自又加多些個 朦朧一覺 睜眼天已大亮 先後一起牀 酌初飄
然而入 景班問知在外間兒等候些時 忙說你的事情多 不用這們惡羅我 酌初答
應着回了遍話 又含混着囑告道 王羣已有差遣走了 鑾別再等他送信 文龍點頭
微笑 帶好鈔物 到上屋見過母親 自去發了蘇州信件 轉奔館中 分給漱芳和如
意夫人 寫了兩封懇切答信 封入一起寄去 晚間回家 酌初告以新奶奶明天不回
門 定由姨姥家接去家宴 親家老婦聯姑娘爺兒三位 都在郭宅會見 伴對月也由
姨姥家替接哩 文龍歎道 就那們一個人 鬧得不成個家庭了 可自娶妻真不能不
慎重 好在我把話都說開了 親家老爺儘可隨便來看女兒 酌初道 太太也說了
一過新奶奶的對月 就留二姑娘在上屋長住着 和咱們姑娘 一同上學下學 所以
何吳兩家小姐 現又照常來了 文龍提說過了對月 我仍隔日回家 儘着工夫去奔

走國事 忽聽杏兒報道 新奶奶過這院來了 韻初應聲出迎 文龍也在臥房門內 迎面含笑 景班進屋笑道 我白天很不短來 並不希罕爺替招待 文龍笑道 我偏要招待 請坐請坐 接着纔那語意 提說得去奔走國事 景班按令酌初落坐 接首道 只要有正事 多少日子不回家 很沒關係 得着閒暇呢 就每晚回家 也沒問題 請想啊 他不專房 我不爭夕 爺還有甚麼可爲難不放心的 一見韻初起立伺候烟茶 忙又笑道 這院那院都是一樣 咱們自己屋裏 我不和爺裝新媳婦……文龍插言道 拗 沒過對月 這話說得有點兒臉大吧 昭景班似笑似恨 答了句 臉大靛臉大靛 轉喚韻妹 笑說我已知道 這場婚姻 全仗你實力贊助 你又甚麼來有功的人了 今兒咱們把話都說開了 最好你對我 像對我鳳妹妹……隨自己聒了聲道 該是鳳妹妹了 文龍微歎道 也可以各舉各論 景班道 依着繼室的名義與實際 就不能計較娘家的親戚 個人的年歲 纔是說順嘴了 穩重續說道 像對我鳳姊妹是的 大面兒上不廢禮貌 屋裏隨時都可變通 就說過了年 我奉命接管家政 也得咱們相助爲理 要是你鬧着繁文客氣 我不能開誠佈公 妹妹你想啊 能讓在外頭的他 放心家裏麼 文龍聽到此裏 不容斟酌表示 笑說好好 我也把話說開了 正好勻着心情 出去奔走國事了 光陰容易 展眼間臘盡春回 寒暑更迭 都門社會上 應着時勢要求 先後出現了若干的政會團體 這隨衆奔走的季文龍

遂常真的不遠啓處 談不到家事閨情 書說至此 自須遙接前文 敘述當時國事 原來清季的朝廷上 對於憲政設施 雖經各省代表一再請願 宣示減少了預備年限 仍自敷衍因循 大失民望 不過在那幾年 還仗有光緒帝的名義 維繫着京外人心 朝中大奸巨慝 也仗有西后震懾着 沒敢公然舞弄政權 顛倒政柄 自從中朝失了維繫人民的重心力 政權明由親貴尸位攝理 政柄暗由大奸巨慝一手撥弄 朝不知開了多少暗潮 外省也激出幾次變故 最令京中人士所驚心的 便是那妄念熱中恃才傲物的陶四大人 狃於成見積習 援引異己 受人暗算 結果 枉作了一回宣撫欽使 沒把民心安慰得住 反倒激起羣情 白白饒上性命送了首級 可在那激憤成變的人民頭上 個個全頂有德宗牌位 就這一點 可以想見政潮民怨的癡結所在了 津保都門一帶 更前後發現了幾次驚心動魄的炸彈案 被炸的重要人物頭一個 要屬督練新軍坐鎮保定的鳳禹門 其次便是新從德國考察陸軍 負着天才盛譽 闖返都門 行將掌握軍權的良資臣 那朝野側目的大奸巨慝 雖也飽受虛驚 並沒損害着皮盾毫髮 至於昏庸懦弱的輔政王 因是供人利用一個傀儡 那最無情極有價值的炸彈 並不找向他的頭上 倒是他的一位貴介弟 曾經出使德國 獲得榮譽 現掌管軍諮府大權的某貝勒 號為禮賢下士 也經惹得民黨注意 有一湖南士人 藉着他府裏太監援引 遞送殷勤 日見親近 某貝勒很欽佩這人的文才武

社 會 言 情

略 卻也看出形跡可疑 一面在起居飲食可談諸議中間 感之以情 結之以義 一面派人從他的行囊裏 搜出新式最快利劇烈的手槍炸彈 放到密室桌上 和他挽手入內 當面笑問 祖胸相示 說是本人若有不孚民望 對不起國人的地方 原物具在 請烈士舉手一揮 情甘從容畢命 以謝國人 那人大受感動 坦然承認不諱 自願受刑 某貝勒哈哈一笑 命人拿開手槍炸彈 從此收爲心腹 遇事諮詢 頗藉以瞭解外間情勢 極力勸告乃兄 務從民意 實施憲政 不意乃兄被一家奸王和那個暫時雌伏的元兇大惡 狼狽爲奸 給哄弄得 就知接受財利 粉飾升平 不但對乃弟的忠言逆耳 而且一聽提到憲政 就像誰要奪取他的政權地位 怕在心裏 國人期望憲政的心越殷 他保持權位的心越盛 那大奸巨惡的陰謀越更得逞 由此國事日非 民情益憤 鼓吹憲政 兩電交馳 就中已有主張民治希望共和的呼聲 都門人士 請願實行憲政的結社集會 因也乘時而起 於是有實濟同進促成期成的等等名目 有那激於義憤渴望民治的 斟酌了又斟酌 也只能提倡虛君共和制 並且援引一國七總統 備極擾攘紛亂的小小墨西哥 作個實例 在當日盤殺之下 能有這項主張明言提倡 自己不非容易 單說雲擁風起的憲政會中間 在地安門內有一處憲政期成會 規模宏大 會員衆多 所有九城內外各憲政會的發起人等 無不踴躍爭先 加入該會 願呈一種團結大觀 情勢所趨 儼然成了個樞紐總會

社 會 言 情

就中的主幹職員 如鈞衡甫 溫士衡 鶴守梅 虞歸甫 勝子華 岑慕新 方綬青 興培田 沈秉擎 張桂圃 崇修甫 王今漁 薄玉書 姜翰園等 不下四五十人 這一班人 社會早經知名 政界也有相當聯絡 頗為當道權要所嫉視 不過在那時局緊張聲中 愛國運動旗下 再也沒法子施行壓迫 但分沒有過分主張 也便聽其自由開會 文龍也是這會幹部的重要職員 平日起草文書 分身演說 追隨着同志們 這裏上書 那裏請願 喋口奔命 不敢告勞 一兩年來 除是引起政府和地方官的特別注意 以外就說沒得實在成績 仗着在會同人 一心合力 其他繼續成立的政會團體 也能鼓着餘勇 繼續奮鬥 到得時局越見緊迫 西城方面 又成立了一個新團體 內中重要分子 很有幾位皇親國戚 就近強把文龍邀入 共策進行 又有兩個湖廣士人 展轉入會 陳述他們關於外省現狀的調查 對都門各政會抱 有重大希望 自願担任傳檄的函電起草 情詞極為誠懇迫切 疲於奔命的文龍 受這一番感動 自更借助同志 激奮熱誠 怎奈上書如何切迫 演說怎樣迫切 當時賺個熱鬧 過後徒託空言 這一次二十幾個團體結合起來 推舉了二十幾名代表 分組沿途演說 大規模分赴官署府邸 上書請願以外 要求面見質問 可歎那個輔政王 一頭紮在禁城裏面 衆代表見面不得 轉赴暗堂實權的好王府邸 不見不散 可笑他把這愛國運動中的衆代表 看同暴動的民衆一樣 秘密召來軍警 警備森

嚴 如臨大敵 卻幸一般軍警們 荷槍守望 並沒嚴重干涉 甚且表着同情 相顧
 驚歎 這相持不下的衆代表 更無越軌反常的言動 只是衆口如一 援着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的大義 堅請面見質問 那個奸王 明知這班代表 背後尚有許多民衆
 所當面質問的 在憲政實施以外 另還有關係大局的重要問題 他虧心他知道 此
 刻他真不敢出見 先派左右翼尉 偕同他府署管家出見 敷衍爭持 當然難得辦法
 末後電催九門提督烏恪謹 前來解圍 烏恪謹眼皮兒最寬 學報紳商各界 全都
 素有聯絡 這二十幾名代表 差不多全是熟臉兒 和溫士衡李文龍鶴守梅方綬青
 四五個人 尤且素來深知 當時來替接見 將衆代表讓進府內客廳 相向縱談 聽
 他那言論 瞧他那氣慨 也自慷慨激昂 對大局形勢十分明瞭 對代表熱誠十分欽
 佩 就是對於種種質問 儘管極意接洽 卻沒負責表示 直糾纏到日落前後 仍是
 沒有充分表決 衆代表只得暫退 痴心作那再接再厲的準備 文龍可已十分灰心
 以爲時局日見緊迫 政府對這澎湃中的民氣 不知利用以爲後盾 對這憤激下的民
 情 不知撫慰以收厚望 這般人近在輦轂之下 又無從運動革命 以警愚頑 那們
 愛國徒託空言 結果等於無用 時勢如此 國運可知 人事如此 天命可知 自
 願無力回天 祇可匿跡銷形 一任天命人事的推移罷了 於是辭卻代表 謝絕同人
 收了報館 回到家中埋頭一忍 暫且領受家庭和閨房中的情趣 自適其適 這天

社 會 言 情

給四弟文鈺 六弟文鴛 各發了一封長信 又給孫少婦和淑芳發了兩通情書 看了看時候 出離後院 折奔花園子來找景班的初 書中補表 這已是昭景班過門第三個年頭兒的夏尾秋初 聯姑娘已在姊姊家裏 住着一年出頭了 景班先經商得文龍同意 把後院東兩間的隔斷 略加修改 移入居住 初的臥室 依舊不稍更動 只騰出西小院房屋 仍作為內書房 專備接待女賓 這常來的女賓 約分兩派 一派是巧姑娘聯姑娘的新舊同學 一派是景班前在兩處女校教授的同學姊妹 人數一多 再赶上天氣較熱 或在暑假期間 改在園內花廳 或是那座時月樓上 羣相作那納涼消暑的隨意雅集 一太太也不時過來 遊觀奕樂 居然又是繡蓉出世同辦女學的那般景象 有時候還加着一番熱鬧 舜娟姊妹既化了先那個碴兒 當家的衆女士也多仰慕着文龍的文學講演 幾次聚議 想組織一個詩文學會 都因文龍在外面奔走國事 疲於奔命 經的初商承着景班 婉言攔住 改組長期的游藝會 大家一半聚首消閒 一半共同補習功課 中間也研究較有興味的舊文學 這時文龍謝絕外事 埋首家居 自苦無事可作 想給巧姑娘姑嫂三個 往深處造就文學程度 自己也求個教學相長 先向妻妾徵求同意 互相說笑一番 昭景班感問着道 誰惦記着爺的妹妹 我也惦記着我的妹妹 請問肯不肯推這情分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 初卻笑道 奶奶不用問了 這是爺自願上鈞 再有麻煩 也不能推了 景班聽了

拍手笑道：「真是的，游藝會裏的小姐姑娘們聽見，誰能放這過兒，因笑道：「我看他不免得作個隨園第二。」只是他平日常說隨園老人的不是，且看這位不老的園主人到時候，怎個擺脫法兒。」文龍哈哈笑道：「人跟人不同，老不老並沒關係，請想得英才而教育之，原是我儒的三樂之一，何況是女界英才啊。」只要幾女士瞧得起我，真心自求深造，我也樂得設絳帳而擁皋比呢。」景班接言道：「得，趕明兒別又收回成命，從中爲難着我們。」韻初向文龍望了望道：「這回許不至於，我可得先說下，因爲在家務上，奶奶還責成我管理賬目，工夫可不能靠羣兒，又說奶奶不又懷有四五個月的身孕了麼，上回既落落任，這可得在胎前多慎重些。」景班微歎道：「反正咱們從中去厮混着，說真的，只是造就兩位妹妹，緊，文龍笑道：「既要公開，便不能阿其所好，明說了吧。」在「先我本着孟夫子的格言，認承（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現在嗎，改法孔夫子廣被春風的寬博主義，到得春風滿座，不問那家妹妹，我是一律待承，就說小琴杏兒，也未嘗不可作鄭家詩婢哩。」韻初又一叮囑用意，文龍歎道：「我從前在教育界裏，敢說造就了不少的男學生，今後若再造就一班女弟子，那們，將來的社會上，有我沒有我，於我的本心上都沒關係了。」景班聽了，忙道：「你既有這宏遠的志願，我們樂得兩面的成人之美哩。」他們談過這片話，景班韻初分向巧姑娘聯姑娘取得同意，然後在游藝會中，藉着閒談，湊趣提說，大家先反懷疑不信，隨後開

情 會 會 駐

了幾會 一致通過 又展轉邀致了幾位女同學 合纔人數足可開成一班 仗有育坤女校的桌椅傢俱 其餘聯帶的種種問題 也都次第解決 定名爲國學補習班 在教育局裏備了案 尅日就要開班 文龍發過四封長信的道一天 正是景班韵初同在園中 和大家開預備會議 文龍當時拐進通花園的角門兒 見已驕陽西下 暗自点了點頭 瀟灑自如的轉到花廳 上得石階 抬眼北望 正看紛紛走繞山石的散亂人影 心說果然走的走送的送 且去屋內坐候 不想掀簾走入 卻見景班姊妹倆 並坐談話 小琴啣了聲道 老師來遲了 聯姑娘笑問姊夫怎不早來一刻 文龍笑道 我本晨拿着時候來的 景班道 一開課就是老師了 你怎們還叫姊夫 聯姑娘將要說話 巧姑娘掀簾接言道 好在還有兩三天呢 下星期一正式開課 不管別人 我一定改叫老師 韵初跟進笑道 告訴爺說 大家都整着一口同音 到日子瞧愁怎個抗顏法兒呢 文龍哂的笑道 在公言公 我還是不怕起鬧的 韻初轉臉一笑 回問信都發過了麼 文龍告以全都交派王羣付郵了 那兩封留有底稿……景班岔言道 黑影兒都下來了 姨奶奶你先陪爺走吧 我們隨後就回去 文龍笑道 我能獨來 便能獨往 說着走出花廳 他們姑嫂姊妹嫡庶主僕們 也便追踪奔轉前院 二太太一見笑道 今兒散得晚了 早知留下幾位吃飯 這明兒舜丫頭又該說我吝刻了 聯姑娘湊着趣兒 笑說我們也真餓了 二太太忙叫傳話開飯添菜 入座吃喝說樂 飯後

侍談些時 自回後院 在院內花池前面來回閒踱 一時泛着感想 耳邊聽得一聲笑問道 這是和甚麼人有約不來 待月西廂啊 轉面見景班挽着韵初 帶着小琴 悄悄走進身邊 應聲答道 階前小立 自遣情懷 不想竟是月圓花下美人來啊 景班笑道 我可幫不起美人二字 韵妹扶他進屋吧 說着放了手 杏兒聞聲迎出屋來 韵初哼了聲道 你怎們越大越傻了 文龍接言道 他若早來 更給我添了感想 可記得我曾提過 早先和銀姑娘在杏花樹下 那回花好月圓的清談麼 韵初道 我早知身泛清談呢 頭裏請吧 今晚天氣清爽 屋裏並不悶熱 無須乎藉詞兒在院子踱着 文龍轉眼望道 你瞧他 總這們愛着急 景班道 本來是的 難說我們不在屋裏 爺對了頭婆子們 還避嫌疑麼 便叫小琴高挑簾櫳 催着走進堂屋 見文龍往東一拐 橫臂攔道 就到那屋安歇去 別再成心叫我們着急了 文龍一笑轉身 咀念着道 我今兒和遇着愛招急的了 韵初叫杏兒跟去張羅 自在東間陪侍 少時轉來 談到白天的預備會議 各位姑娘小姐們 全都按照老師製定的功課表 專攻經史國文以外 兼理詩字兩課 各填寫了志願書 但建議隔日酌添課餘講演 文龍笑道 現在自都有這工夫 韵初笑道 實告訴老師說 大家淨候聽着開課演講呢 文龍笑說不勞掛心 改提給漱芳信中語意 告以如意夫人又升作黃州知府太太了 韵初笑道 不是我替挑字眼兒 這話可有語病 文龍歎道 我是替不幸的漱芳姑

娘說想 信中也特加安慰 定規時局一經安穩 決定南去就親 只有我那位雲姊姊
 實在沒個週全辦法 這回去信 仍依上回你那語意變通着說的 誰叫多了那們個累
 贅呢 早晚還得由你給想個成全主意 韻初嘖嘖歎息 勸令安歇 次日早起 文龍
 忙完瑣事 自去訪友談心 消磨晷刻 星期日偕同好友看了天戲 耗過這天 便是
 國學補習班開課的正日子了 因正存著假期內 開課鐘點 定在上半日 頭天大家
 議決 一致早到 巧姑娘聯姑娘倍極高興 韻初怕落後惹人非笑 帶燈梳洗 天纔
 發曉 趕着催出了文龍 囑令杏兒伺應 自去東間侍候景班 隨同到前院請過了安
 一見聯姑娘巧姑娘都正忙碌着 案上已安放備置香物 從旁張羅會子 向景班回
 了句話 陪同這二位姑娘 繞轉後院 經過花瓶門前 特意放重了脚步 使了回聲
 兒 穿出角門 一同來到花廳兒裏 督飭隨來婆子 幫同女聽差的 把桌上地下
 重行整理清潔 將在忙碌就緒 一聲笑語 景班陪同舜英淑娟 帶定小琴到來 巧
 姑娘搶先迎問道 我知道先到的必是你二位 何舜英道 我們想的頂好 歸期你和
 聯姊姊 早被韻嫂催同過來了 都說我忙 趕則還有比我趕羅八的呢 韻初笑道
 不趕羅行嗎 衆位姑娘小姐這樣高高興興的 知道那位先來啊 說着隔着玻璃 向
 北指道 請看山石前面 不已轉進兩三位來了麼 舜英回外望着道 怎麼 我姊姊
 也來了 淑娟笑道 你也不瞧清楚就說 準是我嫂子嗎 就說離着遠些 自家姊妹

難得還認不清。舜英搶步出屋，見這三位越走越近，站在廊子上，手扶欄杆，吻吻連聲道：「原是陳靜愉嫂嫂哇！您豈同這兩家姊妹？參觀來了罷！那時女學校對於學生服制，仍照中國禮教習俗上，婦女服裝有別的慣例，學生中已嫁的，一律髮髻青裙。陳靜愉也在師專肄業，因是四川旅京官的一位少奶奶，自然是少婦打扮，但與季宅並無來往，而且常到季宅來的衆女士裏，只有何雲英是個少婦身分，所以舜英遠望疑是他的姊妹。臨近卻又這們問法。陳靜愉見問，笑說可不是嗎。我是聽芝英雅闌這二位說的，就便和景蘇談一談。見一見景班大姊，搶早到來，所爲得說話兒。聯姑娘聞聲出迎，景班初聽這一說，忙也先後出迎。聯姑娘叫着靜愉大姊，說這一放了暑假，很有些日子沒得談了。一面給景班初引見，進屋說笑。陸續又到了幾人，景班和陳靜愉因係初會，囑令韻初在此照料，約出靜愉到接待室談話。聯姑娘自須陪同談洽，巧姑娘初追來張羅一番，自去那邊忙碌。景班素知靜愉和乃妹很是要好，一叙年齒，靜愉長着三歲，便呼靜愉爲嫂，談得頗很投洽。小琴忽進前回道：「那邊差不多到齊了，老師也過來了，轉纔轉進休息室去。大約……靜愉忙道：「都請致公，我自一旁參觀。」景班一看所佩帶的時表，笑說不忙，今兒只舉行開課禮，分配功課，預定八點後上堂呢。由明早起七點上課，現在還有兩刻鐘哩。隨吩咐小琴請來文龍，居間介紹。文龍敷衍過了場面，向景班笑道：「岳父纔也來。」

肚

會

言

情

到 我們爺兒倆 正在休息室內敘談 若不然 早過來請陳嫂指示呢 聯姑娘見說 忙着起座要走 陳靜愉笑道 這可巧極了 我和景蘇口盟 還沒能拜見老伯 只此請老人家賞臉過這邊來 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景班遂叫二妹去請 少時他父女趁同到來 景班給靜愉引見過了 笑說今天本沒外賓 女賓現有陳家嫂嫂 男賓也一你老人家一位 回頭我們上了堂 正好請老人家替我招待 靜愉笑道 這都是誰和誰 還用老人家張羅我麼 關四老爺向最悚和生人攀談 這又是初次見面的女賓 正苦沒得多少話說 猛聽院外振起鈴來 首先離座起立 搶出門外 景班爲給衆姊妹作個表率 當即偕同乃妹 過講堂掃邊去依次入座 文龍候得那湯靜坐無諱 別過陳靜愉女士 莊容正色進得講堂 一聲起立 大家應聲致敬 他上得講台 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 容大家落了坐 鄭重開言 先說在座衆位女士 大多數都極具有相當學識 深知究心國學的熟姊妹 所有關於女界求學的泛語浮辭 當然不必再說 只說經史在國學中佔重要位置 譬如地球上的經緯綫 經學爲經綫 史學爲緯綫 經緯合度 然後地球上的度數班班可考 地球上的人物有所遵循 國文譬如地球上 的山木花木 和以次形形色色 範圍最廣 可是一幅日一幅的精神 一項有一項的應用 別看白話漸漸興時 只是仰於普通 碍難耐人尋味 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翻轉來看 便知國文的唯一精義 詩字兩項 看似國學中的閒情小品 但是升

社 會 言 情

開着說 也係專門學術 且係一種優尚的美術 合攏來說 也是國文中的一體 字
便於用 詩適於情 字譬如商家的門面 詩譬如工業的美術 字有體裁 詩亦有體
裁 字有格局 詩亦有格局 但是詩的學旨 適心志見性情 昔人論詩 有主性靈
的 有主風格的 那全是一偏之見 重性靈不講風格 必有浮滑過天 重風格不講
性靈 必多虛假流弊 至於平仄不調 音律不諧 粗俗鄙俚 或堆砌艱深 那全不
能叫作詩 本人在國學上 原只稍稍認識門徑 既承眾女士虛心推重 一堂兩推
今後謹言本吾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的主旨 勸勵大家期望 說到文友 自係吾
儒本旨 若說抗顏為師 則吾豈敢 不滿切望眾女士互相切磋砥礪 相與不成 本
人也藉以敦學相長 那們 今日聚止一堂 用以成己 將來散布社言 用以成人
衆女士同心熱心 本人自愧具此切望 可有預為鄭重懇明的兩句要言 確是國學
深奧無窮 本人的學識有限 最近三四學期以內 或可勉為其難 將來另須致聘碩
學鴻儒 主此講席 好備浩詣與年齡俱進 今日備具科學智識 師範資格 將來成
為淹貫中西融和新舊的大教育家 那時本人固須步眾女士的後塵 共求博大精深的
造詣哩 又交代了幾句在公言公 羣居樂業的話 作了一番勉勵 未後聲明課餘的
文藝遊戲 本人仍持向來主義 概不參加 這段講詞前後約佔一三刻多鐘 演講既
畢 得到一致歡迎 衆人推出代表 略述答辭 即行振鈴下堂 第二堂分配功課

社

會

言

情

分類各有一段簡明講授 隨在山石前面 共同攝片 這個開學儀式就算告成
 巧姑娘姑嫂會同聯姑娘 挽留任陳靜愉 舜英淑娟約上兩家同學 請過了二太太
 大開公宴 宴後便遊園餘興 足足歡樂了多半日 文龍另約老岳暢飲盡興 由次早
 起 文龍逐日過花園來 分班講授課程 見衆女士熱心一致 久而不懈 越發引起
 興趣 居然林園小隱 樂此不疲 暑假期滿 天氣涼爽 鐘表改在下午學校散學以
 後 講堂移到西小院來 自秋入冬 白天的時刻短促 雖經大家熱心 只將鐘表縮
 減 維持課務 無如不住校的 往來太不方便 住校的 也因校中限制鐘表同校
 公休犧牲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游戲光陰 星期六學校散課後 來此補習兩點鐘 始
 各回家 星期日午前二堂 午後一堂 所餘光陰 再去自由遊玩 休養精神 就此
 看來 這衆女士的求知熱心 實是不可多得 他們課業上的進益 和教授上的愉快
 也可想見一斑了 就中帳簿進退的 雖也多有其人 惟有景班因為分班期近 再
 也無法上課 酌初一手忙上家務 忽作忽輟 不能預定 小寒杏兒 自也不能隨班
 聽講 這一方面 只有聯姑娘巧姑娘照常上課 還得兼顧諸事 大家很不過意 公
 議靜候年終 酌量改組 不特聯姑娘又爲着本身的婚事問題 每值專校下課 改辭
 躲往他姥姥家去 一住數日 巧姑娘也連日的紅臉星動 陸續來人提說 二太太雖
 在不肯遣嫁 藉口學校尚未畢業 一律婉言回覆 他本人爲避免同學的當面逼逗

每到星期六星期兩天 託故告假 躲在二太太的屋裏 不肯露面 不得又給衆女士
由此生了懈怠 揚言已入嚴冬 天氣太冷 要求停了兩星期的課 恰巧景班在停課
期內 分娩佔了房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賴婚資永恨坐磨離魂 說項補餘情爲人作嫁

話表昭景班前爲時局所迫 雖經倉猝過門 可在家人閨房中間卻能步武青鳳三奶奶
處得水乳交融 極盡情趣 接過家務 諸事也都順手 婆家這一面兒 居然處處
樂觀 單是娘家那一面兒 不作臉面繼母娘 一些情面不顧 真連心的父與妹 遇
事都爲三面爲難 幸而聯姑娘慈悲厚厚 到處極得人緣兒 藉着上學便利 長期住
在姊姊家裏 得以避開繼母娘的閒氣 文龍謝絕外務家居以後 常以邀請老岳到來
翁婿痛飲以外 儘備父女三人聚首長談 景班得到這種安慰 當然具有一種快感
和娘家的別項難處 暫且拋開 到得再索成胎 回想頭胎不育 愧對姑娘 力持
寡慾主義 迫令丈夫到前初屋與長期歇宿 自帶小琴伴寢 白天操持家務 酬應往
來學友 隨時都有韻初補助看 既不過於勞累 無形中自然活動着身體 暢達着精
神 因而胎育很是發展 把本身聽講學務 脫卸下來 在這期間 經商同娘家父親
給聯姑娘許結了親事 但是男家係屬外籍 這旂漢結親 乃父許婚聘聘 並沒徵
求繼室同意 事後經繼母娘吹過一陣陣的酸風來 景班已自招着一份急 後來聯姑

魁

會

言

情

娘一班同學的畢業期近，陳家預行透過話兒來，一經畢業，即議通信迎娶。景班暗想，隔着個年，在這三四個月裏，總可幫同老父設法解決這個糾紛，不想這個消息又被繼母娘從老父口中探了去，吵鬧兩三天，那位太太另說了許多不三不四的話，並由乃妹牽連到乃姊身上，對文龍都有些瘋言冷語。這話傳到景班耳裏，如何禁受得了！無奈姑姊在，萬無沒法子回娘家去。縱想以乃妹入事爲重，對繼母娘納上口氣，讓上一步，可見娘兒倆見不着使說不透。老父是偏外強中乾的脾性，似這樣醞釀是非，一個鬧兩旁兩枝節，均爲難問題。老父還有向來脾性，不覺吵罵，就是給個不照面兒，自己身兼大媒，難者都不說，可叫二妹怎樣作人呢？偏不肯明向丈大說，不肯暗和的初計較，就連陪房伍媽也沒告知一字。自己口問心必問口，不知生了多少暗氣，看了多少暗急。這天趁有國學補習班停課，聯姑姊移住姥孀家去住着，白派伍媽回了趟娘家，力請老父回來，打定主意，爺兒倆破釜沉舟一談。萬沒想乃父忽然犯起倔來，末後厲聲說道：「女兒是我的，不是他的。我憑甚麼和他下氣？到時候姑奶奶你若不管，還有他九姨孀呢。」在這當口兒，前初恰從前院轉來，向景班請問一項待辦的事，把這簡單氣話聽入耳內，又聽景班回了句：「我是他親姊妹，這氣口也正不善。」忙轉到西間臥室，見文龍坐在寫字台前，整筆凝思，繼續着擬作無題律詩，不禁啞了聲道：「奶奶都快急壞了，還這兒自由吟詠呢。」文

肚 會 言 情

間臥室 順身躺入牀帳裏面 曲肱作枕 泛着種種感想 因煩引困 在那朦朧時分 覺得有人給換上枕頭 蓋上厚被 不問是誰 沒睜兩眼 中間不知閱歷了多少夢境 說出了多少夢話 正在神魂顛倒 模糊問話 忽被人極力推喚 未從睜眼 聽得歎息連聲 驚醒着道 你呀 還得工夫來看我麼 不如你忙你的去 我尋我的夢境 等你消了閒 或是拂屋沒了事 再叫我吧 韵初咳了聲道 那屋早沒事了 奶奶強自寬解着 叫我請爺去談話哩 便給掀開棉被 挽令站起 歎說我來推喚時節 你還再喚着盧達呢 子嗣當真難 這件艱難 真得想個法子 把那娘兒倆給接了來 文龍強笑道 難題也不止此 這話暫且放下擱着 那最後的期望 我着還得在你身上 真個的你在好歲數兒 既開花不能結果嗎 韵初道 別瞎犯感慨了 這位奶奶纔交三十歲 生育一層 何至就沒希望 走吧 那兒盼你去談談心呢 文龍歎道 我料他這回必要坐病 韵初接言道 病是已坐下了 若能得着養濟 那罪至於不能生育呀 就盼你 努力去把眼前這個難題 設法給解決了 我敢保證這位奶奶 對娘家別項家務 必不至於這樣動心 說罷挽令來到產房 景班有聲無力的吻了聲道 這又怎們了 文龍道 沒怎麼 我纔從夢中驚醒 他怕我走不利落 自願這們多受累 還坐到牀邊望道 你看你 氣弱的太厲害了 其實你的難苦 他今早還提補着我 我極想幫你的忙兒 偏你忽然和我存起心眼兒來 已就就就了 你安

必養濟你的 一半天我去替你三面兒爲這分難 景班歎道 承你盡情體慰 韵妹盡力扶持 只苦無以仰慰婆母的抱孫期望 自願這七八個月的胎教功夫 大是可惜 文龍道 不是還有將來麼 瞥見小琴跑來報道 二姑娘偕同九老太太到 景班壓了聲道 歸期還是他蒙差來看 說着外屋一雙姊妹 小琴一打暖帘 聯姑娘淚眼模糊 掃進牀前 拉住他姊妹 看了問 爲了又看 景班以倒安慰兩句話 隨後指着韵初歎道 我若不虧着你這姊妹 只怕此難不能見面了 聯姑娘感聲叫着姊妹 放手便要請安 韵初急忙走開 口中說道 二姑娘請自重 伍媽又一打帘子 郭九太太走入歎道 我都聽說了 姊妹嫡庶 能這們連心協力 實在難得 轉稟言道 龍三爺你別領頭這個難過呀 聽說可也易的 偏你們這屋裏 孩子太巳的裕貴 又向帳內望道 竟會折騰到這個樣子 其實胎不育 很算不了回事 赶明兒和你小姊妹調和調和吧 元大奶奶跟潘屋裏 接聲笑箇 真是的 我那們一大堆 都說沒備出材兒的 可是我就沒受過這個罪 中間有一小月了 人不知 鬼不覺 該沒事了 郭九太太失笑道 你們聽聽 孩子都論起堆來 這話說得景班依稀一笑 聯姑娘隨着 一笑掛問細情 景班道細情啊 現在還不能和你說 郭九太太落坐言道 他也這們大了 眼前就得出門子 你不肯說 我來替說一說 遂說我是在前院 聽你乾奶奶說的 當收牛犊沒到時節 伍媽一路雞抓 小琴上不了前兒 只有姨奶奶攬着你姊妹

情 言 會 社

扎掙活動 胎氣一個勁兒往上撞 你乾奶奶瞧着急得慌 叫習就合着坐一坐 剛正轉到牀前 陡被胎氣撞得心慌 一打挺兒就要躺下 那時真要一躺下 可就糟了 幸虧姨奶奶心快手快 用力搶住 說甚麼沒叫躺下 灌服了白糖水 勉強就合着收生姪姪到了 告以你姊夫說了 大人要緊 這纔服用偏方 施用手術 所以胎兒雖是沒了指望 你姊姊可幸脫了大險 聯姑娘聽了喚着韵姊姊 不知說甚麼是好 文龍歎說真難爲他 韵初啞歎道 我要早防到這兒 太太豈不少受驚 奶奶豈不少受罪 爺別順着縷兒說了 請去瞧太太 讓老娘兒三個多談一談 文龍出離產房聽得屋裏嘖嘖歎息 倒覺無話可說 來見母親 娘兒倆正歎說着 哄逗小呈秀 巧姑娘下得學來 聽說這事 依在二太太身邊 向三哥安慰些話 趕到後院 瞧着郭九太太幸後 聯姑娘任下給乃姊作伴 巧姑娘陪同告了半日假 關四老爺吃這一驚 想過勁兒來 也趕着奔來看望 文龍和老岳商量看 想給物色一位良醫 忽報教育局員啓固齋 有事訪談 猛然想起 固齋醫學得自家傳 近年經親友們轉相邀請 頗能應手奏效 聽這一報 忙着出見 在外書房談了談 文龍提到景班的產後病狀 請他照直來到產房診看 診畢談說病原病象 語語中肯 擬定方案 囑令暫服一劑 告辭走去 景班服過這劑藥 心裏不大發慌了 進些飲食 安睡了個多半夜 天明以後 日影將上西窗 啓固齋不請自到 由此每日一來 每服一劑藥 多少

見功效 轉瞬到了十二天 景班的飲食起臥 全能自由 氣色也轉了過來 文龍放下一片心 定規過了今日 去見那位續岳母……景班欣然一笑 望着乃妹後影 低聲言道 別看不言不語的 他也有他的傻心眼兒 隨後商酌些話 帘兒一啓 聯姑娘端來一盤子小羹餚餚 走進牀前笑道 這是九姨姨那兒送來的油肉麪 韻姊姊拌的餛兒 伍媽捍的皮兒 我帮着捏的 看着羹的 姊姊今兒精神好得多 不妨多吃上三五個 小琴放好小飯桌兒 韵初也給放好了筷子碗 他將這盤子放在桌心 補說咱們阿瑪飯後也就到了 景班笑道 二 這我不能讓你 韵妹可以吃點兒 韻初陪笑道 奶奶請自用吧 景班吁了口氣 吃了兩個 笑說味道真好 爺幫我吃上幾個 直當又吃了回子孫餚餚 一見文龍聽得發怔 抬眼問道韵妹 你瞧瞧 又犯了獸氣 文龍強笑道 我雖受骨縫兒可捏 也懶陪你吃一半個 景班笑說好好 院中忽一聲報道 太太陪同乾姑奶奶過來了 文龍首先自笑道 這纔是乾饒 到口 忙搶到頭裏出迎 韵初只能迎到堂屋 口中說到 請姑奶奶的安 我兩奶奶病體新愈 還沒下地呢 謹此恭代迎接 淑卿還了半禮 笑着道 你這禮兒真多 走進東屋外間兒 一見白爐上坐着小鐵鍋兒 鍋邊放着鐵絲茶籠 吻了聲道 剛吃呀 我先外屋坐一坐 這可別擾得吃不好 聯姑娘趕出見禮 笑說我姊姊吃好了 您請屋裏坐 二太太遂說那們我回頭再來 文龍趕湊攙扶 不想老李媽蹣跚走來去口中嚷道

京 塵 影 (下集三編)

社 會 言 情

三奶奶那邊的親家太太到了 這一嗓子 屋裏外頭都聽得一怔 二太太說聲呦 老姊妹倆 還沒正式見過面哪 文龍皺了皺眉 讓淑卿進屋裏坐 轉向母親笑道 這許是連認親帶瞧姑奶奶 我們娘兒倆 在那府上總算見過一面兒 二太太見老李媽折奔回去 点着頭扶了兒子 將將走到穿堂門兒 就見元大奶奶陪同這位親家太太 頭戴雙垂帶繡長飄容的皮帽子 雙頰塗脂 一身便服 脚下滿露着跑街的四寸底兒鞋 歡仙似的 灑目而顧 迎面含笑 二太太一見這個神態 先就不大投緣 文龍剛要見禮 聯姑娘從後面趕來 沒笑擠笑道 我給兩位老太太執回手兒吧 對面早喚着親家 伸出兩手 趕着回來親家 執手對語了安 找着話兒說 轉身陪進後院 那位太太問道 二姊先請回 少時再說話兒 二太太趁勢說道 那們 我不陪了 那位太太又說 二姑娘你別跟回前院去 聯姑娘強笑道 是吧 便招扶着二太太 叫着小姊妹 返身走去 文龍陪到初次惠臨的續文母娘 上階進屋 眼見淑卿乾妹妹 兩韻初陪往西裏院兒去 暗自点了點頭 轉入東間 伍媽迎出回說 剛伺候姑奶奶吃完了羹餚 那位太太裝作沒理會 進到裏間兒 笑了聲道 姑奶奶很精神 你阿瑪有事不能來 我又自幾句話 和你當面細說 隨坐到牀邊問道 怎麼沒下地啊 文龍看道來派 多看分兒顧慮 一反從前慣例 在屋陪同談話 不肯躲避 景班也體認到這份情意 卻防繼母娘拿話硬往外支 丈夫再一犯了龍性

自己更得格外的爲難生氣。念在丈夫素肯體慰着閨中人，一面敷衍着那位太太，一面回這面兒遮着眼色。文龍先還裝沒看見。後見妻室的臉色眼神上，透着急躁難苦。硬着頭皮，躲到西間兒來。一目韻初，問你怎不去見上一面，也可從旁聽聽兒的初道。爺倒說得好。那爲甚麼躲到這屋裏來。文龍苦着臉道：他一個勁兒向我使眼色，怎好膩着不走呢。韻初道：還是心呀。我奉奶奶的明諭，連西間兒都不許照一照哩。文龍驚問道：這又太過了。淑卿笑道：三哥，您就不用管了。三嫂子因那位太太不懂情面，一個甩大鞋着同婢僕。二嫂子先起心，總不痛快。韻初說了那位若問起姨奶奶，就給推托病着沒能出屋子呢。文龍咳了聲，那韻初我陪妹妹到前院去。有巧妹妹聯妹妹，湊上一場兒竹戲，等着吃飯。韻初也說有許多事等着辦。我那能當真在屋裏鬧兒着。淑卿笑說：三哥，這一鬧往前院來。巧姑娘已下得早學。淑卿和淑卿見過禮，先叫韻初，後叫三哥，笑說聯姊妹纔說了。那位文烟又酒不敢在外邊吃飯。令兒更該不肯。您二位陪乾姊妹先吃着。我夫讓到是禮。二太太便叫傳話開飯。少時巧姑娘帶同小琴轉來。大家吃過飯後，那位還沒信兒走。巧姑娘挽回聯姑娘，勸他由今兒銷假上課。携手去上學校。淑卿見鬧成了個不歡局面，反邀文龍到婆家去。湊上手兒，打了八圈牌。其時天氣短到極處，八圈牌散了。已自掌上燈。文龍終是不放心家裏，告辭回來。韻初迎頭說道：太太現在後院。料

打發人去請你 因從那位太太走後 我們奶奶直昏睡了多年日 不可 再請請啓
罔齋呢 見文龍躁脚着急 忙說請到屋裏看看 別人問話不說 爲難到這光景 還
能不和爺提一提麼 文龍應道是呀 便自來看景班 二太太一見歎道 你不許起急
細問一問吧 站起身形 左擁聯姑娘 右扶巧姑娘出離這屋 文龍俯近枕邊 低
低喚問多時 景班似有知似無的答應着 仍是昏昏四眼 文龍道 我還沒能想到
你 命難苦到這個分際 一時急得聲淚俱下 淚珠早迸落到景班臉上 他纔一激靈
應聲流淚 有音無力 說了句我對不住你 文龍見他雙睛緊閉 臉也煞白 急待
附耳再問 的初來報啓老爺接到了 請近診看 罔齋翻着大眼睛診過脈 說聲還
不要緊 文龍陪到外院細一談問 他点着頭道 還難急悶傷了神經 在這產後血
氣兩虧 極難下藥 無妨另約朋友加細斟酌 隨說老弟遠人 可給預備預備 又說
了句 可惜先那幾劑藥力 歎息而去 文龍抱拳痴望 奔到景班臥室 挽袖初回到
榻前喚問 這回給喚得睜了睜眼 忙申說無論如何 這事全在我一人身上 你放了
心 顧念着我們吧 景班流着淚道 我自知活不成了 實在對不住你 日後請妹多
幫幫忙罷是了 說着便是一陣昏迷 文龍無法 趕去回稟母親 責承韻初 依照鳳
三奶奶前例 忙備後事 聯姑娘急問道 罔齋不暴說不要緊麼 文龍流淚答道 二
妹妹不用問了 甚麼都是命 這也怨不上誰來 就別讓愚姊妹等候不及 聯姑娘聽

這說法 伏在景班身傍 哽咽不已 韻初由巧姑娘帶着 連夜忙個不住 趕到天明 報了齊 景班突睜兩眼 叫人勸開了聯姑娘 分挽着丈夫和韻初 斷斷續續 說出一片心話 便與張羅淨身換衣履 裝裹齊備 望着文龍 說了兩句極哀痛的話道 十年投胎世死妹 只作了兩年的好夫妻 一旦聯姑娘撞進前來 含混着說了句 以後要聽你姊夫的話 轉望韻初 將一張嘴 話沒出口 便自暗定舌短 撒手不由人了 文龍揮着痛淚無話可說 口報條兒一出去 頭一位探喪的 就是當年那位大媒郭九太太 第二起 舜英淑娟兩人 伴同着靜愉陳少奶奶 陳靜愉撫着靈牀哀哭 好久 閉口請秀豪先生 院外一聲哭叫 關四老爺踉蹌而入 文龍陪着揮淚 不叫衆人攔勸 末後還是聯姑娘勸住乃父 關四老爺找補和大家見禮 聽得一聲老伯 請揉揉淚眼 認得是陳靜愉少奶奶 拱手還禮 就想走開 郭九太太出言攔道 這邊坐 我和龍三爺 有這位陳少奶奶 專等有要緊話說 二太太聽了 抹着淚 說姑娘小姐們 都和我到前院坐 屋內衆人 遂應聲跟同出屋簇擁走去 這裏除去看守靈牀的伍媽 只有小琴在旁伺候 看官 你道這不常來的陳靜愉少奶奶 怎也 在這靈牀前面 共同會談呢 一語点明 便是爲着聯姑娘的親事問題 原來陳靜愉 有個夫弟 號叫性初 爲人循謹好學 中英文全有根底 藉着乃兄培植 已在外務 部充任三等翻譯官 但因早年用功過度 身體驟患羸弱 陳家也是禮教家風 所有

身家不清 品性不穩的時髦女士 不肯憑媒說定 所以陳性初年交二十四五歲 竟已有了養家能力 還沒能訂定親事 他弟兄既極和睦 靜愉大奶奶極願一相當妯娌 自從到女師專校上課 和聯姑娘最爲投契 因知聯姑娘的繼母非人 聯姑娘在學校下了課 就住在姊姊家裏 那次特借着參觀國學補習班開課爲由 來與乃姊景班殷勤聯絡 恰和關四老爺也得會晤 眼見他們父女姊妹的相依情態 又見景班文龍那分和好 當日賓筵散後 暗向景班提出意見 彼此作了一番接洽 要求一方主持 過了數日 景班竟託安人 將陳家門第家境 陳性初個人品性 詳加調查 除是男造年齡稍顯大些 餘事全都不成問題 經陳靜愉殷勤催問 他父女一商酌 便以（愛好作親）四字爲標準 由乃父作主親口許婚 只有一節 關四老爺爲避免後妻的糾纏 商同景班 在李家受的小定聘禮 這節文龍係在事後得知 曾經現身說法 勸令急圖補救 別讓那位太太有所藉口 抓着碴兒攪惑搗亂 景班大受感動 極力勸告乃父 無奈關四老爺的爲人 又顛預 又執拗 又沒主張和辦法 這份沉重兒 遂完全落到景班身上 景班正自沒嘴和丈夫訴說難苦 又因此傷墜了臨月的胎 氣血大虧 悶苦無告 幸而得着養濟 醫藥合宜 他那突然而來的繼母娘 硬主陳家婚事無效 並造作黑白 要接回聯姑娘去親加管束 責成景班立給退婚 言言刺骨 語語扎心 生把不禁氣苦的靈魂 給驅送到枉死城裏去 陳靜愉已知此事的

肚 會 官 情

癩結所在 一心只靠景班 此刻情急 因又要求文龍 恰值郭九太太在場 關四老爺一步趕到 雖都知道這位四老爺不甚辦事的手兒 究竟女兒是他的 親事是他親口許的 既要促成此事 當然不能放了這個過兒 關四老爺當時也沒甚麼不明白的 只苦無話可說 轉望着靈牀道 請九姊格外多原諒 等我們姑奶奶入殮後再說吧 郭九太太哼了聲道 有其早心疼他不則 文龍流淚言道 姑奶奶是慈家的 只求您這作老家兒的 別叫雙目不瞑就得了 關四老爺踩着脚道 大姑爺 你怎也擠兌我來 文龍聽這一問 不禁哭道 我這是擠兌他嗎 我要真擠兌他 只問您今兒怎不讓那位太太來了 說罷轉向靈牀 失聲大哭 郭九太太知他傷心極了 抹着淚勸道 龍三爺別空傷心 還得當着他的面兒 商定辦法 陳靜愉怕這爺兒倆鬧僵了 極口勸導着 分坐在靈牀對面 婉轉商量 不想共同商酌了許多話 關四老爺只是跺脚咳聲 沒個表示 文龍是真急了 起立言道 他的妹妹 便是我的妹妹 誰叫我比他有這口活氣兒呢 就得替他爲這個難 說不來 我忍着氣苦 專找那位太太辦這交涉 因向陳少奶奶說道 嫂夫人不要着急 只要有九姊姥照着 我除非不能把已死的妻室 說得翻了身 要說已經明媒受聘的這場婚事 任便那位太太怎們不通情理 憑我這三寸不爛之舌 總得給說服了 依着咱們辦 還有句話 我是爲讓景班瞎了目 並不讓誰搭情 您不是說提前辦嗎 我的意思提

情 言 會 社

前還要提前 請想啊 他的姊姊已然沒了 他還能在這兒長住着嗎 現有這個問題 姊姊家也不便多住 可要回到家去 娘兒倆鼻子挨眼睛 不是我說 那就快追找 他的姊姊去了 陳靜愉起立言道 秀豪先生既這樣担承 我不敢言謝 敬候指示 郭九太太也說 那們 龍三爺 你就替死鬼多爲難 行你心之所安吧 我這一層 你指到那兒 必辦到了那兒 文龍拭了拭淚 屈指計算着道 回頭申初入殮 接三 後 我原定一棚番經 九姑姑不說賞錢一棚禪經嗎 十一天出殮 仍暫送增壽寺停 靈 明天就去辦交涉 預定在景班殮後七天內 請男家擇吉通信 儘着年內迎娶 現在是冬至月中旬 吉期請酌定在臘月十五日左右 因問靜愉嫂夫人 府上那邊可 趕辦得及 陳靜愉忙答道 我已稟承家翁意旨 取得他弟兄同意 此行是完全代表 秀豪指示這們親切 我就去遵照趕辦 文龍轉問乃岳並無異詞 移步靠近靈牀 哭叫道 景班 你都聽見了麼 無論如何 我必完成你這心願 讓你出了這口怨氣 瞑目了吧 叫人找來酌初 把纔定的辦法 揮淚告知 囑咐着道 你不用管我怎 們爲難 在這未出殮以前 多替你們奶奶 盡心照顧他那可憐的胞妹吧 韻初答應 着 隨同郭九太太陳大奶奶到前院去 剩下文龍翁婿二人 關四老爺總唔唔囁囁 說了些對不過女兒女婿的話 巧姑娘忽來問說 三哥不寫什輓聯嗎 有幾位姊妹 要等候看過 他們好去各作各的 文龍搖頭道 我這回只有一片心 不能再著一字

肚 會 官 情

了韻初幾次催令用飯，直到入殮完事，纔肯離開這屋，陪同乃岳，多少吃喝點兒，仍自回屋一忍。次早撫棺落了回淚，換了身素淨衣服，奔到關家，忍痛納氣，向後丈母娘反覆陳說。這天由上午九時起，直說到下午四時過去，中間在那兒，除了動了動假頭，只爭辯這一件事，眼看又到晚飯時刻，纔算說得符合。那位太太所提兩項條件，經文龍核計着當面應允，看官若問那兩項條件，說出不值一笑。反正是他理屈詞窮，沒得再狡展的餘地，抓個題目，自己下台罷了。文龍轉回來，一見關係人等候不及，都已走去，背着聯姑娘，眼同韻初和巧姑娘，把勸說的經過情事，擇要學說出來。二太太歎口氣道：「都說他難買難賣，歸期不過如此，這是何苦來？」看來這昭三奶奶，死得太冤了。巧姑娘隨着歎息，韻初沒肯搭言，只說累苦了一整天兒了。跟太太請假，回屋歇息去吧。二太太接言道：「姨奶奶外甥送他回去，就手也歇一歇，韻初答應着，有喜姑奶奶帶同架到後院。次日接三，郭九太太預定給開烟火，到得最早，陳靜愉也於午前，會同一般常來往的同學，一齊到來，上過祭後，文龍陪同在月台下靈帳前面，聲說頭天在關家解決經過情事，陳靜愉趁着謝道：「秀豪先生雖不許我搭情，我卻不能不格外道勞。」郭九太太歎道：「些須難處，我們兩家，儘可從權代辦。」文龍點頭稱是。一聲通報，務強女校全體學生，由校長教職員同人等，率領着齊集靈前，樂隊奏着哀樂，學生唱着輓詞，分班致祭，培貞女

戲 會 官 情

學也有代表到來 供獻花園 鞠躬告祭 這兩起公祭 自又動人無限悲感 好在聯姑娘親事問題 既告解決 文龍自覺盡到餘情 彌補遺憾 良心上減去不安 無形中也便減少了若多苦痛 不至像繡鳳故後那們難苦 發殯事宜一告結束 聯姑娘便經乃父接回家去 陳家正式請出文龍補充大媒 替代了向女家通信大禮 這天陳靜愉親來商洽融合滿漢的禮節手續 談够多時去後 二太太挽着巧姑娘拉着呈秀走向西小院來 文龍趕着追問迎請進屋落坐 二太太忽發着感慨道 聯姑娘總算有了歸宿 你們改搬到這院來 都還順序 姨奶奶他呢 事事讓我可心 就有一樣兒太不聽話 文龍忙道 那就請奶奶申明家法 加以懲責 二太太吻了聲道 你捨得我還捨不得呢 我說得是 他不肯繼續正室 前兩天娘兒倆談到這節 他說了幾句很難過的話 他說當初勸你續娶昭三奶奶 原是白願氣體羸弱 希望讓你少斷一回絃 不想希冀竟和事實相反 又說自念命兒薄 安守本分 轉可多侍候幾年 要一承乏繼室 怕還等不到今日 就不免讓你傷心 我呢 是想着心目中的舜英淑娟 全都已有了婆家 他再四不肯正位 我又另想不出恰當的人來 有心依着你不續吧 你的年歲並不算大 姨奶奶也沒再受孕 你看我也五十多了 始終沒個可意的孫兒 想起來總是不提神兒 話不是說到這兒了嗎 今兒陳大少奶奶 跟你妹妹和姨奶奶提說 意思在報答你的情誼 想在他們同學裏 替你物色個相當合格的人

特轉出他們姑嫂 讓我向你先問個牙清口白 隨即聲龍兒 似笑似歎的道 就便
一口說定 也不能說辦就辦 你的意思 究竟怎麼樣 說個明白 我們娘兒三個
好給人家回話兒 文龍敬候母親住了口 陪笑答道 好在很有商洽的工夫 容把聯
妹妹喜學讓過 再從容計議也還不遲 二太太道 我也這們想來 本來是的 一個
不加慎重 好幾面都不合適 不止你們屋裏為難呢 說着向的初指道 真要讓他跟
着受了擠兌 不說你 我先對不過皇故的鳳三奶奶 說着眼圈兒一紅 文龍忙說喜
喜歡歡的 奶奶別又難過呀 韻初趕去看熱茶 擰熱手巾 二太太接手巾擦過眼角
指着向韻初吩咐道 此刻沒有外人 不妨坐一坐 娘兒們這話 誰能說完了呢
文龍微歎道 奶奶疼他 還在這一點兒嗎 兒子承老人家愛慰備至 現有兩段隱
情 想着背面回話 又防奶奶有個傷懷 思索好半天 沒敢出口 二太太咳了聲道
我將纔那話 吳希望並非壓迫 好孩子 我也很替你惦記着一個人 隨即問道
你是不是 要想找補迎娶淑芳姑娘呢 文龍聽這一說 應聲跪倒 說聲奶奶聖明
兒子尚有隱情啓稟 如何解決結束 下回便見分曉

第二十回 芳魂諧託歸結五棵松 香夢沉酣驚一雙鷺

卻說季文龍再賦悼亡 深痛昭景班死於非命 在一力促成聯姑娘的婚事 用以安慰
亡魂 補盡餘情以外 本身決擬不再續室 也不重提韻初正位的舊話 只於景班發

肚 會 官 情

殯三日後 稟明堂上 偕同酌初 遷入西小院內正房 騰出後院五間住室 西兩間作爲內書房 東兩間闢爲淨室 安置繡鳳容青景班的新舊木主 銀鈴姑娘浣塵小姐的喜容 和所有紀念遺物詩字作品 冠以黃雲俠女的玉照手書 附以改名樸素原名慕蓮又名守梅 所退還的信物聘禮 以及狐女蘭姑的餘存贈物 一一陳列室內 得暇自來晤對摩撫 以遣情懷 酌初起先不肯深攔 後來防他入了魔道 不時的委婉進言 文龍料認他作相依爲命的最穩情侶 自不忍不予聽從 這天文龍捉到聯姑娘的通信大禮 交代完竣 歎說爲人作嫁 感慨萬分 酌初趁勢提起遠往皖江 待命多年 勢同孤孽的漱芳姑娘 說是若怕續娶不得其人 不如正式成全這位姑娘的心願 文龍早有此心 對這勸告 自是加倍感動 這工夫二太太扶同巧姑娘到來 母子們一片天眞談話 忽把話頭轉到漱芳身上 文龍一想作老家兒的 這般俯慰下情 真甚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因想把向未提過的雲姊姊母子 一併陳請作個安置 所以跪到膝前 預備自行檢舉前此的失檢罪過 然後據情申說 間接着少慰母親的抱孫希望 二太太不知道這頂際情 拗了聲道 說着好好的話兒 這又犯了甚麼默氣起來 起來 姑娘替我拉一把兒 文龍一見巧妹妹應聲來攙 纔想起話老碍口 起立歸坐 暫就漱芳一面感慨陳說 并說上次沒給他信 逕行續娶 已再再對不起他 現在若還置他不顧 另議續室 兒子實在問心不過了 二太太點頭歎道 這話

是本來他也太可憐了。只於他比你大着一歲。這一連年愁苦鬧病。過門後的三兩年內。我看生育上也怕不大容易。可另外還有可讓老人家喜歡的情節。得便由姨奶奶替着稟告就是。巧姑娘忙問道。可是避忌着我麼。便要躲開。二太太一把按住。笑說有甚麼可避你的。倒是由你這嫂子替說。省得說着說着。你三哥又該傷心了。文龍含混應了聲道。奶奶說得是。二太太叫道。姑娘。你聽。我說到你三哥的心腹上了不是。這們辦。姨奶奶你就跟往前院去。讓你們爺清靜清靜。先給如意姊妹發信。文龍跟送回來。坐在寫字檯前。怔了足有十分鐘。檢取較為雅淨的花箋。先給淑芳本人寫信。剪去浮詞。不作套語。開首慰問近狀。緊接告以再斷膠絃。馳懷情侶。現奉慈命。卒成前約。並定提前婚娶。吉期假定新春二三月間。確定吉日。及是否本人赴皖迎娶。或肯就親來京。統俟迅轉還雲。再行決定轉告。下款附以侍妾香韻初隨筆叩安數字。寫完了。照這語意。給如意夫人寫一封懇切長信。末後申言。淑芳如肯就親。千請伴同來京。並携來俊哥子。在舍間作較為長期的稅駕。欣觀完成。對月俗禮後。再行南旋。將在擲筆覆看。耳邊聽得一聲歎道。真不容易。兩封都寫就了。轉身問道。你何時回得屋來。韻初手扶椅背答道。我來到你的背後。眼看你寫的頭封下款附註那行小字。又笑道。有上次我出名上覆的那一場。正該這樣寫法。文龍歎道。只有你。真知我心。因問你看我這兩封信作得怎樣。韻初笑道。懇切的真。

京 塵 影 (下集三編)

一一二

懇切 婉轉的真婉轉 那吉期的寫法 也正和太太的意思相合 催令寫就信皮替給封好 叫小琴去喚到王羣 交令照快信即晚付郵 文龍問到那件事 韵初道 太太表示欣幸 很能原諒你 說你二位當初能遂了心願 那有以後這種種失意 不過暫且不叫去接 說是一家不一家 兩家不兩家 人多嘴雜 倒讓他娘兒倆不得安生 更防分不清裏外轍兒的大爺 跟同搗亂 你既沒法張嘴 太太也很不好發話 叫我傳諭 暫先通信助款維持着 容到芳三奶奶過了對月 您二位不防明言商酌下子 由你往南去趨 看勢作事 文龍點頭道 太太這是顧着家中大局 你就替操持這件事吧 韵初笑道 慢也是你 快也是你 全不想兩個星期就過年了 文龍道 那們 你忙年去 我去忙過陳關兩家婚娶 再往蘇州去信 帶手兒等候湖北轉來的信 他們說過 各去忙碌各人的職務 聯姑娘一經陳家娶過門去 陳靜榆要給文龍提說續室一節 經二太太回覆作罷 展轉渡過年節 文龍急待往湖北去信催問 韵初笑說 誰家不得忙年 這纔過了正月節 你就急了 我不該說 你一扔人家好幾年 該當怎樣啊 這又不是一言答覆的事 我料見你去信十分誠懇 完全籌備完妥 纔肯來信 發信以後 就許迎着春三月 啓程北來就親呢 不無盼來盼去 眼看三月初了 纔接到如意夫人一封來信 聲說(見信後 特意躬親將命 面遞手書 其時姑娘正在病中 啓視未能讀完 感極竟至昏暈 緩醒之餘 持函而泣 表說自己

社 會 官 情

耐守連年 現得到這封正式輸誠的信 反倒不知怎個答法 經與義母大人商定 俟姑娘病體大愈 能以遠行 再作答覆 不想姑娘素疾豁豁 太太又犯老病 情勢危急 母女相依爲命 姑娘不肯於此時遠離 自苦無法措答 命我轉答情田 暫將婚期展緩)等語 韵初從旁歎道 好事多磨 這又有甚麼法子 文龍搖着頭道 我怕這後半都是託詞 要不 你替我去婉言稟請 容我南去查個究竟 說罷起身托地一揖 手中兀自持着那一封信 韵初閃身歎道 你真怎麼好 別儘自胡思亂想 不妨想好了辭兒 我回來你就寫信 一面叫過小琴 吩咐道 從你杏姐姐調到前院去 幫作針黹 這屋就仗着你 你留心伺候着 我不回來 不許離開這屋 吩咐既畢 折轉去見二太太 好半天回來傳話 進得臥房 見文龍手持原信 躺入牀內 小琴半身伏在牀沿 儘管措辭兒逗着說笑 他只默瞞着信箋 不作理會 忙進前推着言道 難得人家孩子這片心啊 便叫小琴帮着硬給拽令坐起 笑說太太已應許着 讓爺往南去哩 小琴接言道 姨奶奶這不定替說了多少好話 我是個小孩子 說話不中聽 好爺 別再冷落姨奶奶了 文龍長出了口氣 然後說道 我也沒成心冷落你 轉問道 可等你給預備幾天啊 韵初道 就此親迎 焉能不給預備個三兩天兒 你也得先去信知照 還得探問親家太太的病狀 說句不中聽的話 那大的歲數兒 萬一有個不得了 難說你還強迫着舉行婚禮麼 再說也別空着手兒去啊 文龍歎問道

社 會 官 情

你要叫我學一回三思後行的季文子麼 韵初忙道 當初你也曾給我們講過 險凶事 弄禮也 此去又爲得速成婚禮 我們也得有個避忌 止請你多耐幾天 如怕回信遲慢 可要求來個電報 有這工夫 我就趕辦的不差甚麼了 文龍點頭歎息 依言緘發了快信 這次在發信的第四天上 就接到拍來急電 聲說已在整裝待發 請勿南來 免致相錯 偏又等到出了三月 交到四月 不但人隔雲天 竟是信失魚雁 文龍悶苦得幾乎成了病 遂帶了僕人 連日去到郊外閒游 這天薄暮回家 看出韻初好像忙碌着甚麼急事 迎頭要問 他先報告如意夫人 明後天可到 預訂下榻城南大街 偏在百忙中 把原信給失落了 心裏十分難過 文龍沒有噴責 次日便要 到車站上查視迎候 被二太太出言攔住 韻初挽令回屋 極口陪持 忽報張太太到了 文龍出屋問是那位張太太 韵初踩着木底道 自然是您那如意姊妹啊 話言未了 巧姑娘陪同如意夫人走進這院 遠遠一聲三弟 便自岔了語聲 文龍趕進見禮 驚問姊妹怎這般情態 芳姊妹倒是來了沒有 如意夫人見韵初緊纏招扶着 忙擠出一笑道 還叫姊妹哪 來了自是來了 可不能和你見面 當伸手挽住文龍左臂 三人一同進屋 韵初放手讓坐 歎說這幾個月來 也真够他受的了 我正打算跟着 先見您去……如意夫人忙接言道 我得要求着 先陪我去拜謁鳳三奶奶的靈 因爲我們臨時寓所 離着那兒很近 文龍說聲好 我也正想向他告奠 咱們這就走 別讓

社 會 官 情

勞姊姊一心懸盼 口不能言 如意夫人歎息說好 並沒放手 韻初到前院去了 踮指揮婆子送出衣包 帶上小琴 外面帶有得力男僕同向二太太告辭 分坐車輛 照直出城 到得增壽寺內 繡鳳停棺所在 文龍通誠告奠 如意夫人卻禁不住哀聲長哭 韻初招扶文龍 揮灑着眼淚 又向浣塵景班靈前告奠 如意夫人揉着淚眼道 我真不懂 怎這們不利正室 隨叫道三弟 你穩住心氣 我同你去見那苦命不過的芳姊姊 換令出屋下階東拐 韻初帶同小琴緊緊跟隨 王羣跑到頭裏 穿過東牆屏風門 文龍認得是浣塵儘先停棺所在 心知不妙 扯着兩眼 跟回上得台階 一進堂屋 就見停放着一具硃色亮光漆的靈柩 四圍罩有大紅氈呢棉套 前臉兒解着扣絆 露出喇嘛壽字 怎麼二字沒問出口 如意夫人哭叫三弟呀 伸手指道 你那口不能言 雙目半瞑的芳姊姊 已在這錦被硃棺中 長眠多日了 這話那容說完 文龍早拍打着幫兒頭 哭說我竟始終對不起你麼 便昏暈得身形傾倒 幸是兩旁攙架得緊 他緩醒過來 盡情哭了個够 叫小琴王羣伺候着 跪奠了三杯酒 如意夫人扯令起坐 流淚言道 這也抵得芳姊姊的情分了 文龍哭道 我自知還抵不得他痛苦 的千分之一哩 緩了口氣 張着淚眼道 我問一問臨終和到來情景 可有人肯說嗎 如意夫人道 不說給你 還向誰說啊 遂說芳姊姊的病苦生活 你自然想得到 用不着多說 只說去年冬間 瓶妹妹暴病夭亡 文龍忙道 是呀 我說怎沒見他呢

情 官 會 社

趕則先走下去了。如意夫人歎道：「要說芳姊姊爲你呀，耐得一百二十分的苦，瓶妹妹這一暴亡，他動了八九成兒真情，又加上了許多病，我接到你急於迎娶的信，怕他有個誤會，親去商承義母……文龍忙又問道：「是呀，老岳母病體怎樣了？」如意夫人道：「先並沒有大病，現下可不定死活。當日我們娘兒倆，把信拿到面前，他反覆看了兩遍，開顏笑道：『我說他不會始終負我不是，那知這一笑啊，心氣竟隨着散了。』」

暈去好半天，醒來流着淚道：「他回了心，我可沒了命，揀着兩篇信箋，吻了幾吻，咀念着道：『靈魂世能有託，死復何恨。』可是直到雙目微合，手中也沒放了信箋，我曉得你禁不得這個噩耗，一面幫同辦事，一面託辭答覆，因循着你真情急了。南省地方又很不安靖，二老纔擇派差役跟隨，把送靈責任，完全託付了我。我把話講妥當面，你二位雖還沒得成親，希望別讓他落個孤墳，可暴芳姊姊本人，另有志願，當他自知不成了，特地叫我替他沐浴的身體，說着問道：『他還用意，你可明白嗎？』」

文龍哭道：「我明白，我早明白，他若不是爲我守身如玉，還不能耐守這些年的凄苦呢。」

因父長嘆着道：「我文龍真萬分的對不過你，當初容着哭過這陣，揮淚言道：『實說了吧，據這位姊姊運靈到來，連今兒整二天了。』」

如意夫人接道：「仗着你姊姊的面子，火車一路上都有照應，到前門剛一進站，韻妹就派有安人，一切齊備，照直運送到這兒來。韻妹昨兒還親自到來望着照料。」

文龍回望道：「你也不怕」

使碎了心 韵初道 誰叫事前不敢讓爺知道呢 話都說過 商量辦事吧 文龍道 不行 我還得問 韵初道 不用問了 三天前 我接到您這姊姊的明碼電報 稟承太太 有姑娘幫着 外邊幸虧了王羣 裏面也只有杏姑娘在此陪伴 現在全不說了 時局既然太平安靖 定規安葬辦法要緊 文龍道 送葬的話還得慢慢商 須容我 在這兒坐看個三天五夜 韵初急道 那當得了甚麼 您這姊姊 給帶到了相片兩張 畫稿二三十冊 連兩爺當年那方水晶圖章 我全給安放在淨室裏 回去請細看罷 如意夫人道 我有一事對不過 沒能帶了你那乾兒子來 就因為時局太不安靖 可是死了死了 入土爲安 我既沒靈柩來 於情於義 總得眼看靈柩入了土 回去纔能有以上覆二老 再說這次時局問題 萬一變動得大了 不一定不牽動了全局 我猶從鳳三奶奶靈柩說起 全得及早安葬 文龍怔怔言道 只是……還有……韵初接言 心事說心事的 現狀說現狀的 既趕到現在這個時局 就別空泛歎氣了 祭也上了 紙也燒了 及早回去定規辦法 一則別讓太太儘自不放心 二來您這位姊姊真得休息兩天 三則我也得上緊操作去 文龍沉吟半晌 站起望着漱芳靈柩 落了回淚 一蹶脚道 狠了罷 同過繡鳳停靈這院 杏姑娘已給張親家太太 收拾好了衣物 隨口勉勵幾句 傳話齊車 進城回家 一太太感歎着道 姑娘今兒勸了我半日 我也想着 趁此一同葬埋 諸多省心 漱芳姑娘可與浣塵小姐 給銀姑娘作個伴

兒 但須給蓉三奶奶 讓出上首的地位來 我想鳳三奶奶所留話語 蓉三奶奶的遺
 柩 決不會沒有着落 現只聽其自然 幾時憑天掉 幾時再找補給他安葬 說着流
 下兩行老淚 文龍見母親這一悲從中來 忙着婉言勸慰 敬謹答應 特託囑妹妹多
 多幫忙 如意夫人一旁点了點頭 巧姑娘告以這筆用款 韻嫂早提出單存着 那時用
 那時現成 文龍微微歎息 和巧姑娘要來紙筆 當面請示着 開具簡明辦法 註
 上簡明禮儀 交付韻初 囑告道 你還沒經手辦過營葬的事 這又雙方齊辦 我防
 你有不得主意地方 擬出這個節略 應增應減 可會同姑娘 商承太太酌核辦去
 我可都不管了 韻初看過帶起 催令開飯 款待如意夫人 飯後 文龍問到漱芳遺
 物 韻初拜託如意夫人 帶上小琴 偕同後院淨室去坐 並求在這兩天裏 多替隨
 時勸導 韻初自在前院分派各事 當晚韻初提出菊言附葬問題 和文龍爭持不下
 次日午後繼續前議 如意夫人從旁給評判着 也沒得告解決 瞥見頭天派往瑩地辦
 事的王羣 滿頭是汗 來在廊下揚聲回道 有位苗雨軒苗先生 從京南一同趕來
 在外書房候見 有要緊事 急待三爺面商 文龍出其不意 呆立沉吟 韻初忙攥了
 一把問道 這位苗先生 不覺黃雲女俠的族兄麼 還不快去接見 據我想着 所說
 的要緊事 至少的限度 於蓉三奶奶主僕遺柩 必有個好消息 文龍道 我也想來
 只沒有這們巧的 隨說隨着拔步往外走 如意夫人見文龍匆匆跑去 趕着探問原

委 韻初叫小琴往廚房傳話 給外面預備酒飯 和如意夫人 談說文龍上易州尋訪
女俠不遇 由易州轉去保定 直奔洛陽 中間病在店裏 以及轉奔河南 去見漱芳
父女 全由這位苗先生時來時往的沿途照顧 並說初次到府署拜見 還是由這位臨
時改扮的長隨 如意夫人吻着道 我想起來了 那時跟隨侍候的名叫苗順 想就是
這位了 韻初笑說不錯 我可也是事後聽說的 說着小琴攙架文龍回屋 如意夫人
幫同架入裏間兒 和韻初一遞一聲 斟問又何學這樣難過 見文龍咳嗽不語 急得
他叫着好弟弟 吃吃言道 這不是當着韻妹說 總怪我不好 當初我若不對你失了
望 此刻多少還可以安慰着你 現在可叫我說甚麼呢 咳 你忍心這們擠兌人麼
文龍長出了口氣 叫道姊姊 我沒敢給您添急 轉向韻初歎道 苗雨軒匆匆而來
忙忙而去 果真適逢其會的給你添忙 說着笑了一笑 如意夫人吻了聲道 怎這們
哭笑無常的 韻初微歎道 他這一笑 正從真情中流露出來 因為久無着落的遺瓶
居然有日到來 同告奠安 得所依託 他也得盡最後的情分 這不能說不是一件
喜事 文龍聽了 笑着歎了聲道 姊姊你聽 他這話 真說透了我的心情 如意夫
人忙道 似此知心話語真正不可多得 文龍望着韻初言道 簡捷着說 再有半個月
纔能運到 苗雨軒受他已成劍仙的令妹指委 先來面告 另有你所料想不到的事
一併就商 這就折回去 趕着啓運 有他這一來 那沒有名分關係的菊言 當然不

肚 會 頁 情

能附葬 可與各殉其主的阿玉 另給同築一墳 待我另擬個添改辦法 遂給畫了個位置草圖 附以說明 指問道 這你可以無爭了 只芳姊姊未免受點兒屈 如意夫人看明圖說 先說怪不得三弟這們悲感交集 復說這是天然位置 正合芳姊姊表現本身清白的微意 他的靈爽式憑 決不會認為受屈的 只是我又得多耽延日子 約初道 我去用我們爺的名義 分給黃州安慶拍去電報 累怨多勸慰着這個弟弟 遽拿這圖說走去 忙到吃飯時刻 親自轉來面請 飯後伴送他姊弟回西小院裏叙談 晚間跟送如意夫人到前院安歇 每日如此 展眼便是一星期 這天叫來坎丁王四 當同文龍交派了大舉營葬的辦法 告以三爺明天下去監工 飭令趕回預備 次日特又敦請如意夫人 伴同文龍前去 文龍忙也起立請安 如意夫人因此行須在外隔夜 爲難好久 歎口氣道 我真也說不上不算來了 韻初趕又附耳託囑些話 叫人齊車 派杏姑娘隨去伺候 約定後日進城 在增壽寺內靈前會見 送令走後 自到二太太跟前 商承應辦各舉 中間隔了一日 迎着時刻 帶同小琴 和兩個婆子 來到增壽寺停靈別院 拜謁過新舊四口靈 等候如意夫人伴同文龍 隨帶杏姑娘王羣到來 詢問一切 如意夫人替答道 大致都已有了規模 還另給菊姑娘玉姑娘備了一統短碑 他在那兒現作現寫 業經摹勒上石 三天後交工 苗先生的前站 可巧昨晚趕到 據報再有五天 靈柩一準運到 他本定在辛店車站 接連到地土暫停 再行

情 言 會 魁

進城 我見他在那兒的情況 太覺凄苦 再說我這回伴隨前去 乍一到時 竟有多人把我當作妹妹你 再一件候多日 未免招人談講 所以催令今日趕回 你二位也好當面計議補着預備的事 文龍咳了聲道 姊姊愛多這分心 鄉下人無知 一時出於誤會 兄弟我 沒敢錯敬了您啊 如慧夫人不禁笑道 你再把我錯擱了地方 我早一怒而走了 韵初忙問道 不知真要一怒之下 從那兒怎生走法 如意夫人失笑道 這話也就是妹妹你問 換個人兒 我非教他給我劃個道兒不可 又道 我看了原有那統碑文 經他揮淚講說 纔知他和銀姑娘的深情厚感 怪不得他在當年 單騎千里逃婚北上呢 韵初見說 就說他對我也呀 一半由於這位姑娘的厚感 一半由於這位奶奶的遺澤 說着向繡鳳的靈柩 指着慨歎 如意夫人道 據他自己跟我說 妹妹這頻年辛苦 分外叫他看得值重 我看往後你能得琴姑娘 作個永久的幫手 他就不必再作別想了 韵初低言道 我也是這個打算 一見小琴走來 改向文龍提說 太太叫給備車 要在頭天到坎地上 親眼瞧看蓉三奶奶的靈柩呢 文龍歎道 這真沒法阻攔 本來老人家最是痛愛他麼 隨後計議些時 已是太陽平西 開到素席 韵初帶同杏姑娘琴姑娘 陪他姊弟吃過 文龍去同本廟執事方丈 說明啓靈日期 一行車馬進城回家 稟過兩邊情事 韻初陪同如意夫人談話歇息 文龍因見大哥到來 彼此問說些話 文元應允隨侍下去 幫着三弟忙合 文龍含混答

肚 會 言 情

應着 在上屋侍談些時 奉命搶早各自歸寢 次日早起 文龍分到本族和至近幾處親友家去 當面知會 只是聲明不敢受奠 一律攔住 這一趨 也去了二三十家 因得聽說南省的民氣極見進展 業已具有搖動大局的聲勢 回來沒敢向如富夫人聲說 暗與韻初核計着 把所有手續趕辦齊備 在葬期的頭一天 大家早起收拾 二太太一問文元 待啓行 元大奶奶說不清楚是去是不去 也沒明確地點可找 耗到九點來鐘 氣得二太太不肯再等 文龍仰承母親意旨 問明巧姑娘意在實力幫助的嫂 臨時改定奉母先去京南 留下王羣支應對外 韻初仍請如意夫人照料文龍 囑姨太太喜姑奶奶 在隨侍太太以外 遇事多替留分心 外邊改派來順跟隨 二太太訓戒元大奶奶一番 囑咐小呈秀 好好跟着你娘 明天在廟裏和路上 都得聽話 他張着小眼睛点着頭道 太太放心 我不讓我娘招急 還有我姑姑哪 如意夫人誇道 纔交六歲的人兒 說話就這們明白 文龍歎道 他的罪孽 還比別家孩子分外深重呢 伸手撫摩片刻 聽得車馬齊備 奉養母親 偕同着如意姊妹 隨帶本日常隨行人等 別過留守家人 啓行出城 中間在蘆溝橋打了回尖 午後三點來鐘 趕到地土 娘兒幾個在陽宅歇息片刻 告謁過祖墳 查視這邊開掘好的新穴 和穴邊新搭的席排子 互相歎息着 轉到五棵松下 二太太見旁邊不遠 新種了幾棵樹 打得了兩個穴 穴旁放着新鑄就的短碑 歎問道 這是給菊姑娘玉姑娘預備的呀

社 會 情 報

姨太太隨行贊道：「難得這二位姑娘，不過主婢名分，豈能一北一南，同樣義烈，真愧死我們了。」文龍接言歎道：「姨太太，你爲老爺守節，伺候太太多年，也正不非容易。」二太太道：「三爺這話是不錯的，娘兒幾個歎說着，走進五棵松地邊，如意夫人從果木林內迎出，文龍攬着母親，從明堂走進，二太太一見銀幕前面的棠花似錦，不禁驚詫。文龍忙道：「這海棠也是怪事，自己分了五叢，每月一開，二太太歎道：「這也是個異數了，只可惜六奶奶不能夠，忽見銀幕一左一右，各開了兩個新穴，穴上各搭就了席排子，脫口問道：「怎多開了一穴啊？」如意夫人替答道：「明後天靈一到齊，老太太您就曉得了。」歇息些時，文龍請如意姊妹在此照料，隨侍母親往南坎地去謁墓。如意夫人置不行，韻妹既把三弟你托付於我，你上那兒，我得陪到那兒。」

二太太道：「難得姊妹這樣關切，因叫他姊弟同車，自己隨帶着姨太太，兩個婆子，留喜姑奶奶這邊照看，文龍隨往南坎地查視很久，迎着用飯時刻，回轉北坎地來，不想王四攔車報道：「由火車南來的三口靈柩，已由苗先生帶入押運送到，抬夫安放停妥，苗先生還告了回祭，揮令抬夫走後，喝了盃水，說聲還有急事，就大踏步的往南去了。」文龍跳到平地，吃吃問道：「早怎麼不去那邊回說？」王四道：「苗先生不叫去晦，文龍罵聲蠢才，舉步就走，被如意夫人極口喊回，扯令坐入車內，哄小弟弟似的，攏住勸導，催令車夫加快，回到陽宅門前下得車來，二太太問明原

情 官 會 財

委 歎說也好 既省事 又省心 領頭轉奔到五棵松左首席棚看時 果見停屍了
三口上好的甬式行材 顧問那口是蓉三奶奶的 文龍流淚指道 中間一口 在向例
寫喇嘛字的地方 那不開鈎香個貼金的篆文圓容字麼 二太太喊叫着好孩子 進前
撫棺哭道 當初我爲你 你爲龍兒和孫鳳姊姊 誰又是個容易來 歸期我連你一面
兒都看不見了 文龍見母親這一悲慟 吓得不敢哭出聲來 張着眼 流着淚 趕過
婉勸 如意夫人道 這便纔是 幫同大家 好半天勸住了娘兒倆 姨太太叫搬來椅
子 扶令太太坐穩 二太太左右看道 下首退着一頭棺材較小的 想是玉姑娘了
上首大小相仿稍錯半頭的 又是甚麼人的材啊 文龍揮淚指道 這是個篆文梅字
二太太哦哦着流淚歎道 怎這樣的好孩子 都沒修來壽數呢 竟是一棵松下了一口材
了 說着不盡唏噓 如意夫人領着頭兒 勸回陽宅休息 文龍警着滿心痛淚 在母
親跟前陪侍片刻 背地央告着如意姊姊 二次去到棺前 痛哭了一個淚竭聲嘶 直到
明月東升 喜姑奶奶奉命尋問 纔將將着扶掖轉回 次日午後仍由如意夫人伴着
在五棵松下瞻望徘徊 耗到趕去迎靈的王四折回通報 略住安置 巧姑娘帶同小呈
秀兒到 文龍追來看問 見說燕六奶奶 忽說前晚趕到京中家下 前來送葬 母子
們相顧歎息 少時酌初偕同燕六奶奶童嫂和雙祥小弟兄 隨帶男女僕人 押着四口
靈 由王羣引導到家 彼此略一見禮感問 燕六奶奶本已哭得兩目紅腫 這一見了

蓉姊姊的靈 又哀哭得昏暈了兩三次 大家勸他止住悲聲 都歌一歇 文龍請姨太太陪侍着母親 自與韵初帶同王羣小琴 由巧姑娘招扶着小呈秀 先在正墳新穴將繡鳳景班兩口靈埋葬告禮畢 折到五棵松下 這四口靈柩 已按照文龍所擬圖說分排穴邊 一計緊靠銀墓上首爲蓉夫人 下首爲金浣塵 淑芳挨着蓉青外首 浣塵的外首 便是那位梅姑娘 二太太趕來瞧看 分挽着燕六奶奶巧姑娘 流淚長歎 叫着龍兒問道 難得你當初怎們種的這五棵松樹啊 文龍聽這語聲 撫樹慨歎 兒子指揮着依次埋葬 退到棠花前面 和燕六奶奶歎說一回往事 眼見新穴培平 挽同韵初雙雙跪倒 垂淚告奠 韵初不敢並跪 暗口退下一頭 禮畢起立 文龍攔住巧妹妹 携同小呈秀 向上磕了五份頭 同知菊玉雙棺 也經韵初指揮着掩埋 見過高奠了兩杯清酒 將在督促豎立短碑 聽得五棵松內哀哭不止 轉奔來看 見慈如意夫人和燕六奶奶 伏地悲啼 董嫂也跪在一旁 盡情陪哭 韵初巧姑娘趕去場那表姑嫂 文龍轉來挽起如意姊姊 互相啼噓哽咽 追隨簇擁着二太太 穿入正墳明堂 又在繡鳳景班新穴 含淚看視了一周 始行折回陽宅 大家進得正房 那跟進二首花牆 扒頭探腦的老少婦女 有認得燕六奶奶董嫂的 指指說說 多聯帶着銀姑娘和鳳蓉姊妹 對文龍自更有好多話說 天氣掌上了燈 勉強吃過了飯 外邊閒人散淨 屋裏纔得隨意談話 二太太問燕六奶奶 怎在還不前不後 趕了前來 他

魁

會

會

情

歎息着回道：我那有靈有聖的姊姊，從近月來，一再的精魂入夢，姪婦自覺寢食不安，焉能不兼程趕了來呢？幸而總算沒有落了後，如意夫人攔問道：相離着這們遠，又沒有火車，道路好走嗎？文龍替答道：道路雖遠，並不難走，民風樸實，並不露張，燕六奶奶忽問道：我還沒能明白，梅姑娘，果是那一家姊姊啊？文龍吁歎着反問道：當年開始商辦育坤女校時節，曾因河南藕池一封信，失卻了一位武術體操女教員的話，二妹妹你竟記憶不起了麼？燕六奶奶哦哦着道：我想着了，這話還是我姊姊對蓉姊姊說的呢？因問道：這位姊姊，可是改名樸素，救護我蓉姊姊主僕的那位女俠麼？我記得他經黃雲女俠，收爲師妹，業經退還信物，和姊夫斷絕了婚配關係，怎麼他這靈樞，又一回送來，一同葬埋呢？二太太道：我想問的，也是這一節，如意夫人道：這節我卻曉得一二，當初怎個緣由？三弟你可得從頭說一說，文龍也反問道：姊姊請想，常年在開封府署，我們爺兒倆商救一位難女，曾經避着另姊姊，可從冷避着姊姊你啊？如意夫人也哦哦着道：是了，我記得他的芳名，原是慕蓮二字，也是位落難的官門小姐哩，文龍流着淚道：當初若不是他捨臉捨命的相救，我早作了仙崖嶺上白衣庵中的枉死鬼了，被劫的蓉青，也仗他得以保全清白，只因蓉青矢志輕生，他自恨看護不周，隨着輕生一死，總而言之，蓉青殉情，守梅殉義，阿玉殉主，黃雲俠女纔肯備辦棺斂，託由他的族兄苗先生運送到來，可要不

因南方的時局不靖，也不能趕得這們齊巧。韵初聽得說到此處，攔道行了，不必再下說了。文龍忽然笑了笑道：「你放心，我到了現在，反沒得可傷感的了。只盼着老人家硬硬朗朗，家人們和和氣氣，你再平平穩穩，給太太添個孫兒，無災無病的，作我後半生的伴侶，我很可以心平氣和，懺情養性，國事可爲呢。遇着機會出去作點兒事業，不可爲呢。由你伴着，我奉母家居，靜待自然的歸宿。大約兩位奶奶和道歸真反璞的姊妹們，都可以含笑九泉了。二太太点着頭道：「他這片話不像作假。大家都歇一歇吧。次早二太太到新坟上各去瞧看一遍，仍託如意夫人，伴同文龍韻初，在此守墓圓坟。自帶巧姑娘燕六奶奶董嫂一行人等，先行進城回宅。文龍落得在此盡些餘情，過了圓坟兒，因防母親惦念着，搶早一同進城。到家以後，二太太自有一番囑告，執意挽留着如意夫人多歇幾天。怎耐風言四起，大局上的消息極不穩便。文龍也怕交通上有了阻滯，先往安慶黃州拍去兩通電報，隨繕具稟告兩件，由如意夫人帶去面交。囑告萬一南省報官不便，可伴同蘭圃來京，謹當掃除房宇以待。如意夫人收好信件，分執着文龍和韵初的手，灑淚言道：「已過的情事，都不提了。只說現在呀。我曉得他把對鳳昭二位奶奶，銀蓉蘭梅四位小姐的情分，完全傾注到妹妹你的身上。因這送靈一行，也想把對芳姊姊的餘情，向我補盡些個。我承妹妹你不隔心，替芳姊姊和妹妹護持着他，前後也小一個月了。不過我對他，是情感

的情 不是情欲的情 但求於心無愧 並不求諒於人 可知妹妹你 必能充分的
諒解 他將纔不是把話說到這兒了嗎 萬一南省不能安身 我必應着他的希望 借
同你姊夫北來借居 到時候姊妹再親近吧 韻初表示極盼速來回信 好便趕為預備
送上程儀 灑淚分手 文龍親自送到車站 看着隨帶男女僕從南下 一聲浩歎 帶
定王羣回家 路上遇着久沒晤面的勝子華 見他仍是落拓不羈 竟定一處酒飯舖
彼此借酒澆愁 痛談了一頓飯 回得家後 滌心洗慮 賦閒家居 因為遺戀着韻初
把那悼亡詩詞姑且收起 除去侍母說笑以外 便是燈前月下 和韻初款款情談 且
傾衷曲 有時出去訪友遺懷 無奈知心舊友 半感飄零 加以時局不安 無法出去作
事 因而在那倡辦地方自治聲中 雖被票舉為自治區董 也經覆函謝絕 沒事就在
家中埋頭一忍 輕易不到外面盤桓 這天出去訪問一家朋友 談到時局消息 異常
的悲觀感歎 不想回頭路 遇着一位鬚髮頹白的老叟 手携鳩杖 健步如飛 臨近
一看 忙進前口尊老師 自己通名請安 老叟携杖攙起 哈哈笑道 秀濠老弟 多
年不見了 文龍回言請問行藏 耳邊又是哈哈笑道 幸會幸會 老衲道向有禮了
文龍應聲轉看 尊聲老方丈 躬揖為禮 這位老和尚合掌笑道 一位白髮學究 一
位青年公子 老衲卻來參加立談 未免惹人注目 文龍忙道 學生已屆中年沒有少
年了 舍下不遠 敢請同臨賜教 老和尚接言道 還是小庵相離較近 恰有位遠道

而來的老道友 就便與賢師徒 作個臨時的三教大會 暢談這過眼烟雲 共浮一大白爲快 豈不好呢 老叟連聲道好 文龍不便再說 執着後進禮節 徐行隨走 書中代表 這一叟一僧 便是本小說第一回中 那位閒談京國的老學究 和紅塵息影的文然大和尚 文龍隨行 發着感慨 想不到得廟裏 文和尙院中一喊 那位道長迎出禪堂 未從開言 也自哈哈大笑 笑聲過處 稽首問道 秀豪可以大澈大悟了 文龍注視驚問道 竟是雨軒老兄麼 文和尚替答道 正是苗雨軒 文龍忙致敬道 好難見的雨軒老兄 幾時又作了道長 苗雨軒道 說難固然不易 說容易卻也不難 老學究見過禮後 見文龍透出百感交集的神情 一時語言不得 不覺從旁又是哈哈大笑 文龍強自鎮攝着道 今日得與三位長者 不期而會 莫非竟是夢境麼 苗雨軒指着道 似夢非夢 不見我們形影與俱麼 非夢似夢 不見我們影是形非麼 老學究聽了 向文龍肩頭拍道 浮生若大夢 吾儒有時也同此觀感 文和尚進前笑道 今天這一會 恰是佛說一個輪迴 機緣很是難得 別這們露大地裏談玄說夢啊 遂讓入禪堂落坐 親手獻過清茶 笑着道 老衲仍是十二年前的本來面目 不解生公說法 只學佛印老饕 已差人沽酒市脯 共圖痛飲快談 再說聰明人一点便悟 儒學又講究入世 秀豪是作事的人 大家無須乎過於饒舌 文龍忙笑道 老方丈真是快人快語 只於學生年已三旬 毫無樹立 俯漸清夜 仰愧師門 當不起入

肚 會 官 情

世作事字樣 加以名場潦倒 情場消磨 又趕到時勢上的推移打擊 年事雖不算老大 自分此後只有作個市隱餘生罷了 老學究接言道 老弟你不肯去造時勢 又不甘心爲時勢所造 此刻當然談不到進而爲國 只有去退而齊家 說着舖排送進酒來 調排桌椅 文和尚讓坐讓酒 笑說秀豪在名場的近狀 老袖隨時具有耳聞 情場中的消磨 連日也經雨軒談過 纔都略作点悟 誰也不可再說敗興的話了 有這幾句交代 在座居然盡歡終席 談到二更時分 文龍起立告辭 老學究勉以暫作小隱 奉母齊家 苗雨軒勸以安慰香魂 留身有待 文龍受教回家 見過母親 纔知燕六奶奶接到文鴛急電 不及等候拜別 已於本日午後 一行離京返陝 回屋和韻初談說 兩相慰藉着各有所感 緊接先後接到蘇鄂來信 雲姊姊母子和如意夫人夫妻全因交通上發生阻滯 一時欲行不得 文龍想到東南如此 西北可知 所有家人戚好的團聚 只可付諸痴夢 過不幾日 霹靂一聲 那清末的巨奸大慝 竟利用機會 欺南騙北 自作京國中的領袖人物 文龍感慨萬端 絕避愚影 只以暫作小隱 奉母齊家 安慰香魂 留身有待 這十六個字 作這奔走京塵中十二年來的一個結束 正是

天時人事感推移 十二年來一字痴 閱盡情場餘倩影 自家辛苦自家知
京塵影全集終

